一九〇四年創刊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三卷 第三號

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張東蓀
紅色外交與白色外交的鬬爭……幼雄
法蘭西之閣潮與財政……戴銘禮
棒喝運動(國際問題研究之二)……胡愈之
現代史料(六篇)……記者
盧梭的民權論和國權論……高一涵
歷代刑法書存亡考……謝冠生
四角號碼檢字法……王雲五
命原論……王允元
桃樹的故事(小說)……許君遠
綿被(小說)……夏丏尊譯
茂娜凡娜(劇本)……徐蔚南譯

民國十五年二月十日出版

每月二回 十日二十五日發行

Vol. XXIII, No. 3, February 10, 1926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三卷 第三號

民國十五年二月十日發行

插圖

山上之十字架（三色版）……（一幅）

甘蔗之近況……（二幅）

日本五十一屆議會開幕……（二幅）

新土耳其之一瞥……（二幅）

德俄之握手……（一幅）

雜評……（一）

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張東蓀（五）

紅色外交與白色外交的鬬爭……幼雄（一五）

法蘭西之閣潮與財政……戴銘禮（二七）

棒喝運動（國際問題研究之三）……胡愈之（三七）

時事漫畫……（四三）



現代史料

裁軍會議與俄美態度……作霖（四五）
希臘的執政政治……幼雄（四七）
法內閣與資本稅……從予（四八）
慕沙里尼與鄧南遮的軼事……幼雄（五二）
羅馬尼亞王太子的戀愛事件……從予（五四）
歐戰中各國損失的統計……作霖（五五）

盧梭的民權論和國權論……高一涵（五九）
歷代刑法書存亡考……謝冠生（七一）
四角號碼檢字法……王雲五（九五）
命原論……王允元（一〇五）
桃樹的故事（小說）……許君遠（一一一）
綿被（小說）（完）……日本田山花袋著　夏丏尊譯（一一九）
茂娜凡娜（劇本）……比國梅特林克著　徐蔚南譯（一三五）
時事日誌……（一五一）

雜評



□

戰事的初起，是聯合國內各派以對奉。到了如今，吳奉兩派化敵爲友，轉把國民軍在北方包圍起來了。這一轉變，眞足引起局外的驚詫！國民軍號稱五軍，實際上魏益三方振武的四五兩軍，勢力薄弱，在戰事上不能擔當重大責任。因此，現在的支配，祇好以第二軍對付吳佩孚，第三軍對付從津浦路線反攻的李景林，第一軍對付山海關方面及援助津浦線的第三軍。

我們對於這戰事，就國民軍方面有兩種觀察：（一）從戰局中各方的實力上觀察，覺得國民軍這樣的應付，還不十分竭蹶；（二）從戰略上觀察，則覺得國民軍處於四面受敵的地位，未免有點吃虧了。從前李景林在天津，因四面被迫於國民軍，祇好採取「攻勢防禦」的戰略，當時軍事學家即斷定他必難取勝。現在國民軍所處的地位，與當日李景林在天津時相彷彿，不過所占地面大一點罷了，不知國民軍方面的軍事家，將用何妙法以補救這四面被攻的弱點，而免蹈李景林失敗的覆轍？

國民軍方面在戰局中有這樣的吃虧處，但他的對方怎樣呢？舊兵法上分兵爲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五種，而認定前兩者可以獲勝，後三者則不免於敗破滅亡。我們今日最好向國民軍的對方問一聲「你的兵是屬於那種？」然後再就實際觀察他們究竟是屬於那一種？倘能在這問題上取得確切的答案，則他

們的弱點，即已明白，而曠日持久不能解決的信陽戰事的癥結，也就在這裏邊了！（穆）

□

爲什麼要有政府？不是爲了要統率全國的實力，以謀國家的安定與發展嗎？可是這樣的政府在我們貴國裏早就沒有了。現在不但沒有統一政府，連偏安局部的小政府都沒有。四年前，在徐世昌時代，政府命令只能行於北方諸省。到了曹錕時代，統治的範圍又縮小而只及於京畿。現在的段政府是更不行了，在名義上依然是中華民國的政府，實際上政令已不行於都門之內。這樣的政府恐怕比歐洲最小國摩納哥的政府都不如呢！

有政府當然比無政府好些，但是軟弱無能的政府却比無政府更壞了。因爲沒有中央政府，讓國內的實力派自相吞滅，自相消長，索性也罷了。現在放着一個無用的政府，朝發一道討伐的命令，晚出一個懲戒的佈告，使強有力者有所挾制，使反對方面有所藉口。這樣，使全國的局面愈鬧愈糟，終至於無法收拾。這樣的政府我們還能希望牠存在着嗎？

許世英上台了，大家以爲段政府必倒，而段政府存在如故。許世英下台了，而段政府依舊存在着。沒有一個人擁護政府，沒有一個人在事實上承認牠是政府，而政府的招牌還是照舊的掛着，這樣滑稽的事情，只有中國才有。當局的貴在有權有勢。無權可得，無勢可圖，反要替人消災代人受過，這樣却還有人迷戀着骸骨而不肯捨棄。如此愚蠢的當局者，也只有中國才有罷。（聲）

□

轟動一時的五卅事件，已成爲過去的歷史事實了。這樣慘酷的景象連回想也是痛苦。我們是早就淡忘了，要不是最近廣州英稅務司的頑強行動又喚起了我們的痛苦的追憶。

自從五月三十日那一回事情之後，中英兩民族中間不免有了罅隙，可是英國政府却不願意用了同情與友誼去填滿這罅隙。他們是世界第一強國，他們不願意向弱小的中國認錯陪罪，不願用了誠意和中國政府正式談判，他們却用了別的方法——司法調查等等，以冀掩飾他們自己的責任。他們寧願賣掉了四萬萬民族的感情，不願丟失世界第一強國的尊嚴。這樣的外交手段我們是領教過的。

因五卅事件而有沙基慘案，因沙基慘案而有粵港的大抵貨

能工。抵貨能工已經是最可憐最消極的辦法了；但我們是弱者，除了這又有什麼反抗的方法呢？自然抵貨能工，不免使英國人受了些微的損失，但是英政府又不願用了誠意來解決——因爲他們是世界第一強國。現在中國政府所雇用的英國稅務司，居然下令把廣州關封鎖了。據報上傳佈的消息，駐京英使又警告我政府，說是要派十萬軍隊向廣州開戰，這是威嚇還是實話，我們不知道，但是強國的外交手段，我們又領教了。

廣州政府是被稱爲赤化的，誰願意扶助「赤化」的政府？北京政府連自己都難支持，又怎樣能夠抵抗強國的武力呢？我們是弱者，我們自然只能屈服在武力之下了。但是，……

但在七百年前，便在現今的世界第一強國內，產生過一位詩人，叫狄克爾（Thomas Dekker），他有兩句警句，我們記得是：

「縱使我的臂膀能夠征服二十個天下，
一個瘦弱的漢子會把一切征服者都打倒了。」……（魯）

□

去年羅加拿保安公約成立的時候，英外相張伯倫對之備極贊揚，稱爲歷史上世界與歐洲和平的樞紐；而一般人亦以爲歐洲各國的爭端，從此——或者至少於最近的將來，可以止息，彼此和衷共濟。不料約文簽字至今還不到百天，而簽約國間又呈破裂的現象了。

羅加拿簽約國的破裂，可於最近發生的兩問題見之：（一）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德國加入聯盟，是想獲得理事會中的常任理事席的，英國對於這種要求，業已贊成，法國則因鑒於德國最近的言論，恐怕他將來在聯盟會搗亂，破壞凡爾賽和約，因此首先主張將常任理事席數增加，由四席改爲八席，並邀西班牙，波蘭，巴西加入；此外更將理事會全體理事（包含常任理事與非常任理事）十席，增爲十五席，想藉此在行政會中獲得多數反對德國的分子。這樣一來，就發生糾紛了。英國向來在國際聯盟會內占極重要的位置的，如果照法國的意思，請西班牙，波蘭，巴西加入理事會常任理事，則英國的地位將大受打擊，所以他極力反對。而德國亦以這種辦法爲不利於己，聲明德國加入聯盟，以不變更聯盟理事會組織爲條件，因此遂成僵局。理事會已定於三月十日召集會議，討論德國加入聯盟問題，預料將來必有一番劇烈的爭論的。（二）德意爭執問題。德意兩國的邦交，本

來是不大和洽的，最近因德國巴伐利亞邦總理對的羅爾的言論；遂惹起意國極大的反響。原來的羅爾從前是奧匈的領土，歐戰而後，歸意統轄。意國對於該地，竭力使之完全成爲意化，毫不顧及該地德意志人的意見，德人深懷不滿，最近要求加入國際聯盟，卽有意想解決這個問題。意首相慕沙里尼是著名的「硬漢，」那裏肯容納這種辦法呢？恰巧德國巴邦總理發表對的羅爾的言論，於是在衆議院大放厥詞，聲言決不放棄上愛廸兵寸地，反對國際聯盟會討論，論調異常強硬，德奧輿論，大爲激昂，如果在歐戰以前，恐怕德意兩國，已經在戰場上相見了。現在此問題雖然停止辯論，但兩國間的惡感很深，將來終有爆發的一天。

由上面兩種事件看來，羅加拿條約簽約國，顯然呈破裂的現象，歐洲的局面，仍然不免糾紛。從前一般人對於羅加拿條約的希望，盡成泡影了。老實說，如果各國沒有眞正的覺悟，對一切問題，皆以正義爲依歸，彼此祇是從各自的利益着想，就是開一百個會議，訂立一萬條條約，其結果也是等於零的。(霖)

□

羅加拿會議以後歐洲的政局雖保一時的小康了，但這到底不過中歐一部的保安協定而已。原來此次會議，重要的俄國不特沒有加入，且因各國有聯合以孤己勢之意，當訂約時曾歷訪德國波蘭有所圖謀；而同時，向所稱爲歐洲噴火口的巴爾幹各國，又未曾與會。巴爾幹地居歐洲列強向東發展的樞紐，誰得勢於巴爾幹，誰卽可以控制地中海，截斷他人東侵之路。現代史上的英俄與英德的對峙，蓋完全爲的是巴爾幹勢力消長問題。加以巴爾幹內部，以經濟上及人種上的糾紛，尤息息與歐洲列強有關。巴爾幹問題若能解決，則歐洲各國的不安與猜忌至少可以減却大半。於此，當羅加拿保安會議之後，而有巴爾幹保安會議之說，似亦不是無故了。

說起巴爾幹問題，其中如希臘與保加利亞的爭執，如捷克與希臘的糾紛，如土耳其問題，都異常複雜而難處；加以蘇俄近年在巴爾幹方面的宣傳，尤爲有力。故巴爾幹會議不開則已，如其開會，則決不能將蘇俄除外。俄國自最近二三世紀來，早已與巴爾幹問題聯成一片，若列強又如羅加拿會議的往事，置俄國於不顧，則兩方的惡意明明不能消除，所謂保安會議的效果，我們也可想像而得了。(雲)



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

張東蓀

一

去年元旦(但是陰曆)我曾為時事新報撰了一篇論說，題目是「祖先崇拜與我」當時我看見祭祖的風俗依然通行，而實際的社會則早已非復舊觀了，使我覺得非常奇怪。因為這種祖先崇拜的性質與現社會的實際狀態根本上是矛盾的。中國今天的社會是何種社會？我想讀者試閉目一思，不難把現在社會的可怕印象都喚起於目前。質言之，今天中國的社會乃是人人自利的一種冷苛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絕尋不到甚麼熱情，甚麼犧牲，甚麼友愛，甚麼報德，甚麼互助。這個社會中祇有自私，利用，陰謀，宣傳，植黨，賣國等。總之，凡生在這個社會中的人總是把與其相與的人們不當作「人」而當作東西，供他的利用。這種彼此不拿人當人的社會居然猶留有以報德為主旨的祭祖，這不是一件可以注意的事麼？因此我乃悉心觀察一下。孰知我觀察的結果，知道中國古代思想與中國現今生活乃是絕對相反。於是我的問題是：

一、數千年的禮教古國而一變為現在這種自私自利的冷苛社會，究竟起於何時？

二、此後是否有方法使這種社會再變得好起來？

二

中國古代的思想是甚麼？我們從祭祖一端來看，亦可看得到

幾分：就是中國的文化是「沒我的。」何以名爲「沒我的」呢？「沒我」一辭本是日本人所創用，但我覺得這個名辭很有意思。須知沒我是與「主我」相對。後者是謂以我爲中心，凡以我爲中心的必先自覺得有「我。」所以主我思想是由我的自覺而生。至於沒我思想乃係沒有發見自我。因此「沒我」與「無我」不同。「無我」是把我否定了。所以「無我」是印度派的出世思想，而中國的古代思想尚沒有發達到此。日本人特創「沒我」一辭，以別於「無我」乃是很有深意的。我們從中國人的祖先崇拜便可看出這種道理。須知祖先崇拜不僅是報答先人生我育我的劬勞；乃兼含有一種意思，表示我只是祖先的一個分支，而不能有獨立的存在。差不多可以說我的存在完全由於祖先所定；我的使命就是續成祖先的使命。於是我的生命不是自己的，乃是祖先的；其結果則我只有天職，而無自由。一方面我應得報答祖先生我的恩，他方面我應得繼祖先生我的志。我的生存的意義即在於此。設我不知報德，便是自暴。這種精神名之曰沒我思想，我想是不錯的。

這種沒我思想，雖不免於幼稚，然其主旨在維持人羣，却亦不必厚非。須知古代社會不如現代社會那樣有組織：乃是很散漫的。雖則鷄犬之聲相聞，而可老死不相往來。因彼此無相需，不必互相有無，不必羣策衆擎。所以古代的社會是很散漫的，幾乎可以說組織性甚低。但是我們切不可因爲古代社會的組織方面未發達，而就推想到古代人的心理生活方面，以爲必定亦是個性很強而羣性很弱。恐怕實際上是適得其反。須知利已的心情是後來發達出來的；眞正所謂「原人」決不有巧詐的利已用心。我們雖不敢說古代人的羣性一定比現代人來得強些，然而我們却可以說古代人的個性却是比現代人來得弱些。須知現代人的個性這樣發達，幸而社會的組織漸漸摶緊，所以社會尚能存在。倘使以個性發達的現代人而使其生在組織散漫的古代社會中，必定使社會不能進步了。以中國論，所謂「基本的社會」就是家庭，而維持家庭的雖是於不知不覺之中靠着幾種本能（如愛子的本能等），而傳統的訓條所謂「孝」亦是很有力的。因此我們應曉得古代的社會，因爲組織很低薄，其維持專在傳說與教訓以及禮俗，和現代社會建築於利害上的迥乎不同。所以這種沒我思想在維持社會上不是絕對沒有功用的，

三

我們既知道古代社會是建築於傳說禮俗之上，但傳說禮俗一天一天降其尊嚴，則將如何呢？我想這便是社會自轉移其性質：由不自覺的結合而變爲自覺的結合；由天然的結合而變爲意匠的結合。這種變遷的由來，其唯一的主動原因便是理智。理智漸漸抬起頭來了，則一切迷信習慣與傳說等，便如寒冰遇着烈日，斷無不漸漸消融的道理。但我們必須知道理智的初開，換言之，即其初醒，無不是抨擊的，破壞的。所謂破壞，從輕的一方面來說，就是對於早有定價的東西另行估定其價值；而所謂另行估價即不啻將其原有價值打破。從重的一方面來說，就是對於原無問題的事情而提出疑問，而所謂提出疑問即不啻將其原有地位推翻。大凡提出疑問與另行估價總是對於原來的那個東西或那件事情認爲不合理。這個「不合理」三個字很足以表示理智的初醒，就是理智起來搖動以前的狀態。把原來的狀態完全搖動了，顛覆了，使其失了拘束力，這便是所謂「解放」。所以理智的初起總是謀解放。這乃是其特徵。

然而我們更須曉得理智的初醒與自我的發覺是緊接的。因爲理智起來搖撼習慣風俗信仰，其搖動一分便是解放一分；解放一分便是自由一分；自由一分便是自我獨立一分。理智所抨擊的與所破壞的愈擴充，則我的自主愈完成。所以主我思想是理智發達所附帶而起的。換言之，即初民生活大概是不自覺有我的，只是爲習慣傳說的隨從者罷了；迨其理智漸漸開發，遇事必思考一下，於是便不甘於束縛，乃覺得有「我」，我乃有「自主性」。須知自主性與我是同義語，知道有我，就是自主的發覺。所以這種自主的覺悟乃是理智開發的一種特徵。我們於此乃得有兩種特徵：即自消極言，自所對言，理智的開發是破壞的；自積極言，自自身言，理智的開發是自主的。

但既發覺有我，同時很容易陷於利己的流弊。我認利己心與理智有密切關係，即是由於此。然而這只是流弊，不足爲理智咎。須知理智的本性是甚麽。精神分析學家佛洛德 (S. Freud) 說人類的心總是求快樂的，如小孩子總是一味游戲；迨到後來實際上遇着困難，不能快樂下去，於是才會曉得天高地厚。例如小孩子看見火光，覺得光亮好玩，使伸手搦取，迨到他把手燙痛

了，他才知道這個東西不是玩的。佛洛德名此爲「快樂原則」(Principle of Pleasure) 與「實際原則」(Principle of Reality)。我想借他這個意思來說明理智的發生，以爲理智的發生就是他所說的實際原則。詳言之，須知人類天生是耽於幻想(day-dream)的。我們祇須看古代人的心理便可證明。神話是最富於幻想的；宗教大部分亦然。此外，如「方術」(Magic) 亦是由幻想而出。至於詩歌大半是出於想像。我們以神話，方術，詩歌，宗教，寓言，童話等爲證，足見古代人的生活是富於幻想的。這種幻想乃是用以安慰自己，使自得其樂的。如相信「不死」(即死後尚有靈魂可以復活) 即是一種幻想，用以安慰對於死的恐懼。這種安慰自近代看來，固然完全是自己騙自己。但古代人生存在世，却得力於此種自己騙自己不少。因爲這樣一來，提起了生活的勇氣，而減少了悲觀與恐懼。但到後來，這種自騙自總是維持不下去，所以漸漸移到實際上來了：由宗教轉出哲學；方術轉出科學；由詩歌轉出寫實派的文學。我們不嘗把全人類視爲一個人，應用佛洛德的由「快樂原則」轉到「實際原則」，必可見理智的開發就是這種的轉換。所以理智的第一級特點即是所謂「客觀的」(Objective)，換言之，即尊重客觀的實際。客觀的實際是怎樣，即怎樣，不必諱言，不必遮掩，不必曲解。客觀的事實雖則我們極不願意，他雖則使我們極不快活，雖則極不利於我們，然而總應得絲毫不改直認爲眞相。確是如此。所以理智的第一步即是除去熱烈的情感而直認冷靜的事實；絕去愛憎而僅留是非。我們即據這一點而觀，便可知理智與利己心是根本不相干的。所以利己心的發生不得據爲開發理智的罪狀。但理智初醒容易流入於自利，却亦是往往有的。這一層容下文再說罷。現在且接着述理智的第二級特點。尊重客觀乃是求眞或求誠。但往往昨天以爲客觀的眞際是甲，而今天再仔細觀察乃發見客觀的眞際是乙。因此便難保明天不更進步認客觀的眞際爲丙，後天又難保不變爲丁。照這樣甲乙丙丁一層層地無窮推移下去，豈非我們永久留於尚未得眞正窺測客觀眞相的境界麼？換言之，豈非我們永久只得許多連續的「暫時的眞理」，而始終未得着一個不變的「絕對的眞理」麼？既然我們所得仍非究竟，則必仍不足爲眞正的客觀。照這樣便是由尊重客觀而折回到懷疑了。所以第二級的理智特點便是「存疑主義」：以爲一切所

得全是「概然」(Probability)而非「確然」。第一級的理智是自然主義而第二級的理智是存疑主義。這個意思於本題雖無正面的關係，所以於此提及乃是怕人誤會我的意思，將謂我提倡理智主義遂亦主張淺薄的自然主義，而使他們知道理智並不與自然主義始終相伴。

四

現在我應得說到利己心與理智的關係了。所謂「利己」一辭好像可從正面來下定義：就是說利己是凡一舉一動只求於自己有利，不計其他。其實這個辭包含有一個負義在內：就是但求有利於己，雖違反公衆而不恤。所以這個字若僅是正面，並不能算是壞的。因此我們知道通常所謂利己實包括負義而言。既然「利己」一辭兼有「反羣」的意思，則我們不能不研究到維持人羣的道德。須知道德有兩種，亦和法律有兩種一樣。法學者分法律爲兩種：一爲正法或合理法(just law)，一爲具體法或形式法(positive law)。前者是法的原理與法的本性；後者是有形的法典，因爲依法律程序而立的法規其中未必盡合乎法的本性，所以儘有具體法而非正法的。道德亦然：一種是學理上的道德，可名之曰「眞正的道德」；一種是習俗上的道德，可名之曰有形的道德。前者是 morality；後者是 moral code，換言之，前者是道德的原理，後者是具體的禮度。兩者的範圍初不相合；有時習俗禮度竟與道德原理相合，有時道德原理竟有未見於習俗禮教中的。因此我們知道具體的道德只是風俗傳說習慣禮節等。而這些風俗傳說禮儀等却不盡與道德原理相合。於是我們得着兩種道德，彼此範圍互有異同：即所謂無形的道德理論與有形的道德傳說，正和 just law 與 positive law 的分別相同。這是從性質上分別，至於從發生上來看，却是無形的道德理論較有形的道德傳說來得幼稚。直到今天其範圍還沒有定，其性質亦未弄得明瞭。所以客觀派倫理學家不認有道德而只認有風俗。而在我個人的意見，則以爲風俗只是所謂 positive morals 而非 moral in itself。不過我們却無法撥開這些風俗以求見眞正的道德；我們只能漸漸修正風俗，或選擇合理的風俗而汰除不衷理的禮度，以求其與眞正道德由逼近而符合。好像道德是心靈而禮俗是軀體：沒有心靈而能離身體的。但我

們却亦不可因此而即說是只有身體並無心靈。至於如何修正風俗，第一步必須發見風俗不是道德。若仍照昔日不自覺的狀態，以為道德就是禮俗，除禮俗以外無道德，則必譚不到甚麼修正了。所以第一步便是於有形的道德傳說以外尙認有無形的道德原理。這種發見或覺悟，在一方面看來，就是對於舊道德有所破壞。舊日道德的傳說一旦而喪其權威，則自然容易陷入利己思想。因為舊日的道德標準既皆搖動，人的一切行為便無所拘束了。於無拘束的行為中又不能不自定一個標準，這個暫時的標準莫過於自我。所以利己思想是小我的發覺。——但非進一步而發覺有大我不足以救其弊。以小我為暫時的標準，這便是推翻禮俗的道德時所必然附帶而生的一種現象。推翻禮俗乃是理智的初醒。這便是由不自覺經半自覺而進於自覺。利己主義乃是半自覺時所起的一種病症。換言之，即這個過渡期間所必現的畸形。

我們若認明這一點，不但可以對於目前中國這種人慾橫流的社會不有何種悲觀，並且可以對於中國的前途或許認為有可樂觀的地方。老實說，利己主義的人所以能取巧，只因為大多數人都是渾渾噩噩的，所以他獨能成功。設若人人都有充分的知識，能辨其奸，能防其詐，他亦必無從施其技了。總之，在老實的社會中，有二三個人獨精明，則這幾個人自然占了便宜。倘設一個社會中人人都很精明，則吃虧的人必少。我這話不是主張一個社會中若都是惡人則惡人便無法為惡，乃是說假定一個社會中人人的知識理解都發達到相當的高度，則斷不會有人受愚，有人取巧，勢必漸近於平衡，而各依常軌。並且我們須知人類的知識總是向「開化」而前走，絕不會後退的。我們要嫌人類漸漸太聰明了，使他閉明塞聰，乃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所以老子一派的絕聖棄智的主張實是不可能的，不能實現的。於是我們應得明白：凡是因知識開化而產生的惡果只有由知識更開化一層始足以療之。斷不能因噎廢食，將知識淹滅而倒退到無知識。所以凡是因理智開發而產生的惡劣影響只有把理智再進一步開發方能為之救濟。萬不可因此而反閉塞理智復返於渾渾噩噩。尤其要明白：知識的開化，換言之，即理智的醒覺，是好像排山倒海而來的，沒有一件東西能夠阻止他。又好像一把快刀，當之立斷。所以要使其後退，使其返回，是絕對不可能的。但當其初

開必有惡影響亦是當然的。可見利己思想是理智初起推倒傳說道德禮俗時所附帶產生的一種流弊，我們只有更把理智促發一步，使其發見大我的存生，便是以糾正之。

因此我以為救中國只有提倡理智主義，充分開發知識。我很據此理，所以覺得現在一班杞憂家以為道德陵夷，人心不古，大發悲嘆，乃是無聊。挽回現在中國社會的道德決不是高呼幾聲「道德救國論」所能濟事的。我以為道德這件東西不是口頭所能提倡的，亦不是筆墨所可勸化的。所以人們雖有世道人心之憂，天天發了許多感慨，亦仍是無裨於實際。我雖不相信經濟一元論的唯物史觀，但我亦願承認在許多原因之中經濟亦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設使理想能夠改正經濟，則顯然可見經濟不能成為鐵則。這一層非本題所論，不必再說；總之，道德決非空言所能提倡。只有就實際的趨勢設法推進，俾得自覺。苟人人能充分自覺，則是非利害得失的算盤必不肯打得甚短。換言之，即不願打短命算盤而願打長命算盤。所以因理智而生的弊病只有再由理智來救之。我承認現在中國的社會破壞了傳統的道德，誠然是比昔日不如，但要醫此病卻不能使其返古，惟有再推進一層。我這個主張並非創論。希臘時代，蘇格拉地與柏拉圖救濟當時詭辯派的破壞傳統道德就用這個方法。蘇格拉地主張道德就是知識；所謂善即智，惡即愚(Virtue is knowledge, vice is ignorance)。這句話雖可作種種解釋，然而在相當的解釋之下，我以為很對的。道德若就上述的第一種而言，其唯一的要素便是靠着自覺。所以人們的作惡是由於不自知其為惡，由於不自知尚有比此為善的。故在蘇格拉地的眼光看來，盲目服從的作好事不及思辨自主的幹壞事。因為其作好事是偶然的，不是可靠的。我的意思雖不如此極端，但我終覺得教自覺作壞事的人們退而肯從作好事是不可能的。因為知識辨別力一開便塞不住了。蘇格拉地與柏拉圖的偉大思想雖無救於希臘的滅亡，然迄今卻發為西洋燦爛的文明。中國的今天和希臘的末季完全一樣：畸形的個人主義盛行。其結果，賄賂公行，巧言欺世。但我想假使希臘不為外族所征服，而如此長久下去，亦必會自易其轍。因此我甚望國人一注意希臘的史實以資借鑑。

五

以上所言幾乎把第二問題先行解決了。就是說這種畸形的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只有專開發人們的理智，使其自覺得有「自制」(Self-control)的必要，使其自覺得有大我存在，庶幾小我方有價值，於是乃可一轉而入高尚的理想，自遏其私慾。第二問題既決，請言第一問題。

我於開首曾揭疑問曰：現在中國這個人慾橫流的社會，其變到如此究始於何時？依我的切實觀察，我願斷言其不始於與外國物質文明接觸的時候，而始於未與西洋物質文明接觸以前。我疑心在西洋物質文明未輸入以前，中國的傳統道德傳說已早成為具文，只是一個空殼，沒有實際的力量。並且社會上所流行的風俗漸漸變得與傳統的道德觀念不甚相干了。降至今日，所謂禮教除名稱外，其實質與現社會幾乎完全無關。老實說，現社會中的一舉一動無一是合乎禮教的命意的。現在還有一班人在那里大罵甚麼「禮教吃人」。我實在可憐這班人是瞎子，因為他們沒有睜開眼來看看社會的現狀。若舉這種例，將不知凡幾。總之，說禮教與現社會無涉，苟稍觀察得深些的人斷無不首肯的。所以要罵社會儘可不必牽及禮教；而要批評禮教亦不必以現社會為證。不過禮教的有名無實，我總疑心是一種自然的變化，而不是由於西洋物質文明的驅迫。這種自然的蛻化在社會制度上是很多的，而在生物上亦有相類的，如男子的乳。至於這種廢頹的社會制度，其例更多，不勝枚舉了。總之，社會上往往有很偉大的制度而僅存其形，其內容完全變化了的。道德亦然，風俗亦然。原來禮教是表示道德的涵義，後來變為空的儀式，其內容的真義好像水蒸氣一樣早已騰化出去了。我因名此為「禮教的蒸騰。」我相信禮教的蒸騰在西方物質文明輸入以前。所以物質文明一來便好像火星飛入乾柴，立刻即燒起來了。現在的中國決不是禮教吃人，乃是私慾吃人。在這種率獸食人的社會中，禮教是已死的陳死人，他不能負責任；物質文明是偶然的闖入者，他亦不能負責任。現在所謂新派的人們痛罵禮教固然是大錯；而另有所謂舊派的人們詆毀物質文明亦同是大錯而特錯的。

六

論至此可以歸結了。就是：

一、中國原來的道德漸漸蛻化了：把意義蒸騰了而只留有形式的空殼。

二、這個蛻化在西洋物質文明輸入以前，所以物質文明不是道德的破壞者。

三、理智初開的時候總有流弊，不必十分大驚小怪。

四、由理智開化而生的流弊惟有由理智再開化一層始足以救之。

總之，我主張救中國惟有提倡理智。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稿。



哲學家

龍章機器造紙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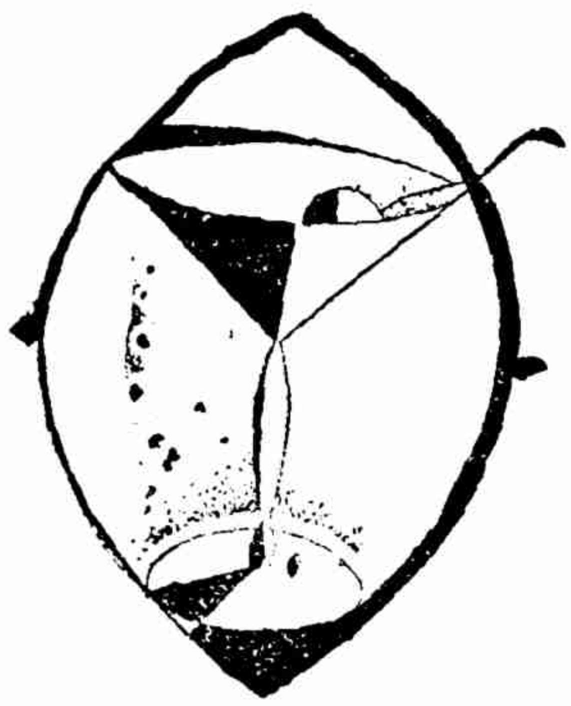
上海龍華路外日暉橋

介紹上海美商慎昌洋行之工程計劃及新式抽水機又名邦浦

謹啟者。敝廠專造上料連史、堅細潔白。銷路暢達。然造紙一道。最重清潔。故每日所耗水量。至為可觀。原有邦浦。均係從前舊式。抽力不足。而費煤特甚。今由　美商慎昌洋行代為研究。供給魏廷敦公司Worthington [illegible]新式邦浦一具。力量甚大。供水充足。每二十四小時可進水三百五拾萬伽倫。比較舊有邦浦。每日又可省煤六噸。現自開機以來。結果極為滿意。既無水量短少之虞。復有燃料減省之效。該邦浦構造巧妙。抽水雖多而用汽則少。此誠極有價值之邦浦也。各廠家欲得適宜之邦浦。非此莫屬。敝廠為介紹。俾有志改良者。或有新創實業者。幸勿失之交臂。請與該行華經理金君仲廉接洽可也。

上海龍章造紙廠謹啟　十二月十八日

電話中央一〇五九號



紅色外交與白色外交的鬬爭

幼雄

世界不安的禍根

英相張伯倫說：『世界不安定的原因，是由於蘇維埃共和國的存在。』這話也有幾分理由。大戰以來，至於今日，國際政局久不安定，考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固然不一而足：如凡爾賽條約的紛擾，如經濟狀況的騷壞，如社會主義的抬頭，如民族思想的勃興，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不必細說。但蘇維埃政體的出現，對於世界政局發生有力的影響，究竟也是不能否定的事實。

講究國際政局不安的原因，討論對付的方策，對於蘇維埃共和國決不可以輕視。那麼勞農俄國到底有什麼地方使得世界不安呢？換一句話說，勞農政府究竟有什麼政策妨害世界的安寧呢？這個答案，非常容易，誰也明白，就是鮑爾希維克的宣傳和國際義務的破棄二點。所謂鮑爾希維克的宣傳這句話，所含意義極其廣泛，就如世界革命的宣傳，民族運動的煽動，階級戰爭的挑撥，宗教的排斥，私有財產權的否認，君主政治的撲滅，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以蘇維埃政治謀世界統一等，都可說是鮑爾希維克的宣傳。世人單聽到了這些言語，就會不寒而慄，所以勞農政府要是宣傳這種危險思想，則世界不安之罪，不能不歸於勞

農俄國。加之不顧國際義務，廢棄舊有條約，宣言否認債務，更不免對於國際關係，發生惡劣的影響。

秉守這種主義，標榜這種政策，破壞現代資本主義的制度，這樣的勞農政體的存在，說他是世界不安的禍根，決不僅是張伯倫個人的意見，恐怕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沒一人不抱這樣的見解。張伯倫的話，不過是各國資產階級對俄意見的代表罷了。

但是英國人對俄，一方面雖有這些抱消極見解的，別一方面却又有對俄國表同情，能理解，而表示友愛態度的，這就是工黨，很值得我們的注意。在英國，不願與俄國交好的資產階級，同那與俄國常相接近的工黨，常常因爲對俄問題，引起風潮；英國的社會中排俄的傾向與親俄的傾向常相衝突；在議會中這二種傾向常常演成政治的暗鬪，這是世人所熟知的。

前一年英國工黨組閣，正式承認俄國，訂立英俄條約，這果然是事勢所必至。其後保守黨內閣成立，廢棄英俄條約也可說是自然的結果。縱使那時並無徐諾維夫的書函事件，那因工黨而成立的英俄條約，本來也不會有良好的運命。因爲保守黨政府視蘇維埃政府即爲擾亂現代的制度的，是在世界上播種不安的種子的，非和他絕交不可。徐諾維夫函件不過借作一種口實，不是廢棄英俄條約的眞正原因。

這書函事件一時於英俄二國間惹起極大問題。有種種的議論。英國政府以爲這書函是實有的，而俄國則竭力抗辯說是假造。俄國曾有提議，願將書簡的眞僞，交付公斷，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眞相，以祛一般人的疑慮，然而英國不允。假使英國肯聽從俄國提議，公正調查書簡的出處，剖白明晰，或者會有非常有趣的結果，亦未可知。會有意外的事情表白出來也未可定。可惜這個事件因爲英政府拒絕調查，不能窺得眞實的祕密，這是使我們十分遺憾的。

自從徐諾維夫書函發覺後，於是所謂共產國際的書函密信，一時流傳很多，不出數星期，在維也納也有，布加萊斯德也有，彼爾格拉特也有，甚至巴黎也有。眞如雨後春筍，說來也覺得滑稽之極。

原來英國廢棄英俄條約的動機，別有他種原因：一是英國國內與亞細亞方面的英領及英國勢力圈內有反英思想的宣傳，二是英國對於共產國際平素本有反感，三則英國對於英俄條

約的內容實有不滿之點。英國資產階級的憎惡蘇維埃政府，由來甚久，根柢很深決不是一朝一夕之故這只問最初主張對俄出兵的爲誰便可明白一切了。

對俄共同戰線的計劃與目的

英國政府既把國際政局的不得安定歸罪於俄國，則其對俄政策首在於對抗宣傳，謀國際結合，而計畫列强對俄的共同戰線，自爲其主動人，原不足怪。鮑爾特溫內閣成立以後，張伯倫便歷訪法意，他的用意，一般人都說是圖謀對俄共同戰線，在政治上經濟上對俄實行封鎖。姬采林於去年三月第三次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報告外交問題時，這樣說：

「鮑爾特溫內閣成立的最初二個月間，竭力發展其頑强的帝國主義政策。張伯倫往巴黎羅馬，歐洲新聞界有種種的推測。大都說英國保守黨的對俄政策，是在對俄共同戰線的構成。爲謀與共產主義宣戰，所以糾合文明各國。其中說得最確定的也是英法兩國的新聞。」

其後五月開會的第三次聯邦蘇維埃大會，姬采林又有警告說對俄共同戰線的策劃，實爲歐洲外交界最新的對俄政策，而其主動者實爲英國云云。

然則何以有共同戰線的必要呢？英國爲何要聯合列强一致對俄呢？這個原因很爲簡單。蓋英政府的意思：

一、使蘇維埃政府屈服於某種條件乃至某種要求之下；

二、以政治上經濟上的封鎖方法，謀蘇維埃政體的破滅；

三、利用之於對內政策。

英國自俄國革命以來，至於今日，資產階級對待俄國的政策終始連貫，未嘗變更。先前提唱基諾亞會議海牙會議，目的卽在於使俄國在經濟上成爲列强的屬國，置之於國際管理之下。今日對俄的策略，形式方法雖與前略有不同，而其究竟，要在使俄國不堪經濟的壓迫，催促其降服列强，則無庸疑義。俄國久苦列强的冷眼看待，不加援助，所以使盡氣力求國力的恢復，七年以來所受苦痛，眞爲歷史上所未有；至於今日，雖已規模粗具，然而究未能完成舊業，有不得不向列强仰求物質援助之勢。國內工場事業，破壞荒廢，不堪收拾，此種工場須根本上大加修理，整頓設備，添換機械，這是俄國經濟復興的必需條件，而爲目下最緊

急的問題。然一察俄國的現狀，無論就技術上言就財政上言，這一個大問題終非俄國獨力所能解決，必有賴於列強的援助。如果列強竟然不肯援助，則俄國的復興事業實有「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之勢，俄國需要列國的援助，眞沒有比今日再急的了。列強利用俄國這個弱點，所以共同拒絕借債，想用此強迫俄國屈服，打破他的鮑爾希維克主義。共同戰線的目的不外乎此。

但俄國前駐英大使賴柯夫斯基對於這個對俄共同戰線構成政策的批評却另有見解。他說：

『這個對俄團結尚有一種目的，卽列強欲奪去歐洲勞動社會的注意，以便在歐洲，非洲，發展其帝國主義的慾望。』

利用對俄政策使勞動社會的注意集注一方，乘此機會，對於弱小國實施帝國主義的野心，像這樣子利用外交問題於對內政策，是歷史上所常有的事情，賴氏的話也不會無據罷。

波羅的諸邦的對俄同盟

對俄團結，不但是列強間的策略，與俄國西境接壤之小邦亦有同樣的運動。波蘭，愛沙尼亞，萊多維亞，芬蘭諸國在數年前已數次召集會議，籌劃對俄攻守同盟。在他們的背後慫恿的，便是法國；英國也是芬蘭，愛沙尼亞的後援。波蘭和俄國本來感情不好，爲了國境問題和白俄問題，兩國曾有戰事。法國覷定他們的仇隙，所以乘機慫恿波蘭，叫他作主，造成小國的對俄攻守同盟。法國又知羅馬尼亞因爲比薩拉比亞問題與俄國不和，所以又誘引他使造成波羅的諸邦的攻守同盟。幷叫他和捷克斯洛伐克提攜，抗拒俄國。法國最怕德俄二國的接近，尤怕德與俄三國的同盟。他所以叫這些小國結合起來，締結對俄同盟，就是想在德俄中間設定緩衝地帶，阻止他們接近的意思。他對於波蘭不惜給予重大的物質援助，竭力撮撥波羅的諸邦的對俄同盟也是爲此。從俄國方面而言，德國實是俄國世界革命運動上必需的良伴，只須德國的赤化成功，世界革命的理想立卽可以具體實現。但因爲有波蘭中途阻梗，地理上妨害他們的接觸，使德國赤化的策略不能如意。所以波蘭一國在法國看來實是防止德國赤化的障壁，因波蘭不能獨力抵抗俄國，故法國予以武力及財政的援助。又在俄國看來，欲入德國，必先制服波蘭。這是俄國極感不便之處。明白了這個道理，則俄國與波蘭之間常起紛爭

之原因也可知了。

英國則由於對俄軍事上的作用，所以盡力援助芬蘭。因爲芬蘭灣擁有李寧格拉及克倫西泰德的要塞，在軍事上極有價値，是英國所最注意的。

雖然這些小國本來都是舊俄帝國的一部，現雖與俄國分離而獨立，但地理上政治上及經濟上都與俄國有密切的利害關係，一旦與俄國隔離，反是不利益的地方居多。因此他們雖畏懼俄國的赤化政策，可是仍有親俄的傾向。愛沙尼亞曾經爲共產黨陰謀事件，向英國求援，英國不顧，今對俄極表好感。又對俄攻守同盟會議中，波蘭雖苦口相勸，法國雖竭力慫恿，但因萊多維亞愛沙尼亞二國首鼠兩端，遲疑不決，對俄攻守同盟畢竟不能成立。

對俄戰線失敗的原因

然則以英國爲盟主的對俄共同戰線的計劃，究竟能不能實現呢？俄國則以爲不能，反而抱樂觀的態度。

俄國以爲各國政府對於俄國雖有共通的利害，但各國相互間經濟上的政治上的侵軋，比這個共通利害，更大而且深。利害的共通，是表面的，相互間的侵軋則是實質的。因了侵軋的結果，列強反各有與俄國接合的傾向。這個傾向，在歐洲外交上常可以看到。譬如英國優待德國，則法國便深深妒忌，而與日本及俄國修好。英法壓迫德國，則德國便與俄國攜手。一方以俄國爲共同的敵國而籌劃共同戰線，同時他方又爲勢力均衡起見，利用俄國。大概列強侵軋的愈利害，俄國的國際地位愈鞏固，這個現象，也愈加顯著。

自然俄國很能夠利用這個傾向，覷定列強的弱點，打破他們的共同戰線，使其不成。因此俄國視列強對俄之共同戰線爲不能實現的一種空想，付之一笑而已。

俄國的後援

除了上述的國際傾向以外，對於俄國尙有非常有利的事情，就是全世界勞動階級的對俄表示同情。他們分居各國，而各各直接間接地，援助俄國。歐洲各國的勞動階級，在政治上的勢力如何偉大！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何等重要！他們乃互相策應利

用他們政治上的勢力援助俄國，威迫自己的政府內妨害對俄戰線的成立。他們的勢力，他們的意見，各國政府也斷不敢加以輕視，這實在是俄國最有力的後援。所以徐諾維夫說：

「除非列强間能够完全一致；除非列强間資本主義制度下面通有的障礙能夠完全除去；除非英德兩國的職工組合不能成立協定；除非各國的社會民主黨不屈服；列强方可以企圖對俄共同戰線。」

各國社會黨的援助俄國，對俄同情，爲世人所共知，不待細述。今只把去年萬國社會主義者大會的決議寫出幾條以供參考。

「我們與蘇維埃俄國在外交上經濟上成立正當關係實屬必要。所以社會黨應竭力反抗一切的反激政策。」

徐諾維夫說：「俄國的敵人，要想於一國內部成立共同戰線尚且不易，何况國際的大規模呢？」這話實在不錯。總之，歐洲現在的情况，與對俄出兵當時，時勢已經完全變遷，對俄戰線成立的困難，主要原因便在於各國勞動者的援助俄國，尤其是英國的工黨，俄國有這强大的後援，還怕各國共同戰線的成立嗎？

俄國的舊債問題解決方案

和宣傳問題同爲對俄外交上的暗礁的則爲債務問題。

俄國對於債務問題的態度，在主義上是不付的，法律上是不承認的，但實際上却又沒有解決的方法。英俄條約也因爲這問題，陷於難產，法俄交涉又因這問題而被阻礙。統計各國的對俄債權，實有數百萬萬之多。若再加一九一四年以來的利息，那數目就更大，像德國這樣子，尚且用道斯計畫迫他解決賠償問題，則對俄的債權，協約國豈肯放棄？他們想把俄國財政與德國一樣置於國際管理之下，已非一日，這是自基諾亞會議以來，爲俄國所早已看破的。近來俄國遇到協約國這種陰謀，便非常小心，非常强硬，怕的是上列强的當。俄國與德國不同的地方，德國是戰敗國，可以用道斯計畫强制他實行，但俄國不是戰敗國，由革命而成勞農政府，要他屈服於國際管理之下，到底爲難。照俄國當局的意思，俄國革命實與全世界勞動階級的榮辱浮沉，有密切的關係，這樣的階級意識，極爲旺盛，所以毫不屈服，與列强抗爭，債務問題便難於解決了。

雖然，俄國政府却並不以爲這問題沒有解決的可能。賴柯夫說：

『本問題的法律上的議論，暫不具論，——俄國前曾否認債務，今後也決不承認。——但協定並非就不可能。俄國與麥唐納內閣已經成立協定了。現在如能以實際上雙方有利的條件爲基礎，再謀解決本問題，俄國也可同意。但必須以雙方利益爲協定的根柢。假使無利於俄國的，俄國決不能同意；假如要增重勞動者和農民的負擔的，俄國決不能同意。』

所謂雙方有利的協定，即如英俄條約之所載：就是俄國允許償還債務，但英國須貸款給俄國。換句話說，對俄借款是承認債務的交換條件。舉一個例：譬如俄國向英國借款五千萬盧卜，定七釐的利息。這筆借款用在經濟界的復興，假定其可以獲得一分二釐的利益收入。那麼，除却七釐的利息而外，還多出五釐。這五釐作爲償還對英債務之用。照這個方法，於俄國毫無損失，於英國却可以收取舊債，就是雙方有利的事情了。這辦法，英國的工黨內閣，已經同意，但現在的保守黨政府，贊成與否，至今還不曾明白。

同一個債務問題，法國却和英國情形不同，不能用這樣的條件解決。何以呢？因爲英國有錢，所以能夠借款，法國窮，就不能不另謀方法了。照俄國的意見是這樣：凡俄國在產業復興上所必需的物資貨品，憑信用向法國購買，而後在俄國國內賣出，得了代價，把所賺利益作爲償還對法舊債之用。只要法國肯信任俄國，法國的債權就不至於落空，同時，法國製品的銷路又可以開拓，這不是一舉兩得的妙策嗎？有錢則向他借款，沒款則向他賒用貨物，辦法固然很好，可是法國對於這個提案，也不敢貿然允許。因此法俄交涉至今還不能得到妥適的協定，前途非常悲觀。但此外法俄交涉的停頓，尚有多種原因。即如法國拘留俄國的軍艦，船隻，以及宣傳問題，比薩拉比亞問題，承認喬治亞共和國爲蘇維埃聯邦的一部問題等，都是使交涉停頓的原因。

四面楚歌的俄國

如上所述，列强的對俄共同戰線，成功頗難。但列强對俄的敵意，則始終潛伏於胸中，若遇有間隙可乘，列强必謀攜手，而着手

於俄國問題的根本解決，這也是很明白的事情。且列強與俄國的關係既含有階級鬬爭的色彩，則俄國所受於外界的危險，永遠不會消滅。威脅和陰謀，常伺機而動，壓迫俄國，不但不會減輕，反而有更加增重的傾向。如最近羅加拿保安公約的成立，便是列强壓迫俄國的機會到了。俄國輿論的警告這樣說：

「英國張伯倫的提議保安公約及其他事項，實有一種意義，他斷定俄國爲國際關係不安的主因；以爲要謀國際政局的安定，不但須把俄國除外，還須反對俄國。英國視俄國西境各國的軍備充實爲國際政局安定的一種條件，這是世人所深知的。英國努力於波羅的諸國的軍備充實，預備於必要時在軍事上可以利用。芬蘭陸軍改造，英國軍事家大盡其力，已是公開的祕密。英國又爲芬蘭拉攏瑞典，使互相提攜；又預定海軍計畫，使能在愛沙尼亞及芬蘭附近，取迅速行動，以便占領李寧格拉立卽樹起白派旗幟，這是英國軍事專家根本策略之一。」

我們從各種事實看來，這種言論，實不能視爲俄國的無病呻吟。去年八月間又有一種傳說，說法國波蘭及其他小協約國的參謀部定於九月間在巴黎開會，討論計畫，使在遇有事變之時謀軍事上的協力。今看各國的態度，表面雖與俄國攜手言好，但這不過是一時的便宜處置，一有機會，便謀對抗俄國的方略。四圍的形勢如此，所以俄國也不敢怠慢，於內政，外交，以至軍備都按照局勢的變遷，樹立對抗的政策。

俄國的對亞政策

俄國覺悟歐美的援助已無指望，內則自謀經濟界的獨力振興，擴充軍備，增厚國防，外則竭力於對付亞細亞的政策。因資本主義的逐漸安定，向歐洲方面的宣傳，已受頓挫，他那宣傳的工具，便不能不搬到亞細亞來了。

亞細亞，受列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搾取，已歷有年所。在大戰後民族思想的風潮風靡全球，亞細亞民族受其激刺，漸漸自覺。俄國標榜着弱小民族的解放，盛倡民族運動，轟動弱小民族，自然易收成效。但最初想到歐美資本主義的安定，而主張轉向亞細亞的，實爲已故的李寧。李寧的慧眼，明智，眞堪令人佩服啊。

俄國的對亞政策，其主旨卽在於激動被壓迫的亞洲民族，牽制歐洲方面的排俄運動，以打破俄國的孤立，而攫住列強的弱點。但行此政策，自以獲得亞洲民族的信仰爲先決問題。爲此俄國率先自爲民族解放的榜樣。於勞農憲法中宣言與資本主義鬬爭，宣布民族自決，凡住在俄國領土的各種民族，悉給與自治權，或尊重其獨立。凡帝政俄國時代所奪取亞洲各國的領土，聲明歸還，所強迫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全都放棄。如對波斯歸還裏海沿岸的舊波斯領土，對於阿富汗，土耳其，和我國，廢棄一切所訂不平等以及祕密條約，並放棄我國的庚子賠款，以證俄國毫無帝國主義的野心，披瀝其對弱小民族的誠意。這都是俄國所用以博亞洲民族的歡心的。而且俄國除積極的示恩於亞洲民族之外，又消極的揭發列強的野心詭計，兩法並用，所以效果更著。

俄國又設立亞細亞民族大學，和宣傳員養成所，把共產主義，革命思想，宣傳方法等，教授亞細亞諸民族的青年，畢業以後，遣送回國，使其直接宣傳於本國國民。亞細亞大學中又設醫科，派遣赤色醫師於極需要醫術的亞洲各國，使其當宣傳之任。不但如此，俄國又自己發起開亞細亞民族大會，召集各民族代表，勉其反抗列強。又鑑於亞洲民族大半以農爲生，所以創設農民國際，謀亞洲農民的聯合。

俄國對亞政策的勝利

像土耳其這般宗教政治的國家，竟會起共和革命，世人多以爲事出意料之外，殊不知這也是受俄國革命的影響。新興土耳其的發祥地爲安戈拉，與安戈拉政府最先結親善關係的，實爲俄國。凡關於土耳其問題，以瓜分土耳其，驅逐土耳其人爲目的而舉行的國際會議，惟有俄國總爲代抱不平，作外交上的應援。公布列強關於海峽問題的秘密條約，以示對土沒有什麼野心的，也只有俄國。後來列強對土的陰謀漸次暴露，土國民族漸次覺醒，排外思想勃然興起，列強乃大受其打擊。換一句話，也可說是俄國以土國爲介，間接給與列強一個打擊。

在波斯，俄國的運動也極爲激烈。最近波斯已改變政體，宣布共和，以李查汗爲總統。李查汗一派與俄國之間有怎樣的關係，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前英國曾向俄政府抗議，說俄國駐波斯公

使有煽動排英的嫌疑，要求召回照此事看來，波斯的排外運動，至少也與俄國有些關係。於波斯最有利害關係的是英國，波斯排外思想的宣傳，實是對於英國的一大威脅。這也是俄國假手波斯，對反俄運動的英國加以打擊的計策。

英國領有印度，必須保有阿富汗；俄國於帝政時代頗有南下的野心，亦須保有阿富汗。所以阿富汗在軍事上政治上都占重要的位置數十年來成爲英俄紛爭的根原地帝政俄國欲得印度洋的出口，作爲帝國主義的根據地，英國欲阻止俄國的南下，獲得俄領中亞地方進出的通路，兩國在阿富汗的衝突便是爲此。革命後的俄國，對於阿富汗的政策雖爲之一變，但阿富汗於俄國有重要意義，則未嘗變更。結好於阿富汗，由此煽動印度的獨立運動，狙擊英國的要害，這是俄國重大的政策。

莫斯科赤衛軍大學校各教授各由其專門的觀察，研究阿富汗國，出版現代之阿富汗一書，是一九二〇年的事情。爲什麼要研究阿富汗的事情呢？明眼人自然明白。最初承認阿富汗的獨立，與結對等條約的，也是俄國。（後來英國受了他們對等條約的刺戟，雖然不願，却也終於承認阿富汗獨立。）自從俄國與阿富汗接近以來，阿富汗的排英氣焰，爲之大盛，是人人所知的。俄國又以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三國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排外思想，常謀他們三國的連絡接近，曾計劃向客勃爾的飛行事業，目的無非在於排除英國的勢力。爲了俄國在這一方面的宣傳，英俄間常常惹起糾葛。一九二三年英國曾向俄國發送最後通牒，兩國國交，不絕如縷，讀者大概還能記得罷。

因有印度問題之故，英國對俄政策，不能一味出以強硬，對俄外交，遂不免帶有「二重」意味，硬中帶軟，以妥協的態度，與俄國交涉，這是英國最感痛苦的地方。

此外俄國對於我國的關係，及關於我國而與列強抗爭的情形，想讀者多所知悉，這裏便不多說。

勞農外交的長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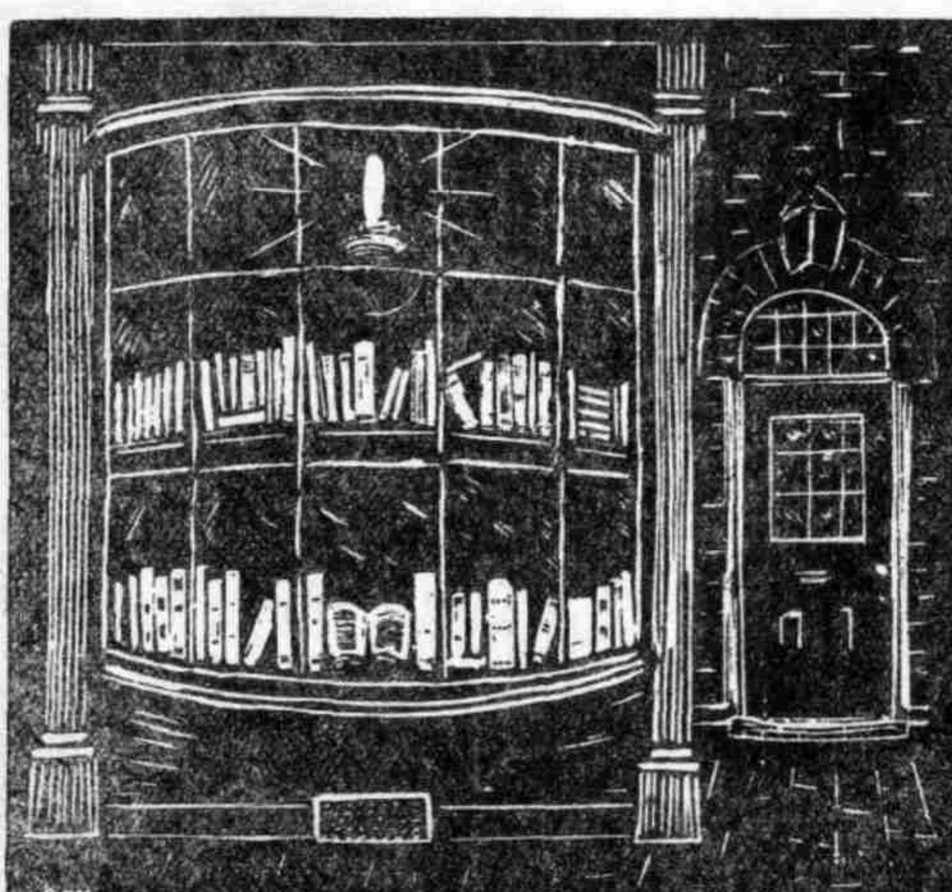
俄國的對亞政策逐漸收得成效，列強在東方的地盤，因之動搖，自是必有之趨勢。現在再把俄國對歐外交與對亞政策比較一說。俄國的對歐外交，是處在被動的地位，是因爲不得到列強的援助，不能不從外交上着手，鞏固自己的地位。但是對亞政策，

却不然，西自土耳其，東至我國，全亞各國無不見俄國外交的活動。這對亞政策是主動的，毫不畏列強的牽制，依着一定的方針，自由行動。他的外交本領在亞洲已可謂儘量發揮，却又到處勝利，如入無人之境。使列強不能不退避三舍。不過這種外交上的成功也惟有俄國做得到，而是帝國主義的列強所決不能做到。雖然在亞洲有領土的列強，未始不想以亞洲的盟主自任，大聲呼喚，想造成全亞同盟以抗拒俄國，然而終於沒有什麽回響。這並無別的原因，實在因爲列強沒有做亞洲民族盟主的資格。

列強對於現在的亞洲，決不能再用從前的外交舊套。因爲時代步步進化，亞洲民族已從睡夢中漸漸覺醒了。蘇維埃聯盟總理賴柯夫在去年五月第三次聯邦大會演說：

『蘇維埃政體的存在，是對於勞動者的一種刺戟，也是對於一切被虐待民族的刺戟，尤其是對於亞細亞民族的刺戟，——刺戟他們，使之起而鬭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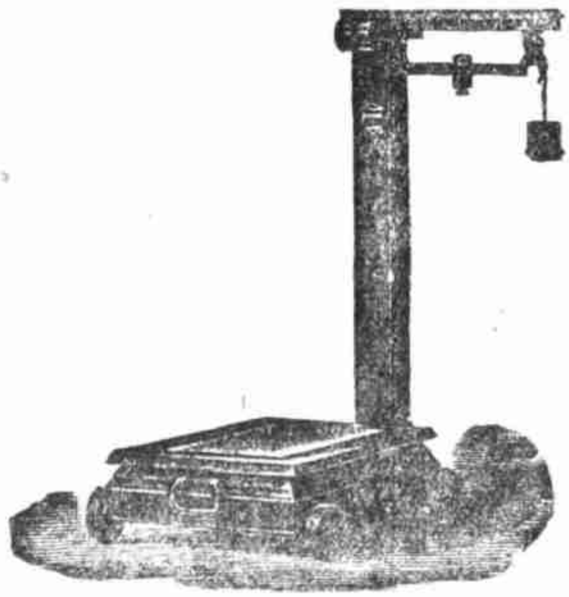
總之亞細亞民族因了俄國革命而覺醒，認俄國爲全亞洲的救主。而俄國有各國勞動階級的後援，得亞細亞民族的同情，就是他外交上的便宜之處。至俄國與列強間的關係，帶有階級鬭爭的色彩一事，雖於俄國前途伴着最可恐懼的危險，但也正在此處表現出一種強力來了。



倫敦的書窗　　Jacket 作

MUSTARDS' FOR HOWE SCALES

FOR ALL
GENERAL
WEIGHING
REGULAR
PORTABLE
PLATFORM
SCALES
WITH
WHEELS



此秤彈子靈活重量準確久已馳名
凡工廠碼頭貨棧行號用此天秤極
稱合格各種大小俱有現貨
總行　上海博物院路廿二號
分行天津·漢口·香港·廣東·澳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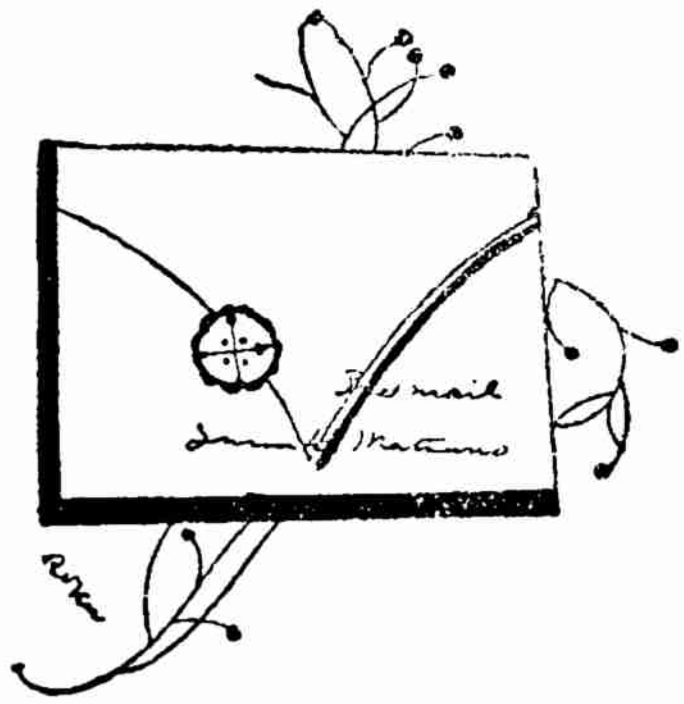
MUSTARD & COMPANY, LTD.

22 Museum Road, Shanghai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法蘭西之閣潮與財政

戴銘禮

法蘭西近年內閣之傾覆，咸肇端於財政問題，如上屆哀里歐內閣與本屆班樂衛內閣之倒，其始皆由財政計畫，繼乃牽涉政治關係，終乃影響於內閣之生命矣。然財政計畫之難決，根本又在各政黨間所持之政策不同；蓋內閣所擬之財政計畫，適於甲者，拂悖於乙，及適於乙，而又見拒於丙，故推其究竟，財政問題之不易解決，其關鍵實繫於政治問題也。今日法蘭西政黨之勢力，右黨籠罩上院，前次哀里歐內閣之失敗，即為上院所反對。然哀里歐者左黨聯合中急進黨之首領，在下院饒有實力之領袖也，故下院實為左黨所統馭。在此種環境之下，任何一黨派欲貫行其政策，勢有所不能。是以年來法蘭西內閣之政策，無論其為何派人物當事，皆秉中庸之道以行，惟時略偏於左傾或右傾而已。第在此兩姑之間，為婦已非容易，而所謂左右黨者，又非單獨一黨，類皆聯合各黨以成，故有時雖能融合左右黨之意見，而左右黨中各黨系，未能一一饜其所欲，苟有一二系反抗之提出，亦足以顛覆內閣之生命也。曩者哀里歐內閣之顛覆，固由於右黨之反對；而今次班樂衛內閣之失敗，則斷送其生命於下院，而為異議者非他，乃左黨大聯合中之份子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誠可為今日法蘭西政黨寫照矣。法蘭西內閣命運之短促，均可

於此中窺之。雖然，政治問題固爲首因，而年來內閣之風波，無不由財政問題爲其導火線，財政問題實與政治問題互爲因果，要亦一大癥結也。請先述法蘭西之財政。

一　法蘭西財政之困難

歐戰以還，法蘭西雖獲勝利，然其所受之痛苦，與夫戰地之殘破，則與戰敗之德實無以異。其最初目的，原望德之賠款，以爲興復之資。而凡爾賽和約鑄成大錯，致賠款遷延不決，德人亦無履行和約之能力。法人乃進兵魯爾，實行其佔領政策。豈知德人以消極態度爲抵抗，法人所得不償所失，而財政愈益不支。荏苒數年，幸賴道斯計畫之實施，德國賠款稍稍解決。然法之財政，已陷於日暮途窮，非區區賠款所可挽救矣。試言其故。

一、紙幣之膨脹　戰時救濟財用之方，除各方羅掘外，惟濫發紙幣以應其急。俄之盧布，德之馬克，均因濫發結果，無從整理，流爲廢紙。英，法在戰時亦大事濫發紙幣，英人以運用之能，加以元氣斵喪，未若法人之甚，故恢復較易。法則增發之數既浮於英，重以地方凋敝，百業破敗，在通貨已極膨脹之戰後，而財政政策時仍賴於增加紙幣流通額以濟其窮。故自休戰以來，法國紙幣，非特未加縮減，抑且有增無已。夫通貨膨脹之結果，則幣值下落，物價上漲，乃爲當然之現象。若比較佛郎價格，在歐戰前後已大參差。以戰前一九一三年金佛郎與一九二四年七月間紙佛郎平均價格相較，一九二四年價值之對戰前約爲三・八與一之比。而物價指數，如以一九一三年之物價爲百，則一九二四年之躉賣物價爲四八〇，零賣物價爲三六〇，此可知佛郎價格之跌落與物價上漲之概略矣。因物價上漲之影響，足使一般生活至不安定，而經濟界各種事業亦大受打擊。因佛郎價格下落之影響，足使稅收短絀，雖政府一再加稅，終難有濟。且社會以幣值浮動不定，各事均難恢復，對於過加重稅亦不堪勝任。此次班樂衞內閣中財政總長凱勞氏之去職，原因固多，而因佛郎跌價，致遭抨擊，以至不安其位，則受濫發紙幣之累者也。

二、負債之累積　法蘭西負債之重，大都由於戰時財政入不敷出所致。試就法前財政總長克萊蒙帖兒在一九二四年末所公布之法國財政報告書數字觀之，可知法國在戰後所負擔之債務矣。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國國債簡表（單位百萬佛郎）

整理公債	三五、三一〇
浮動公債	一、四三〇
應贖回之公債（即短期）	五、八五二
共計	四二、五九四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法國國債簡表（單位百萬佛郎）

	紙佛郎	合金佛郎按一九二四年七月平均價格折算
內債		
永久或長期公債	一四九、三九五	三九、五五〇
短期內債	三七、一七四	九、八三九
浮動公債		
國庫劵及國防債劵	六一、五〇〇	一六、二七八
法蘭西銀行墊款	二三、〇〇〇	六、〇八八
國庫存款	六、七八一	一、七九五
內債共計	二七七、八五〇	七三、五五〇
外債		
政治債務		三〇、八一五
商務債務		五、一四九
外債共計		三五、九六四

此項數字今已稍距時日，或有變動，然大致當相差無幾。外債中以英美爲最巨。對英債務之解決，雖已具成議，而對美則迄今尚未有解決辦法，足使法國財政搖蕩不定。本屆班樂衞內閣財政之難關，即因本年十二月底以前國庫需要款項五千零六十兆佛郎，內有二千六百九十兆佛郎，即用以贖還十二月八日到期之債劵者，卒因償還財源籌措之計畫棘手，飄然引去，是債務之爲累，灼然可見矣。

三、軍費支出之過鉅　德，法，以地勢關係，向爲仇敵，復因歷史上糾紛之故，彼此猜忌益深，故德，法，對於陸軍，殆不能不爲盡量之發展。今德雖見敗於法，然報復之心，未嘗一日去懷，而法人亦疑神疑鬼，惟德人之是懼。蓋德今雖爲困獸，在法人視之，固若乳虎也。故法政府仍欲保持相當之軍力，以備不測。現時法國有陸軍一百四十萬之多，爲歐洲唯一陸軍國，飛機潛艇，均首屈一指。際此百孔千瘡之後，此鉅額之軍費，事勢上又不得不負，此實足

以制其財政之死命者也。摩洛哥與叙利亞兩役，法國支出軍費之鉅，至爲驚人。自羅加諾保安公約簽字後，法國有提倡召集裁兵大會之議，其亦鑒於軍費負擔之鉅而爲之耳。

此項困難，不過舉其大者，其他各種小節，不克備述。其最爲法國戰後經濟上之痛苦，而使財政上受連帶關係者，則資金之融通甚爲困難是也。今日能供給資本者，唯一美國，而法美債務，歷久不決，美人疑法有賴債行爲，甚爲憤憤。法前財政總長凱勞渡美，與美當局訂有假定條件，及凱勞去職，而此條件又被推翻。今雖時時仍在協商條件之中，然美債一日不決，則美法間資金一日不能融通，處此環境之下，法國資金之活動，反不若德人之靈便，法人之茹苦含辛，可以知矣。

二　法蘭西人民財政上之負擔

據克萊蒙帖兒之財政報告書，法國人民在一九一三年，每人對於租稅之負擔爲一〇四佛郎，及一九二三年增爲五二四佛郎，一九二四年更增至六三七佛郎。因幣值之變遷，比較戰前之負擔，實無少異。但人民之所得與幣值之跌落不能成正比例，故無論如何，人民對於租稅之負擔實較戰前爲重，茲以事實證之。

（表中單位百萬佛郎）

年份	經常國家稅	戰時利得稅	地方稅	租稅總額	國民所得	租稅對於所得之百分率
一九一三	四、一三五	—	一、〇五九	五、一九四	三五、八七〇	一四·四八
一九二三	二〇、五三〇	一、三三三	三、九九三	二五、八七六	一二五、五〇〇	二〇·〇〇
一九二四	二五、〇〇〇	一、三〇〇	三、九九三	三〇、二九三	一二五、五〇〇	二四·〇〇

又法國在一九二五年之年費統計，收入之稅總數爲二九、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此總數中，其直接稅（如田地稅等）爲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註冊費爲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流動產稅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營業總數稅爲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印花稅爲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其間接稅約爲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海關稅二、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專賣稅（如烟草）爲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戰時餘利（如德賠款等）七七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除二九、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款額外，尙有省與縣之地方稅，去年總數爲四、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按此數因根據不同，與上表所載之地方稅數目違異，尙待查考。）如吾人加此數於上述總數，則爲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郞矣。明年歲費（一九二六年）統計，今已規定，又加增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是以最後之總數，當爲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茲以三九、二〇〇、〇〇〇之法國人民分擔之，每人負擔爲九四〇佛郎，人民收入每人平均之數，在一九二五年爲三八三〇佛郎，是爲三八三〇與九四〇之比，換言之，即法國人民每人年款收入爲三千八百三十佛郎，而須完稅九百四十佛郎，每人所負之稅，竟達其收入四分之一。茲以他國比較之，則吾人更知法人負擔之重。美民年款收入平均數六〇六元，每人負擔稅爲六九元，是其收入總額百分之一一有零。英民則每人擔負，爲收入總額百分之二三。意爲一九，比爲一七。由此言之，法國人民，實爲世界擔負最重之人民也。

三　歷屆內閣財政政策之失敗

法蘭西人民負擔雖重，然在法國財政方面觀之，尙爲一種良好之現象。蓋法在戰時及戰後，其歲入與歲出，幾爲一與四之比例，久已無預算之可言。戰後內閣之第一事，即欲使預算之收支適合，而漏洞甚大，補綴爲難，雖竭力爲之，迄未生效。逮近年以來，始有粗疎之預算表，則累積歷屆內閣之辛勞而得者也。查法蘭西戰後財政困難之癥結，在於戰中輕易舉債，濫發紙幣，而於租稅收入則未及注意，遂致有此結果。戰後理財者有鑒於此，故一方極力縮減支出，一方則從事於租稅政策，藉以補綴此糜爛之局。夫加稅者，人民所最視爲痛苦之事也，故歷屆閣潮悉由財政問題而起，要爲不可免之事實。第前屆內閣，因財政問題而顚覆，其繼起者所持之方針，小節容有歧異，而大旨則仍以租稅政策爲進行之工具。誠以法蘭西財政之情狀，舍此實別無他策也。欲借債乎？則前負英美之債，尙未淸償，無論英美，不欲再借，即法人亦難於啓齒。欲增發紙幣乎？則社會受害已深，其間內閣雖曾擬及於此，然已在羅掘無術之時，俱因人民劇烈之反對，不能如願。

況借債發鈔二事為財政困難之大因今日所食之果皆由當時冒昧所種之因以產生今方食苦含辛安得再播此莠種貽後人以憂乎？求財之道既盡故返本還源，仍有求於租稅政策歷屆內閣雖鑒於覆轍之可駭，而事實上殆不容其別覓善策也。自休戰以至於今，法蘭西政府之加稅已非一次，第人民之負擔加重，而財政狀況則比較以前稍為樂觀，若不從事於租稅政策，而仍持借債與發鈔為挹注，則法之財政，早已破產，故曰法蘭西人民負擔雖重而在財政上尚為一種良好現象也。吾人居今日而返溯往事，恆覺法蘭西歷屆內閣努力於財政之難能，雖常遭失敗，而今日些微之成績，則由失敗之犧牲而得，故其失敗亦值得吾人贊仰者也。今試於敍述本屆閣潮之前，將樸蔭凱雷，哀里歐，兩內閣之財政方針及其失敗作一略述，則可知法人努力之所在，而讀本文者，亦庶幾有線索可尋矣。

甲 樸哀兩內閣理財之經過

樸蔭凱雷氏為右黨領袖，以一九二二年一月組閣，受任之後，即廢止一切港灣商船航務局，郵政電報電話局，航空局，技術教育局等各長官之恩給與津貼，復裁汰冗員至五萬人，支出方面為之大減。是時歲入歲出方面相差甚鉅，而指望之德國賠款，自休戰後至一九二三年僅得十八億金馬克。法國方面支出之復興費為數至鉅，故不足之數，仍賴舉債為彌補。一九二三年財政困難益更加甚，樸蔭凱雷乃於是年十二月設行政整理調查委員會，翌年一月即提出行政改革案於下院，幾經周折，始得通過，其案之大旨如次：

（一）續行整理一切行政。（得減十億佛郎）

（二）防止幷追徵漏稅。（追徵漏稅幷科以五千佛郎以下之罰款，由此可得增收二十億佛郎。）

（三）增稅。（直接間接各稅一律加徵二成，可以增收四十億佛郎。）

（四）其他。（如加徵有價證劵交易稅，票據印花稅，又郵政電報電話一律加價，幷廢止火柴專賣制度。）

此項計畫實行，年可增收七十億佛郎，嗣經上下兩院修正，約減去二十億佛郎。所得收入，即為賠償經費，戰爭災民補助金，恩賞費，孤兒廢兵養育費及疏濬運河修理道路等項。惟樸氏之財政計畫雖獲實行，而因增稅頗沾怨於民，復因其一方裁減冗官，一

方仍不忘武備，致所入一部仍歸耗費，而社會反多失業者，總選舉時，遂遭失敗，於是左黨之哀里歐氏乃出而組閣矣。

哀里歐內閣懲於前閣失敗之原因，故其理財方針，以節約軍費及解決德國賠款爲要旨。而於整理官業，裁減冗員，加徵租稅各項，示不注重，以求見好於民意。然法蘭西之財政，決不如斯之簡單，故結果增稅一事，仍不得不行。計哀里歐內閣時代，僅廢止小麥及麵粉之售賣稅及鹽稅；而新設輸出營業稅及不動產利益稅，又加徵股票交易稅，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不動產稅等項，是以哀閣理財之政策，仍不能饜朝野之望，而財政之困難，曾不能稍減。其後哀閣財政總長克萊蒙帖兒以救濟財政，擬增發紙幣。其在上院演說謂：紙幣驟漲之原因，由於民間之貯藏，以致市面不能流通，銀行不得不繼續增發，至增發紙幣，乃專供商業支票貼現之用，並非採用紙幣膨脹政策。然上院及報紙均抨擊甚力，克氏至不得已而解職。哀氏因鑒於財政之困難，乃主張貫徹資本徵收(Capital Levy)計畫，上院仍在劇烈反對中，而繼任財長德門慈亦不贊同此項計畫，主張創設非常資本自由捐。非常資本自由捐，類似強迫公債，原則上定爲值百抽十，納捐不限現金，一切國庫券均准照市價收受，所獲收入，即作償還公債用途。據稱此項計畫實行，每年預算，因公債之減少，國庫可省六萬萬佛郎。但左黨聯合開會，法國大實業家魯策反對此種提案，另提一種對案，主張將所得稅增一倍，增加奢侈稅，並建設償債基金，俾各項公債逐漸撤銷。於是左黨聯合內部之步驟已不一致，加之外邊之攻擊甚爲猛烈，及政府要求上院投信任票，贊成者百三十二票，而反對者有一百五十六票，嗣反對黨提出不信任投票，贊成者百六十三票，哀內閣乃歸於瓦解。當時財政問題而外，尚有教廷撤使問題，亦爲政潮中之要素。右黨利用機會，大肆攻擊，意非推翻哀閣不能滿其所欲也。哀氏雖遭失敗，但深信其理財政策。在未辭職以前，曾在下院演說，謂：目前財政狀況，倘與以努力，並不足驚怖。又謂：彼自執政後，已將法蘭西銀行借款減少十二萬萬佛郎，而美國摩爾根銀行借款尚未挪動。又謂：自動的資本之犧牲，實爲救濟財政金融之唯一法門，蓋此舉既可救財政之窮，而紙幣收束之結果，價極增高，工商業均受其利云。

乙　班樂衛內閣成立及其理財

繼哀里歐而組閣者爲班樂衛氏，班氏亦左黨聯合中之人物

也。(按班氏爲共和社會黨領袖)當時因上下兩院政見之不同，總閣人選，甚爲難決。蓋下院左黨居多數，對於前閣始終擁護，而上院左右兩黨勢相伯仲，其屬於左黨者，多偏於保守一派，故爲前閣之逕敵者，唯一上院。但此時右黨欲出而組閣，下院殆無通過希望，故最終下院議長班樂衛乃出而組閣。班閣最使人驚異者，卽其引進凱勞氏爲財政總長也。凱勞者，在戰前曾充急進黨領袖，一九一一年德，法，因摩洛哥問題幾至啓釁，幸凱氏力主和平，乃得無事，反對黨因此詆其軟弱，有祖德派之稱。歐戰起時，凱氏爲非戰運動，其政敵遂乘之媒孽其短，被以通敵內亂之罪名，卽其政友中，亦以激於公義，不肯相諒，遂由上下院判以內亂罪，繫獄累年，宣告剝奪公權二十載，及左黨執政，始將其赦免。今竟重現身於政治舞台，其政敵右黨勢力仍未少減，頗具驚疑態度。第一般國人，對於凱氏政治生涯，雖多不滿，而以凱氏爲財政專家，法蘭西近代稅制計畫，實出其手，關於財政金融著述極多。今瀕於斷潰絕港之時，亦希望其出而一施手腕，以清理財政金融，期挽狂瀾於既倒，大有藥雖苦口，此時皆願嘗試之概。凱氏任事後，對於理財計畫，仍主張增稅，並擬處以極嚴厲之方法，至資本徵收，已不在閣議中談及矣。惟班閣成立之始，勢卽不穩，識者早料其壽命不長，而最困難者，則仍在財政問題也。

丙　凱勞之辭職與班閣之重組

班樂衛內閣自四月中成立以來，雖暫時渡過難關，而於財政問題迄無解決之辦法。誠以法蘭西殘破之局，毋論凱勞爲何等理財能手，亦無從起死回生，惟能時爲應急之方策而已。十月中佛郎匯價又大跌，財政之窘態畢露，當閣議財政狀況時，法長抨擊凱勞，責其尙未提出理財計畫，致政局日瀕險境，凱勞力辯。嗣凱勞在洛爾地演說，宣布其財政政策大綱，大旨謂：(一)反對資本徵收，(二)反對強制的清理短期債務，或減輕公債利息，(三)對富戶採漸進稅，(四)對奢侈品採重稅，(五)對於財產採適度之特別稅，(六)撙節政費。並謂國家可徐徐脫出困難之途，若欲於數月內恢復財政，則不可能云。惟其在閣議上提出與急進黨合作之財政新案，事實上不能得全閣同意，卽總理班樂衛亦不能一致。故當時班氏請凱氏辭職，凱氏不允，於是班閣乃出於總辭職之一途。十月二十七日班閣提出總辭呈，幷發布辭職理由書謂：『本內閣對財長凱勞之財政善後方案，前經樂予考慮，今

口討論此案，竟發生障礙，閣員意見既已紛歧，對於國會各派近日之示威運動，勢難對付。內閣認為國家復興之緊要努力，非有國會穩定之多數黨為後盾，斷難實現，今事與願違，故全體提出辭職云』蓋班閣之總辭職，實所以去凱勞一人也。故翌日班氏即拜重組內閣之命，而新閣即於是月二十九日組成矣。

丁　班樂衞新閣之曇花一現

班樂衞新閣既組成，財長由班自兼。惟此次新閣，分財政部為兩部，一管庫藏，一管預算。關於資金移動及指定度支用途，並與銀行協商匯兌問題，歸於前者，由班氏自任之。關於財務行政，國家獨占事業，籌備預算及從事國會之答辯，歸於後者，另設一長官任之。班氏財政善後計畫，主張確立一種基金制度，使歲出入相抵。至基金之來源，則分下列數項：創辦人頭稅，凡屬法蘭西國民在二十一歲以上，一律無例外，每名納付二十佛郎。除此以外，政府尚擬實行資本徵收，釐定額數，或分幾年繳納，或一時支付，在一年內繳清者，可以特別減輕應納總額四分之一，在三年內繳清者可以減輕總額百分之十五。據其計算，實行人頭稅可得二萬萬佛郎，實行資本徵收可得五七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兩種均按照週年計算。此項基金來源，亦包含預算節省之經費在內，約合二、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以此發行短期債券，另由法蘭西銀行發行八、五八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制限外紙幣以補充之。該提議案並要求法蘭西銀行增加對國庫墊款，由現額之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至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為止。前項借與基金之款，一俟指定各項有收入時，即行撥還法蘭西銀行。短期債務之償還日期，不得過十五年，該短期債，可以充匯兌損失之擔保品，有獎債亦視同一律。基金委員會委員共有十五人，計法蘭西銀行總裁，大理院院長，商界及銀行界代表，上下兩院議員數人云。提案中關於資本徵收計畫，大要如下：房屋所得，每年淨入應徵一分半。營業紅利，每週純淨所得徵百分之五十。法國及外國之債券，一律徵以百分之十五。即現在享免稅之政府股票，亦不除外。此外另有遞加稅一種，其率為百分之三及百分之五，專徵薪金及養贍金，其數逾五〇、〇〇〇佛郎者。更有非生產產業之稅，如傢俱，美術，珠玉，其價值逾五〇、〇〇〇佛郎者，課稅百分之八。但班閣計畫，當時即為下院財政委員會所否決，左翼諸黨會商，決請班氏重議理財計畫，班氏

迫於羣議，乃修改其一部。惟以需款迫於眉睫，（卽十二月八日須二千六百九十兆佛郎償還到期債券）制限外之紙幣，勢在必發，而社會黨對此甚爲反對。其後下院財政委員會雖通過其計畫，及提出下院時，卒因該案第五條，經國會提出修正案，無異根本推翻原案，班氏謂政府案不容修正，否則惟有辭職。嗣修正案雖未通過，而政府案亦遭否決，而班樂衞新閣之命運又斷送於財政問題中矣。所謂政府案第五條者：卽規定某種短期債券償還期限，自一九二八年一月日起，定爲二十五年以上一款也。

四　結論

歷觀樸蔭凱雷，哀里歐，班樂衞三閣，無不爲財政問題所傾覆，今白里安氏又組閣矣，觀其財政計畫，仍不外於發行新鈔票，增設新稅，增加舊稅數項，刻雖得上下院之同意，然其進行是否順利，要爲問題。總之，以現今法蘭西破碎陵夷之財政，進行上本已困難，又加以各黨派間之傾軋，處置益形棘手，今後固仍未容認爲樂觀也。白里安內閣之財政總長爲魯策，卽前此反對德門慈財政提案之人，隸急進黨，甚機警，羣衆懼之。至白閣尤有一可注意之事，卽急進黨得閣席獨多，而社會黨不與。前班樂衞辭閣授時，急進黨之哀里歐欲出組閣，因社會黨不與合作，並發表拒絕合作之理由謂：『社會黨願單獨組閣，或與共和黨之民主派聯合，以便實行財政善後計畫。但關於防制濫發紙幣問題，該黨曾與左黨代表磋商，終未能達到協定。一方面哀里歐所提示財政善後計畫，與今日所要求果決明瞭之手段，（按卽指實行資本徵收）相去尚遠，社會黨貿然與其合作，不啻自賤其責任與權威，故再四思維，終不能准其所請云云』，哀氏遂拋棄組閣之念。然因此急進黨與社會黨發生齟齬，今急進黨予白閣以援助，而社會黨則處於旁觀之地位，且持不滿之態度。急進黨與社會黨爲左黨聯合之中堅，若兩黨具不合作態度，則左黨聯合不免發生破裂，其關係於法蘭西政治前途甚大，而爲之導火線者，則又財政問題也。

一四，一二，一五，脫稿。



棒喝運動

——國際問題研究之三——

胡愈之

釋名

棒喝團是近年在意大利新興的一種祕密組織，在意大利文的原名叫 Fascisti。這個名字有三種譯名：一，「棒喝團」是譯義的；二，法西斯太，是譯音的；三，汎繫黨，是音義兼譯的。

現在先把這個名字的起源解釋一下。Fascisti 這一個字的語源，出於拉丁字"Fascis"。"Fascis"是古代羅馬行政長官出巡時所用的儀仗之一。是用許多根的棍棒縛成一束，上面嵌入一把斧頭，斧口向外，棒的下面有一根較細的柄。羅馬行政長官出巡時，侍從擎了這種嵌着斧的棒在前面引導，表示行政官的威嚴，和現在我國軍人出外時用大刀隊示威，是同樣的意義。因為這 Fascis 是表示權力表示武裝的威嚴，所以意大利的一種祕密政治組織，就借用了這個名字當作團體的名稱。把他譯音可稱作「法西斯太」，譯義則為「棒喝團」或「汎繫黨」。「汎繫黨」這名字只能表示出聯繫的意思，「棒喝團」則可以表示威力及喚醒羣衆的意思，所以本誌仍舊採用後面的譯名。雖然「棒喝」二字出於內典，與 Fascis 的原義不同，這個只求讀者不要以詞害意就好了。

起源及組織

棒喝團是怎樣產出的呢？可以說完全是時勢造成的。所以要明白這種祕密組織的起原，必須先明白大戰以後意國的政治及經濟情形。

在大戰以後，即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間，意大利的內部情勢大概是如此：

一、意大利在大戰中雖得了勝利，但是國內的情形却很糟。國內經濟恐慌，失業衆多，到處顯出不安的現象，政府無法支持。

二、因經濟不安定，急進派的社會黨乘機而入。無產階級的勢力，驟然擴大，最初是同盟罷工，後來更進一步，實行佔領工廠及生產機關，鬧得全國紛亂。在當時階級革命的空氣非常濃厚，彷彿意大利立刻要變成赤化。

三、但是勞動者，社會黨人實際上並沒有革命的準備，所以除引起騷擾外並沒有什麼結果。工人佔領了工廠以後，却不能管理工作，因此工廠及生產機關都陷於停頓。工人失業愈多，困難愈增。

四、當時受苦最深的是中間階級，如教員店夥等。他們夾在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中間，做了犧牲者，受害比有產階級更甚。他們因此對於飛揚跋扈的無產階級懷着憎恨，想設法推倒他們。

五、當時的政府，太軟弱無用。在國會中，社會黨與天主教民黨（都是反對黨）佔了大多數的席次，喬里替（Giolitti）政府無法措置，雖欲採用嚴法以遏抑破壞運動，而力有所不及。

在這種情勢之下，才產生出棒喝團來了。在最初的時候，不過是由少數退伍兵士所發起，以用武力打倒一切的罷工怠工等爲目的。團員加入的時候，必須宣誓效忠於祖國。出外的時候，都着一件黑衫，故又被稱爲黑衫黨（Black Shirts）。棒喝團所做的事，大概不外乎（一）搗毀工會及一切勞動團體；（二）搗毀社會黨的機關報紙；（三）破壞合作事業；（四）暗殺幷迫害社會黨要人。總之，是以強力壓迫革命運動及勞動勞動。在最初加入棒喝團的不過少數人。但因當時全國紛擾，一般人心都期望有強有力者出而恢復秩序。有產階級與中間階級更盼望棒喝團勝利，意國可避免革命的危機。因此加入棒喝團的愈多，不到幾個月，其勢力便普遍全國。最初只是少數人的秘密結合，不久便成爲有紀律有組織的秘密軍隊。軍械及費用，由工廠主及資產階級在背後援助。當時的喬里替政府想利用這種新興勢力以抵制反對黨，所以對於棒喝團的活動，故意放任。棒喝團員雖公然幹着殺人放火的勾當，官吏警察往往視若無覩。總之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間，意大利的政府及人民大多把棒喝團看作中流砥柱，以爲只有棒喝團成功，才能恢復治安，奠定國是。全國人

心都傾向於棒喝團，再加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基礎本不穩固，自易攻破這是棒喝團產出後不久就獲得大成功的原因了。

首領

我們一說起棒喝團，就會聯想到慕沙里尼，慕沙里尼這名字，和棒喝團是不能分離的。棒喝團的成功，雖是由於時勢促成的，但要沒有像慕沙里尼那樣的強悍剛毅的領袖，也許不會有今日罷。慕沙里尼(Mussolini)生於洛麥那(Romagna)省，是中間階級出身。在青年時期他是個熱烈的正統派社會主義的信徒。做過著名社會黨機關報亞凡替(Avanti)的主筆。但是他究竟是個個人主義者，他的感情常超越理智，他是一個澈底的英雄主義者。所以到了大戰以後，便因和社會黨意見不合，退出該黨。一九一九年他覺得國內政局紛擾，有機可乘，便以米蘭(Milan)為中心，開始組織了一個棒喝團。當時他還沒有把社會主義的理想完全拋掉，所以最初發表的棒喝團黨綱，除鼓吹國家主義外，有推翻皇室，召集憲法會議，廢除元老院，征收戰時盈利稅，資本稅，土地由農民分佔，工廠由工人管理等條。但是這種黨綱和棒喝團的根本主張，互相衝突，當時信仰的很少，直到一九二〇年秋間，加入棒喝團的，不過數千名的退伍兵和中間階級而已。慕沙里尼知道此種矛盾的黨綱不足以收攬人心，於是放棄其原來的主張，對於社會黨取攻擊態度，對於罷工及工人佔領工廠主張一律壓迫，於是地主及大企業家都投入棒喝團，棒喝團乃成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勢力比以前更加跋扈。在一九二一年的一年中，意大利的工會合作社，社會黨報紙幾乎盡被棒喝團私行封閉搗燬，暗殺及迫害的事情，日有所聞。政府佯作不知。那時的棒喝團實際已代政府而成為意國的統治者了。

羅馬侵入

當時的喬里替政府頗想聯絡棒喝團以抑制敵黨，但結果竟遭失敗。敵黨的勢力並不因此削弱，而棒喝團的威燄，已非政府所能制服。喬里替內閣因此下台而去，繼任的法克太內閣，更是奄奄一息，無支撐殘局的能力，於是到了一九二二年十月便有所謂著名的「羅馬侵佔」(March upon Rome)。

「羅馬侵佔」是近代意大利歷史上的一件非常事變，其性質既非革命又非政變，在各國政治史上實未有先例。當一九二二年十月，意國的棒喝團運動正達最高潮，法克太政府正苦不能

支持。棒喝團的首領慕沙里尼於是率領了數千名的棒喝團員，由米蘭進迫京城羅馬，把法克太內閣驅逐下台。當時羅馬的政府軍隊大多表同情於棒喝團，不加抵抗，所以慕沙里尼竟安然奪取了意大利政權。意王不得已下令任他爲首相。棒喝團取得政權後，第一步即解散國會，宣布狄克推多制，把全意大利都放在黑衫黨的武力統治之下。這就是所謂著名的「羅馬侵佔」。

自此以後，直到現在，意大利完全在慕沙里尼的掌握中。慕沙里尼對於意國的功罪，頗難論定。就一方面而論，棒喝團秉政後，國內的紛擾狀態，便即終止。全國表面上頗爲安定。財政及經濟亦頗有進步。但在別一方面而論，究是得不償失。因爲意國現在完全處於武力統治之下，從前棒喝團的祕密軍隊，經新政府改編爲國軍，控制全國，凡對於政府稍有不滿者，非加拘捕，即加虐殺。結社集會言論，均不得自由。人民對於政治無參加權。國會雖已經重行召集，但其選舉法實開選政史上未有的先例。選舉以政黨爲單位，最大之政黨，依法可獲得三分二以上的票數。所以國會中佈滿了棒喝團團員，反對黨絕沒有參加的餘地。總之棒喝團在意國的地位，恰和共產黨在俄國的地位相同。政黨的利益超出在國家利益之上。若說以黨治國，現在的意大利便是一個例證了。

以黨治國

但是以少數人用武力控制政局，究竟是不能長治久安的。棒喝團政府收拾殘破的時局，雖得到成功，但對於內政，究竟缺少建設的能力。全國的不安狀態，表面雖被武力壓服，然在根本上仍無解決的辦法。不但如此，棒喝團還把從前所有的經濟基礎，悉加破壞。如合作事業在意大利的農業區域，非常發展，棒喝團秉政後，便概被破壞。此外政府的失政尚不少，而尤以一九二四年的麥台阿替案爲最甚。麥台阿替(Matteotti)是國會中社會黨議員，對於政府時有反對的論調。慕沙里尼政府命棒喝團員把麥台阿替祕密暗殺，兇犯則不加深究，一時頗引起全國的憤慨。因此有許多政黨，在以前是擁護棒喝團的，都逐漸離貳，如天主教人民黨於一九二三年和棒喝團決裂，民主社會黨於一九二四年三月脫離，甚至最富於保守性的自由黨，也於一九二四年十月和政府離異。目前棒喝團的勢力，已盛極而衰，漸呈衆叛親離的現象。所賴以支持生命，僅恃散佈全國的數十萬武裝的棒喝團，但武力是否可靠，卻是一個大問題呢。

但是棒喝團在意國卽使傾覆了，牠在世界的勢力是不易消滅了的。因爲所謂棒喝主義(Fascism)已成爲國際化，那種運動已成爲

國際化

普遍世界的運動，不僅限於意國而已，在實際上，歐洲各國都已有和棒喝團相類的組織。西班牙的里維拉政府卽以棒喝主義自命的。他在西班牙所採行的那種狄克推多制，和在意大利所採行的幾乎沒有兩樣。在中歐及巴爾幹一帶，受意國的影響，棒喝團的勢力非常強大。英國從去年起，亦有棒喝團的組織，以白萊克耐 (Brig-General Blakeney) 爲其領袖，着黑衫拿短棍的棒喝團員也居然在倫敦街道出現。又美國的 Ku Klux Klan(三K黨)雖然名稱不同，其主張及策略則完全和棒喝主義一致的。日本近年亦有國粹黨的祕密組織，據其所標幟的宗旨，亦無不與棒喝團互相呼應。自從慕沙里尼奪得政權後，他一方面求以武力統一全國，一方面竭力想博得世界的同情，所以他派出許多團員紛赴國外宣傳。最近上海亦駐有意國棒喝團的代表，其國際宣傳的努力，於此可見一斑。現在全世界對於共產主義反動非常猛烈，棒喝團是想利用這種反動心理以造成國際的反革命組織，與第三國際對抗。棒喝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風靡一時，目前的世界大有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的趨勢，則是研究世界情勢的所應特別注目的。

主義

那末所謂棒喝主義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主義呢？在最初棒喝團可以說沒有確定的主義，但到了成功以後，這種政團的旗幟漸次鮮明，變成一種固定的主義。在大體上所謂棒喝主義有這幾種的傾向：

一、極端的國家主義；
二、武力主義；
三、反德模克拉西，反議會政治；
四、反共產主義，反階級鬭爭；
五、擁護資產階級；
六、以黨治國；
七、英雄主義。

參考書報

東方雜誌
意大利新選舉之經過(十八卷十三號)

意大利之棒喝團及反社會主義運動（十八卷十四號）
破壞主義的棒喝團（十九卷十九號）
意國政界的大變革（十九卷二十號）
意國偉人慕沙里尼的生平（二十卷三號）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之第三幕（二十卷七號）
棒喝主義與中國（二十卷十九號）
棒喝團威脅下的意大利選舉（二十一卷八號）
棒喝團內閣發現破綻了（二十一卷十三號）
最近的意大利政局（二十一卷二十四號）
意國的新選舉法案（二十二卷二號）
慕沙里尼的高壓政策（二十二卷二號）
意大利棒喝團三週紀念與最近政局（二十二卷二號）
法國棒喝團之崛起（二十三卷二號）

研究問題：

（一）棒喝團在意大利利用何種心理以獲得成功？
（二）棒喝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異點及同點何在？
（三）棒喝主義的政治理想是什麼？
（四）「羅馬佔領」可稱為革命否？

〔附前期研究題解答〕

（一）一切條約上所謂民族自決主義，大都靠不住。真正的民族自決，應由全體住民直接投票決定，而此項投票又必須避免武力的威脅。巴黎條約承認比薩拉比亞為羅馬尼亞領土，乃根據於比薩拉比亞國民會議的宣言，但此項會議非人民自由直接投票所選出，而當發布歸併羅馬尼亞的宣言時，又無正式投票表決的根據。所以巴黎條約只能認為列強私相授受的一種契約，並不能說是以民族自決主義為根據。

（二）俄國假如以武力收回比薩拉比亞，羅馬尼亞當然不願屈服，於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必出兵援助羅馬尼亞。而根據巴黎條約，英法亦必加羅馬尼亞以援助。奧匈，保加利亞更必擇定趨向以加入戰爭。那時歐洲大陸必將引起一場大混戰。

（三）小協約係根據於一九二〇年捷克斯洛伐克與羅馬尼亞合訂之防守條約，及同年羅馬尼亞與捷克斯洛伐克合訂之防守條約。此項條約之目的，在（1）防俄；（2）防奧匈及保加利亞；（3）聯法。

時事漫畫（一）



日報謂日本增兵滿洲，本屬小事，美人以放大鏡視之，遂成為駭人之舉，然一再增兵於他人之領土者，親善之意豈如此乎？



英國撤去科倫駐兵，德報謂其緩步蝸行，如蝸牛云。



日報謂中國內亂，如演傀儡戲，蘇俄實為其牽線者，列強如英美法日，俱並立而觀。其然，豈其然乎？



前德皇威廉與德人道：「我很喜歡佈施些東西給你們，但兩手都拏得滿滿的，亦是沒法子呀。」

時事漫畫(二)



政友會與本黨的衝突



這許多雜亂的東西，都是一九二五遺留下來的，要怎樣纔能整理清楚呢，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

現代史料

裁軍會議與俄美態度

作霖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國際聯盟理事會會議決於二月十五日在日內瓦召集裁軍會議籌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籌備一個討論關於裁減海陸軍軍備問題的國際大會議。預定參加這個籌備會的國家，約有十九個，卽比利時，巴西，保加利亞，芬蘭，法蘭西，德意志，英吉利，意大利，日本，荷蘭，波蘭，羅馬尼亞，蘇維埃俄羅斯，西班牙，美國，瑞典，烏拉圭，和南斯拉夫等。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俄，美兩國，對此會的態度。茲分別說明如下。

俄國沒有加入國際聯盟，而且向來對於所謂帝國主義的國家，是持不妥協的態度的，對於這個裁軍會議加入與否，頗屬疑問。但是這個會議確比前次華盛頓會議的範圍大得多，重要得多，而俄國現時在世界上仍占着重要的地位，如果俄國不加入，則將來這個會議縱然開得成功，恐怕效果也是很少。所以俄國對裁軍會議的態度實在是很可注意的。

據瑞士報紙從莫斯科得來的消息，說蘇俄在原則上願參加國際聯盟的裁軍會議，但以該會議在瑞士國境外舉行爲條件。蘇俄政府反對派代表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裁軍會議，是

因爲從前俄國出席洛桑和平會議的代表伏羅夫斯基被人暗殺，瑞士法官將兇手釋放的原故。俄國外交總長姬采林最近也有這樣的表示，他說：

「俄國是很願意參加裁軍會議和關於這個會議的種種籌備事宜，而且將來還有許多極關重要的提案，我們可以預料俄國在會議上一定占很重要的地位的。但是，這個會議必須要在瑞士國境以外舉行，否則休想俄國派代表參與裁軍會議，和任何籌備會。」

至於俄國的報界，則對於這個會議，多表示反對。他們的意思，以爲俄國參加這個會議，卽是表示俄國服從中等階級社會的指揮，將使外國共產黨和對共產黨表同情的人，對蘇俄政府失却信用。俄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伯拉夫達宣言道：俄國不與國際聯盟攜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爲俄國不願在英國的勢力範圍之內。該報認全部裁軍的建議，沒有成功的希望，並力言於帝國主義的國家裏面戰爭的事情，斷難避免。他說：照帝國主義者口頭所說，都是很熱心謀和平的，如什麼羅加拿會議，保安條約，國際聯盟，凡爾賽和約，道斯計劃等都是他們講和平的成績，其實都是欺人的東西。『自從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條約簽押以後，簽約的國家已經建築了五十三艘巡洋艦，其中有二十三艘是英國的。統計各國所造的戰艦，有最大戰鬥艦二艘，飛機運載艦四艘，大巡洋艦五十三艘，毀滅艦一百四十四艘，潛水艦一百五十四艘，總共三百五十七艘。……帝國主義者一面準備戰爭的武器，却一面欺騙羣衆，大講其和平，擔保、仲裁，正義等等的鬼話。老實說，在帝國主義的世界裏面是沒有和平日子的啊。』

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伊士威士鐵亞（Isviestia說：

『世界上各地的中等階級的報紙，何以到處造謠，說我們不但願遵守羅加拿條約，而且要加入國際聯盟呢？從前我們已經把英國政客和英國報紙誘惑我們加入國際聯盟的祕密目的，宣布過的。他們的目的，就是想用和平的語調，蒙蔽了羅加拿的眞正目的，使世界各國深信俄國有意破壞和平罷了。……國際聯盟邀請俄國參加裁軍會議，乃是一種外交上的策略，因爲歐洲的政客，恐怕會議將來失敗，

想找一個國家去負這個會議失敗的責任，俄國就是他們的目的物了。」

上面所述的，雖然是報紙上的見解，但也多少可以看作蘇俄政府的意思，因為這兩個報紙都是蘇俄政府的機關報。從上面的論調看起來，蘇俄對於帝國主義的國家，其不妥協的態度，依然如故，對於國際聯盟，沒有好感，則他對於由國際聯盟發起召集的裁軍會議籌備會，當然是不參加的了。而且姬采林以裁軍會議籌備會不在瑞士國境內舉行為俄國參加的條件，也是一個難題。因為國際聯盟未必肯屈從俄國的要求，把這個會議改在別的地方召集，所以我們可以推測俄國將來或者始終不參加這個裁軍會議，也未可知。

至於美國對裁軍會議的態度如何，也是極關重要。美國雖然不是國際聯盟的份子，但是對於裁軍問題向來是極表贊同的。美總統柯立芝對於任何裁減軍備的建議，無不深表同情。美國國務卿開洛最近在紐約演說，曾宣言謂美政府如果能避免政治上的糾纏和軍事上的聯盟，必然盡力援助歐洲，使之恢復原狀。甚至以反對國際聯盟著稱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也極力贊成裁減軍備。而且一月四日美總統柯立芝更請求國會撥款五萬元為美代表團出席裁軍籌備會的經費。眾議院已於十八日以三百五十九票對一票通過，參議院當然亦可望通過。由此情形看來，美國將來參加裁軍會議籌備會是必然無疑的了。

希臘的執政政治

幼雄

希臘潘葛洛內閣本是在去年六月革命以後，糾合共和黨人及其他反對政府派而成立的。其後因了制定憲法問題，潘氏與共和黨齟齬，共和黨離叛潘氏，潘氏便把國民議會解散。潘氏頗想在新議會選舉的時候，施行類似於意國棒喝主義的政治。為謀獲取多數起見，與有潛勢力的王黨勾結，擢任王黨中人為教育總長。又為使選舉有利於自己計，選舉日期遲遲不肯宣布。直至今日，希臘國情極為混亂。內有外交總長的更換，外有保加利亞爭界事件的衝突。希臘國民雖心懷怨恨，可是潘氏既擁有強

大的陸軍，又有海軍總長兼外交總長哈奇利亞可斯率全部海軍爲之聲援，究竟無法反抗。不過暗殺首相的陰謀，却時有發生。潘葛洛也覺得不安，於是一面發表選舉日期定在三月七日，以爲敷衍，一面却另出一途，謀所以維持政權的方法。先下非常手段，於去年年底開始全國的大檢舉，逮捕共產黨人四百名，流放於愛琴海各島。據政府方面說，此種共產黨人的被捕是因爲他們正在企謀全國革命的緣故。潘氏又進一步，決計以陸海軍爲中心，造成執政政治。所以不久便宣告停止議會，自爲最高執政。一月四日政府方面又將執政政治樹立的理由宣告大衆，說：「最近各政黨的領袖中頗有想以開會選舉供政治陰謀的工具者。這樣一來，現內閣解決時局與防患未然的努力將被破壞。所以潘葛洛將軍不能不及早設法採行斷然的處置』云云。

潘葛洛在希臘政界的勢力，眞可謂與日俱進。他在一九二二年只任希臘軍事法庭的裁判長，當時希臘對土戰敗，把前首相柯太里斯及其閣員三人判定死刑的便是他。第二年希王喬治第二退位，改建共和，也是潘葛洛之力居多。去年政變，又由潘氏運動陸軍，強迫前政府去職，自任總揆。本年又進而停止議會，施行執政政治。最近因潘氏與王黨勾結甚密，所以復辟之說喧傳國內。照此看來，潘葛洛的舉動頗有與意大利慕沙里尼，西班牙李維拉相似之處，不過他能否在最近數年中使希臘政情安定，人民靜息，却是一個問題了。

法內閣與資本稅

從予

在去年一年中，法國政局眞是多事，內閣換了三四次，白哀里歐，而班樂衛，而白里安，推厥原因，莫不由於財政困難。因爲財政困難，於是有財政改革計畫，或主實行資本課稅法，或則主用其他方法。紛紛擾擾，迄今未已。

考法國資本課稅之主張最早者爲社會黨領袖白倫（Leon Brum）於一九二〇年即主張以資本稅爲財政政策的基礎。急進社會黨在一九二二年馬賽大會時，尚無明白的主張，只抽象的說「徵收資產的一部，但此爲圖謀公共福利的應急手段，可

一而不可再』到了去年，始漸有此種主張。時該黨領袖哀里歐正為內閣總理，頗韙此議，社會黨人亦決議為哀內閣後援，故一時資本稅的空氣甚為濃厚。但其後卒因上院提出不信任案，致哀里歐不得不出於一走。班樂衛繼起組閣。班氏為共和社會黨領袖，雖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却主與中產階級提攜以改造社會。財長為急進社會黨人凱勞，係法國現代最大財政專家，但不主張行資本課稅，故到了十一月，遂不得不全體總辭職。其後，改組成立，班氏仍任總理，且兼財長；但因為對資本課稅不能澈底，不及一月，又不得不總辭職。原來在下院議員五百八十名中，急進社會黨佔百四十為第一黨，社會黨佔百零五為第二黨，二黨俱主張實行資本稅，否則，到底難獲通過。

班樂衛內閣既辭職，十一月二十七日，白里安繼起組閣。白亦為社會共和黨，惟比較更右傾。財長為共和左黨領袖牢羞，亦以財政改革計畫不滿於下院，被否決而辭職。十二月十六日，上院財政委員會長杜美繼任財長，前途困難，亦殊不少。因為法國現狀，照下院方面，非實行資本課稅不能通過；而上院方面則愛國同盟首領樸蔭凱雷反對頗烈，加以與凱勞的提攜，要想通過資本課稅案，殊異常困難。雖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方在經濟上的對戰，固不獨法國內政方面是如此，在世界的戰線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戰尤足令人注意呢。

由上所述，於是問題便轉到資本稅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稅制，法國何以有非實行不可的必要。據社會黨領袖白倫最近之所述，謂：

『資本稅為社會黨所提倡，但若以此為基於社會主義理想的一種新設施，那却是大誤。我們以為資本主義的財產制非這種斷片的設施所能消滅，實際上這只是為匡救財政危機的國家精神的表示。要如說其中含有社會主義的意義，則大概便是指反對特殊的個人的利益，重視團體的利益一點罷。

『我們自一九二〇年為恢復荒廢地域起見，提倡此種稅制，目的在避免那種將來必使法國財政陷於破產的借款政策。我們所企圖的革命，蓋不在如今日這樣經濟破產之時，我們眞正的義務在怎樣醫治目前的財政病，使國民得有復興的能力。資本稅在一時也許要減少私有財產，實則

到了後來，反能增加私產鞏固私產還是毫不容疑的……』

『像今日的財政整理的方法實在有限：其一是愛國同盟五年來所實行的借款政策，及再借新債以償還滿期公債的方法，其二是增發鈔票，其三便是資本稅。但是借款政策其害足以消滅國家的借款能力，蓋債愈積而愈多，勢必無以爲償，無可再借，今日便已到了這個狀態而難以爲繼。於是實際的解決辦法只有第二的通貨膨脹與第三的資本稅。

『但是此二法中究應採取那一個呢？照我們的見解，通貨膨脹實爲一種最慘酷不正當的資本稅。例如戰前藉利息以生活的人因通貨膨脹而資產減少，甚至損失至原有財產八分之七。此外買有各種公債，動產股票，鐵路公債，及市公債的也同樣受到低減的損失。質言之，影響所至，不獨有資產者須受損失，因物價的騰貴，凡是一切藉薪俸而生活者，勞動者，僕役等等，都同樣須受到損失。……

『可是在大資產家則一面由所經營的事業及對外投資，一面由生產費的低減，義務的債務之減少，或內地消費，反

可單獨脫離此影響，而愈富。

『我們的目的，在於易此慘酷不正當的方法，使一般資產階級，都普遍的擔任此寬大公平的直接的義務：……要想從鉅大的負債中解放出來，要想得到預算的均衡，匯兌的安定，要想使免稅，改革公共事業的實施，一切都懸在我們的提案的實行與否。我們不挾黨派的偏見，敢本純粹的國家的見地，主張資本課稅制。』

資本稅徵收辦法，茲亦據社會黨所提出的列如下：

一、稅率　八分之一（12.5%）或十分之一（10%）之比例稅。

二、課稅　物品及方法

1、銀票　票面之八分一或十分一，如百法郎紙幣須納十二法郎五十生丁或十法郎，財政部證券同。

徵稅方法　於蓋印時徵收之。（凡紙幣證券等在一定期間俱須由政府蓋印，否則無效。）

2、年金　凡無期年金俱須換爲劃一的證券（加利息四分或五分，）但兌換證券不照年金證書的額面價

格，以較現在市場增加少許爲基礎。

3、國債票　以二年五年十年爲期的國債票須强制的換爲年金。

4、公司　至對公司則以除去負債的純資產總數爲基礎而發行擔保債票的方法爲根據徵收稅金。

5、工商業　凡非公司組織之工商業，其徵稅方法亦與前同。

6、房屋及土地　房屋土地或其他不動產則由附以同一利率設定擔保債務的方法，徵收稅金。

7、珍寶及收藏事物　前記以外的財產（外人的動產在外國的動產活期存款，債權，珍寶以及收藏事物）則以各人的誠實報告爲根據而徵稅。

質言之，此種辦法蓋爲一種除去所得及普通動產的一切財產而强制的徵其一部分之非常比例稅。實在此種資本課稅法，固不僅法國有之，英國也有，但却未曾實行，至意（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與（一九二〇）匈（一九二一）等等，則在大戰以後早就實行了。

資本稅在英國名曰"Capital Levy,""The Levy on Capital,""Capital tax levy,"在法國則意爲對"Propriété acquis"（既得財產）的課稅，所以名曰「資本」者，蓋用以與「所得」（Income）相對待。實在照意思講，還是說"Property tax,""A Levy on Wealth"（財產稅）比較的相當。法文意義，循名核實頗爲相符，但因資本稅爲慣用語，所以也通稱資本稅了。

資本稅之提倡最早者爲英國，當大戰時（一九一六年）法屏協會薛特奈韋伯（Sidney Webb）在何以償還戰費的小册中，即謂支持戰費及償還戰費的方法，除徵收百分之十的資本稅外，已無他策。當時的工黨對此頗表同情。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總選舉，即揭此爲工黨的最高政綱。一時英國的政治興味，遂由傳統的保守與自由兩黨的對立，成爲現實的無產黨對有產黨的階級鬬爭。保守黨機關報泰姆士至詆此爲「財產的掠奪」。但是工黨到底由總選舉一躍而爲第二黨，一九二三年握政權後，頗想實行資本稅，卒以保守自由兩黨互相提攜的阻止，不能實現。

英國工黨的主張資本稅，其揭櫫爲「無產階級已繳納過血

肉稅，爲使戰爭的犧牲彼此公平起見，資產階級應該負擔金錢的義務了。』這明明是一種社會主義的政策，與法國社會黨所主張者不同，而最兩樣的是英國工黨以五千鎊爲免稅點，與現行所得稅的免稅程度同，稅率則自五%累進至六〇%，顯然的表示着社會主義的色彩。且課稅的目的，英國在償還國債，而法國則在恢復荒廢地域，彼此各以其本國情形爲基礎。雖然法國最近其資本稅的用途，已不限於恢復荒廢區域，是以改革財政狀況爲根本方針了。

慕沙里尼與鄧南遮的軼事

幼雄

照意大利首相棒喝團領袖慕沙里尼的意見，只要有武力，天下事無不可爲。因此他保持着有力的軍隊，想使一般民衆都軍隊化；一切事情，就都憑着武力來解決；便是在堂堂的國會中，他也不顧多數議員的意見。他有提案，只消發個命令，叫他們可決，便可決了，誰敢不遵？有一回慕沙里尼在國會中提出禁止祕密結社的法案。這法案就是想把意大利的祕密結社「共濟會」(Free mason) 完全禁絕。可是棒喝團議員在暗中也有不少是共濟會的會員，他們不願意在決議簿上落個名字，想不參加決議，好使出席人數不足，無從議決。但是慕沙里尼發出命令，說要議決要案，必須出席。不服命令的，不能得政府的保護，在下次選舉中不得再充候補人。於是他們終於出席，終於照慕沙里尼的命令，把該法案議決了。自從這法案議決後，政府自然獲得不少的便利，凡有不利於政府者，均可根據此項法案，逐出政界。不過話雖如此，禁止是禁止了，想把共濟會完全絕滅，到底爲難。他們雖不能依據法律組織團體，但他們的集會究竟不能禁止。他們自稱爲「休眠中的共濟會」，他們自己便是「休眠會員」。現在在這樣休眠狀態中的，有無數的社會主義者，也有共濟會員。他們到什麼時候才可以醒來，這是我們所不能知道的。

慕沙里尼是以意國的暴力主義者之第一人自任，不必說了，但天下事無獨有偶，除了一個慕沙里尼之外，却還有一個人，也以意國的第一人自居。這人是誰？便是有名的愛國詩人鄧南遮。鄧南遮住在加爾達湖旁的別墅，老氣橫秋地自過那放浪的

生活。他稱他的女僕以及女廚子都叫做「尼」，其實就都是他的妾。他自己說是法蘭帝斯加僧團中人。他在別墅中特建築一個祈禱室，替僧團長設着坐位。並且懸掛着許多聖僧的像，釋迦的像則懸在正中。他把東西宗教混合為一，還說舊教的大僧正格斯巴利很贊成他呢。

總之，這個住宅，是由三種東西混合而成，一是寺院，一是妓樓，還有一種就是軍械博物院。而自命為意國第一人的鄧南遮却怡然自得地居住其中。事有湊巧，正在這希奇的住宅中，另有一個意國第一人慕沙里尼却屈駕拜訪他。

鄧南遮迎接慕沙里尼在這別墅中坐定。絮絮聒聒地談個不休，但他所談的，全是神秘的話頭，毫不關政事。他又叫慕沙里尼跪着祈禱，使聽神秘的音樂，足有半小時之久。好奇怪，以支配全意大利自命的慕沙里尼，見了他竟舒舒服服地順從了。

慕沙里尼的拜訪鄧南遮，本是抱着『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的氣概而來的，很想大開胸襟，暢談國事，又巴望鄧南遮贊揚他幾句。誰知鄧南遮非特不贊揚他，反有「不屑與語」的神氣。而同時鄧南遮的女僕，却正在聲聲口口地稱讚鄧氏是個「聖德西摩」（最清高者）呢！意大利第一人的慕沙里尼，不但討了一場沒趣，還跪了半個鐘頭才走，豈非笑話！

不但如此，慕沙里尼實還明明的被鄧南遮侮辱一次。就在慕氏離去湖畔之後，不多幾日，鄧南遮拿了一個香煙盒子送給一個國會議員亞爾倍帝尼，以表示敬意。他說要是他有權力的話，他應該贈他勳章，但是不能，所以只好用香煙盒子代替了。你道亞爾倍帝尼是怎麼一個人？他是意大利新聞界中最有勢力的人，他是 Corriere della Sera 的社主兼發行者。假使他肯對慕沙里尼表示好感，慕沙里尼一定受益非淺，可是他不怕棒喝團的威迫，不受棒喝團的利誘，堅守着自由主義，反對一切暴力。這樣的人還不是慕沙里尼的仇敵？但是鄧南遮却厚禮他，豈非有意侮辱慕氏嗎？

鄧南遮又等慕沙里尼走後，立即在多數的棒喝團團員前面演說。他說他同慕沙里尼兩人的意見，究竟難得一致。慕沙里尼雖以棒喝主義之唯一發見者及意大利國民之偉大指導者自命，但在他看來，却是一個毫不足取的人，不過偶然成功罷了。

羅馬尼亞王太子的戀愛事件

從予

戀愛眞比死還要神祕！我們常聽見有人爲了戀愛犧牲名譽，犧牲金錢，甚至犧牲生命亦所不惜。可是爲戀愛而犧牲其君主之尊的却未之前聞。最近羅馬尼亞太子加羅爾，因爲與一個奧特塞地方普通人民的女兒才瑞、藍勃利諾，發生戀愛，他竟不惜棄去他太子的尊位，願降而與平民爲伍。戀愛的魔力眞神祕不可思議呢！

加羅爾與奧特塞地方的女郎，其發生戀愛的關係，我們不大明白，大概總與普通的情人一樣，卿卿我我，相憐相愛。此時正是一九一八年。羅馬尼亞王非迭南、奧古士德一世知道了這個消息，很爲慨歎。他以爲戀愛的發生由於孤寂與親暱，若能把他們倆隔絕開來，同時使太子有別種消遣娛樂的機會，兩人的戀愛，大概能由疎淡而忘懷了。因此，他特命太子周遊各國，到美國日本等地去遊覽。太子因爲戀愛的被阻，中心滿懷着悵惘之情，如一匹孤鳥獨飛於寥廓的蒼空似的，神頹意喪的在外遊歷了半年。其間，非迭南一世曾與藍勃利諾以巨金，命她對太子斷絕想望；但是那個奧特塞地方的女郎却說，『不論黃金珍寶，都不能以易太子。』羅馬尼亞王左思右維，覺得沒有法子。後來，太子回國了，他以爲若能把太子訂了婚姻，癡情的戀愛大概便能就此消滅。於是在五年前的三月十日，太子歸國之後，就給他與前希臘王君士坦丁的哈倫公主結婚。

加羅爾太子自與哈倫公主結婚以後，就產了一個王子，名叫米加爾，到今年已四歲了。大家以爲太子結婚後，大概當能忘懷舊歡了；但是他的心中畢竟忘不了舊時的戀愛。他對老年的父王，對美貌的王妃，對年幼的王子，負着各種的義務，自己是被束縛得不能動彈。他苦悶了，惱怒了，加以戀愛的烈火在他的胸中燃着，甜蜜的生活在他的希望中現着，他因此便毅然決然於今年的第一天（一月一日）即向王父提出退位的意見，情願棄去一切特權，與奧特塞女郎共過平民的生活。羅馬尼亞王見他意志頗爲堅決，不得已遂准如所請，一面立王孫米加爾爲太子。

照戀愛至上主義者的意見，什麼都可犧牲，惟有戀愛是最神

聖不可侵犯。加羅爾怕是私淑於戀愛至上主義的罷！

歐戰中各國損失的統計

作霖

八年前的歐戰，可算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戰爭了。就參戰國的數目言，則有十餘國，就被戰的區域言，則有數千里，就兵士的死傷言，則有數千萬，就戰爭的費用言，則在數千萬萬以上，其他有形無形的損失，還不知有多少，這種聞所未聞的世界大戰爭，在人類歷史上可曾有過嗎？據最近外人調查歐戰損失的結果，協約國與同盟國兵士傷亡的總數，約共二七、一一〇、〇〇〇人，戰費約共三七二、〇九五、五六七、〇〇〇元，我們看見損失的數目如此之大，便可推想當時的戰爭怎樣的悲慘，怎樣的殘忍了！茲將調查所得的結果譯錄於後：

(一)兵士損失表(以萬爲單位)

國名	人口	壯丁全數	召集總額	常備兵額	召集總額與常備兵額比較	死傷	俘虜	總計
俄羅斯	一六、〇〇〇	三、二〇〇	一、六七〇	一四二	一二倍	七七〇	二五〇	一、〇二〇
美國	九、八〇〇	二、三〇〇	三七六	一三	二九倍	二一	五	二六
英國	四、五〇〇	九五〇	(本國)七〇五 (殖民地)九〇	二六	二七倍	二七二	三六	三〇八
法國	四、〇〇〇	八八〇	(本國)七三二 (黑人)七〇	七五	一〇倍	四六八	五二	五二〇
意大利	三、五〇〇	六七〇	四七〇	三〇	一六倍	一一七	四八	一六五
比利時	七六〇		四五	五	九倍	二三	五	二八

羅馬尼亞	六〇〇		八五	一五	九倍	二五	二〇	四五
葡萄牙	五五〇			三				
塞爾維亞	四六〇		七一	八	九倍	三〇	二四	五四
門的內哥羅	五二							
總計	四〇、三三二	八、〇〇〇	四、三二四	三[illegible]二		一、七一六	四四〇	二、一五六
德意志	六、八〇〇	一、三六〇	一、二三五	八〇	一五倍	五二三	九六	六一九
奧大利	五、〇〇〇	一、一〇〇	九三〇	四[illegible]	二二倍	三八九	一八一	五七〇
土耳其	二、一三〇		二七〇	二五	一一倍	五七	一九	七六
保加利亞	七、〇一〇		一一五	一〇	一二倍	二六	二	二八
總計	四、六八〇	二、四六〇	二、五四〇	一五七		九九五	二九八	一、二九三

（二）各國戰費表（自開戰至一九一八年十月止）

協約國方面總計……二六六、〇二九、六九一千元

英國……七二、八六八、七七六　比國……一、九五〇、〇〇〇

法國……六〇、九一八、六〇九　羅國……一、八五〇、〇〇〇

俄國……五五、八二九、六五二　日本……一、三三〇、〇〇〇

美國……四五、九二二、四一八　塞門……一、二六〇、〇〇〇

意國……一七、〇三四、五七九　新西蘭……七三二、〇〇〇

澳洲……二、九一八、九〇〇　南非……四八八、〇〇〇

加拿大……二、九二七、七五七

同盟國方面總計……一〇六、〇四七、一一四千元

德國……六六、六〇五、六三九

奧匈……三四、三六四、七二五

土國……三、六一二、三一〇
保國……一、四六四、四五〇

以上主要參戰國戰費平均每日支出額如下：

美國……七二、〇六五　德國……三九、〇二四
英國……四七、三七九　法國……三六、五五六
俄國……三九、〇四〇　意國……一三、六七三
奧匈……二〇、四五五

(三)各國船隻損失噸數表

國名	損失噸數	國名	損失噸數
英國	七、七五七、〇〇〇	奧國	一五、〇〇〇
挪威	一、一七七、〇〇〇	瑞典	二〇一、〇〇〇
法國	八八九、〇〇〇	俄國	一八七、〇〇〇
意國	八四六、〇〇〇	德國	一八三、〇〇〇
美國	三九五、〇〇〇	西班牙	一六八、〇〇〇
希臘	三四六、〇〇〇	日本	一二〇、〇〇〇
丹麥	二四一、〇〇〇	葡國	九三、〇〇〇
波蘭	二〇三、〇〇〇	比國	八四、〇〇〇
巴西	二五、〇〇〇	其他	一六、〇〇〇

(四)消費砲彈總數

國名	消費砲彈總數	交戰年數
英國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年四個月
法國	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年四個月
意國	四七、二五〇、〇〇〇	三年四個月
德國	五八、〇〇〇、〇〇〇	四年四個月
美國	八、八五〇、〇〇〇	一年七個月

(五)因飛機所受損失表

國別＼損失種類	戰死（戰場內）	戰死（戰場外）	受傷	行蹤不明	中立國拘禁
英國	四、五五九		五、三六九	二、七九六	四五
法國	一、九四五	[illegible]、九三三	二、九二三	一、四六一	
美國	一〇九	二六二	一〇三	一〇七	三

合計	一二、七六九	八、三五0	五0四
總人員（偵探、司機人）	三0、000	一二、九一九	一一、000

對於右列總人員損失比率	四三%	六四%	五%
對於右列總人員戰死比率	一五%	三0%	三%



驚夢　Rockweel Kent 作



盧梭的民權論和國權論

高一涵

一　盧梭的特性

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一七一二——一七七八）是法國革命思想放火的人，是十八世紀以前民治思想的集大成的人。要想知道他的政治思想的特點，最先要知道他個人的性格。他的父母都是富於感情的人，故他自己得父母的遺傳，終身富於感情的特性。他在自傳（Confessions）上說：

我的盲目的感情非常熱烈，一旦受感情支配，什麽事都敢不過。並沒有什麽小心禮節，祇有大胆，什麽可恥的事，什麽可怕的事，都不能使我躊躇顧慮。（第一卷）

他不但感情過勝，並且主觀的見解也很堅固。他以爲『表現思想固甚困難，而承受別人的思想也極困難。』（自傳第三卷）所以盧梭的思想屬於感情的地方多，屬於理性的地方少；屬於主觀的見解多，屬於客觀的見解少。他一生不受冷酷的理性支配，祇是赤裸裸的發洩他個人的天真。他不能忍受制裁，並且連自制也不能忍受。凡是拘束人類的制度風俗，他沒有不厭惡的。

盧梭的根本思想是「返乎自然。」他以爲社會的組織是萬惡的淵源，有了家庭和財產等制度，平等的自然人便漸漸變成

不平等的「文明人」他所說的自然人的心理，多半就是他自己的心理，故說在自然世界中的人類生活並不受理性支配。可是同時又說：自然人『除掉服從自己的理性，再不服從任何政府。』（教育論）又說：『自然人不常用思想，常去回想的人便是腐壞的東西。』（不平等論）祇有自然的感情才可以給我們和平與眞正自由。這種自相矛盾的見解，乃是盧梭筆鋒的感情，有時不受邏輯範圍的結果；也是盧梭的行動是感情的，不是思索的，是情意的，不是理性的，是赤裸裸天眞流露，不受禮法習慣節制的性格的表現。

二　社會成立的基本原理

盧梭重感情，輕理性，在這一點上，幾乎完全推翻了許多正統派的理論。格老秀斯（Grotius）蒲芬道夫（Pufendorf）洛克（Locke）和許多前輩，都沒有不說自然人是秉着理性的，從自然世界進到政治組織，全靠着理性的動作。盧梭既然一反前輩的學說，說理性是引人墮落的媒介，那麼，從自然世界變成政治組織，又以什麼做關鍵呢？換句話說，自然世界和政治社會，自由和權力既已各不相容，那麼，又怎樣能夠使他們調和呢？況且盧梭雖然大叫起來要「返乎自然」，但他並不想毀壞一切文化和制度，回復到野蠻狀況，祇想文化和制度以自然做標準。然則盧梭想達到這個目的的唯一方法是什麼呢？就是社會契約。故他的民約論（Social Contract）乃是他的建設方面的哲學，乃是他創造理想國家的學說。

在一般思想家看起來，從自然世界變到政治社會總算是進步，但是盧梭却以為是退步或墮落，要想從退步的或墮落的現社會中救出人類，祇有使這些久被壓迫的人民回復從前的自然的自由。故盧梭的政治理想就在推翻那從自然世界墮落下來的政治社會中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再照自然原理來重行創設理想的國家。所以他在民約論的開頭便說道：

> 人類生而自由，却又到處都受牽制。有許多人相信他是別人的主人，其實他已經比別人爲更大的奴隸。這種變遷怎樣發生，我不知道；我所能夠解釋的問題，就是怎樣可使他回復於正道。（第一編第一章）

盧梭在教育論和別的論文中常常把自然和政治社會，自由

和權力，看得互相衝突的；但是在民約論中，却把他們看作不可分離的觀念。他在民約論的前幾章中，很說到政治社會比自然世界好，(第一編第八章)由此可見盧梭思想的變遷。他此時簡直把權力和自由看作一個東西，惟其有權力，才可以自由。權力和自由的唯一溝通的關鍵，就在契約。他把契約看作一羣個人結合成功「集合的單位」(collective unity)的樞紐，且看他說：

人類不能創造任何新勢力，祇能結合和指導既已存在的勢力，現在他們自衛的唯一方法，祇在結合羣力來抵禦反抗力，使他們用單一的活動力做事，造成他們共同的行動。這樣的羣力的總和，祇由羣衆的結合而生；但是各個人的能力和自由，仍是自衛的重要的工具，各個人應該怎樣善用他，使不致傷害自己，使不妨礙自保呢？這個難題可以解釋如下：

『今欲得一種結合的形式，用社會的全力來保護各分子的生命和財產，各分子憑藉他，一方面同力合作，但一方面仍是服從自己，且仍保留下一如從前的自由』。這就是社會契約所解決的根本問題。(第一編第六章)

由此可見盧梭的理想社會中，權力和自由是相輔而成的，權力雖成，自由如故。不像霍布思(Hobbes)說：在自然世界中人人自由，一到契約告成之後，便人人無自由，祇君主一人有自由；也不像洛克說：在平時把權力委託於政府，唯在革命的時候，人民才有完全的自然的自由權。盧梭的理想是說：無論在自然世界，或在政治社會，個人的自由都是一樣的。因爲：

每人把自己讓與全羣，其實並沒有把自己讓給何人；不但各人所讓出的權力與所得的權力平等，並且還得到更多的自衛權力(國家權力)。(同前)

故盧梭的契約的精髓，就是：

各人把自身和全力貢獻在普通意志(general will)的監督之下；又同時得到那爲不可分的全體社會之一員的資格。(同前)

由此看來，契約的效果，使各個人合則爲集合的公共人身，分則爲組成公共人身的一部分；人人是主權者，人人又同時是被治者。服從國家，其實就是服從自己；故自由和權力祇是一件事

的兩方面在公共人身看起來為權力在個人看起來為自由因此才說權力和自由是一個不可分離的觀念。

三 主權與自由的調和

從來的政治思想家要想保護自由總要限制權力；要想保持權力又總要犧牲自由。例如布丹（Bodin）霍布思，因為要主張獨裁君主制，所以極力的抬高主權，不重視人民的自由；至於洛克孟德斯鳩，因為想保障人民的自由，所以又不得不看輕主權，認他是自由的仇敵。盧梭却野心勃勃，想把獨裁說和自由說合治於一爐。他把那社會成立由於各人定約的理想，推到邏輯的極端，因而把主權看作普通意志。且看他說：

主權者乃是由個人集合而成，所有利害皆不能與個人的利害相反；故主權對於國民不必要什麼保障，因為全身沒有想加害四肢的，故主權者也不會加害個人。（第一編第七章）

這就是盧梭所以敢把主權與自由合治於一爐的根本原因，盧梭主張主權在國說，同時也就是主張主權在民說。他以為政治團體——國家——是主權所在的地方，此外無論何人都不得有主權。政治團體既然是人民全體用契約創造起來的，契約的結果，人民把所有的權利和權力都讓給這個團體，其實各人仍然沒有喪失權利和能力。故主權雖然歸政治團體所有，這個團體既然是人民創造的，那麼，主權即不啻仍然為人民所有了。所以他的結論：主權就是人民的「普通意志」意志的基礎是利益，個人常常謀他的私利，個人的私利有許多地方和別人的利益相反，但是又有許多地方，全體的利益是相同的。這種「公共利益」就是建設國家的基礎。所謂普通意志就是公共利益的說明這兩個觀念在思想和實際上都是不可分的。如果組成國家的個人利益沒有相同之點，那麼，普通意志便不能成立，社會也不能存在。如果意志的說明不和公共利益一致，那麼，便不成為普通意志，便缺乏主權的要素。祇有普通意志的行為才可以正正當當的叫做法律。法律祇能由主權者——政治團體——一個淵源而來，在這個來源之外所有的法令，都沒有法律的性質；再如果法律所影響的利益不是普通利益，雖然由主權團體而來，也沒有法律的性質。

盧梭的主權的基礎和原素既是這樣，所以敢毅然決然的抬高主權，說主權有三種性質：（一）不可讓與，（二）不可分割，（三）沒有錯誤。且看他說：

主權不是別的，祇是普通意志的實行，故主權不可割讓；而且主權是集合的東西，祇能由他自己發表；權力可以轉讓，但意志不能轉讓。（第二編第一章）

盧梭的意思以爲主權者不能割讓主權的一部分，或服從別的主權者，因爲這樣一來，便破壞社會契約，便是消滅主權自身。（第一編第七章）主權之上一旦有了主人，自身便卽時消滅，政治團體亦隨卽破壞了。（第二編第一章）他的主權不能由自己願意讓棄之說，就是從前主權可由契約讓給君主的學說的反響。

盧梭又說主權不用分割，他以爲屬於人民全體的普通意志，乃是主權者的意志；至於屬於一部分的意志乃是行政命令。且看他說：

主權既不可讓棄，也不可分割；因爲意志或是普通的，或是特別的；前者屬於人民全體，後者屬於人民一部分。故前者乃是主權者意志，並建爲法律；後者祇是特別的意志，或祇是行政行爲，——至多不過一個命令。

他因此便不滿意於許多公法家的議論。他說：公法家因爲不能照分主權的原理，乃劃分主權的目的。他們分成權力和意志，立法權和行政權；劃分徵稅權，司法權，戰爭權；劃分內務行政，和締結條約權，——時而混淆，時而分離。把主權弄成由各部分聯合而成的怪物；如同由許多身體合成一個人身一樣，一個合成眼，一個合成手，一個合成脚，此外一無所有。他以爲公法家截斷社會全體，又把他合攏起來，簡直是幻術家的變戲法。因爲盧梭自己把主權看作全體人民的意志，故不得不說他絕對的不可分割。

盧梭更費了許多氣力，證明主權不會錯誤。他以爲主權就是普通意志的施行，普通意志是常常公正，而且是常常傾向公共利益的。但是在事實上，人民的決議，和黨派的意見，也往往有錯誤的，這是什麼道理呢？盧梭到這時，不得不把「普通意志」和「總積意志」（will of all）分開，以爲前者祇關於公共利益，後者却關於私人利益，並且是特別意志的總和。普通意志既然

是關於公共利益的意志，那麼當然不會錯誤的至於那非普通意志的黨派意志在黨派自己看起來固然是一黨的普通意志；但是在國家看起來，仍不過是一部分特別意志罷了。如果國內有兩個黨派把人民分開，以一方面的黨派意志來代替普通意志，國家便要滅亡了。

盧梭既已說明主權的不可讓不可分不會錯的道理之後，更精心着意的說明主權的限制。他的主權的限制是從主權定義上顧名思義而來的，他的主權是不能做那不關普通福利的事體，不能侵入純屬私人利益的範圍的且看他主權的定義：

如果國家或城市祇是一個「道德的人身」(a moral person)，他的生命是由各分子聯合而成的，再如果他的主要目的在乎自衞，那麼就必定要有一種普遍權力和強制權力來指揮運用各部分，以便利他的全體。自然給予人類以指揮肢體的絕對權，社會契約也給予政治團體以指揮各分子的絕對權；而且這種絕對權當受普通意志的指揮時，便是主權。(第二編第四章)

盧梭既已說明主權意義之後，又把公民的權利和主權者的權利分開，並且又把那以國民資格所當盡的義務和那以人類資格所當享受的自然權利分開。這樣一來，凡私有人身的生命和自由，都站在那公共人身之外，不受主權的支配。故凡私人由契約退讓出來的權力財產和自由，都以有用於社會的部分為限；主權者絕不能以無益於社會的擔負責望公民，因為主權者不能加公民以不平等的義務。且看他說：

公民由社會契約得到平等，使各公民立在同一情形之下，享受同一的權利。依契約的性質，主權的每一行為，卽普通意志的每一行為，皆使一切公民平等負責或受惠；主權者祇知道國民的全體，並不把那組成國家的人設下什麼差別。(第二編第六章)

由此看來，主權並不是優者和劣者的合同，祇是全體和各分子的合同。因為主權以社會契約為基礎，故是合法的；因為主權是全體公共的，故是平等的因為主權除掉為普通福利之外，絕沒有別的目的，故是有用的；因為主權有公共勢力和最高權力做保障，故是確定的。人民服從主權，並不是服從別人的意志，祇是服從自己的意志。故主權雖完全絕對，完全神聖，完全不可侵

犯，但總不會而且總不能超過普通協約（convention）的界限；各個人由協約保留下來的財產和自由，可以一任他自由行使。這就是盧梭在絕對主權之下保持自由的理想，也就是他主權與自由調和的理想。

四　國權與民權的矛盾

民約論中的學說好像鏡花緣中的「兩面國」一樣。從一面看來，『那種和顏悅色滿面謙恭的光景，令人不覺可親可愛；』可是一『把他浩然巾揭起』裏面却『藏着一張惡臉，鼠眼鷹鼻，滿面橫肉。』民約論亦然，我們要從個人方面着眼，可以看出他處處擁護民權；可是一從國家方面着眼，又可以看出他處處擁護國權。因為盧梭是個口能舌辯的人，故他的邏輯大半是詭辯。若把他理論推到極端，處處顯出矛盾。——例如把他的社會契約說推到極端，就不能建設起來任何國家；把他的主權論推到極端，又沒有民權論存在的餘地。

盧梭不用說是個尊重個人權利的人。他以為人類生而自由平等；他們進入社會，完全由於他們自由意志的行為。社會契約成立之後，個人祇喪失自然的獨立一部分，但是結果還得到個人權利的保障鞏固的報酬。由契約丟去的祇是自然權利，這些權利的放棄乃是維持社會所必要的；此外所有非維持社會所必要的權利，都一律由個人保留下去。故說：國權雖然強盛，而個人仍可以保持那和從前一樣的自由。因為國家的意志就是普通意志，普通意志就是國民總意；故服從國家的意志並不是服從別的在上者的意志，祇是服從自己的意志；服從自己的意志便是完全自由。因為如此，所以他毅然決然的說：國權越發鞏固，個人的自由也越發鞏固。這就是盧梭尊重個人權利方面。

但是盧梭所以要著民約論的目的：就在解釋那生而自由的人為什麼處處要受牽制的理由；換句話說，就是在自然自由的人類之上，行使無限制的國權，要怎樣才算正當。這個很難調和的問題，却被盧梭的舌辯，瞞過了許多粗心讀民約論的人們。如果我們祇讀他民約論第二編第四章主權的限制一段，看見他說：『當主權者要求的時候，公民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權利供獻於國家；但主權者却不能以那無用於社會的擔負責望國民。』那麼，我們自然不能不相信盧梭和洛克一樣，承認人民在國家

之下，仍然保留、部分自然的和不可放棄的權利，可以做國權的限制。但是盧梭在這第四章中同時又說：『公民的權利和主權者的權利可以明白分開；就是那以國民資格所當盡的義務和那以人類資格所享受的自然權利也要明白的分開。』從這幾句話上看來，倘若個人在社會中可以保留某種權利，祇是以人類的資格保留的，絕不是以國民的資格保留的。一以國民的資格做事，便要受萬能的國家拘束了。由此可見個人一人到國家之中，便都爲全體社會的一員，便都爲服從國法的國民，都沒有自然權利可以對抗國權。

盧梭把這一類的意思在民約論第一編第六章契約內說得更明白，他說：

契約的文字可以縮減爲一句：就是每個人把他的一切權利通同讓給社會。……這個讓與，因爲一點沒有保留，故結合要怎樣完全都可以辦得到；而且沒有一個人能夠要求什麼；因爲倘若有什麼權利被個人保留，——因爲沒有公共的主宰判斷他們和公共間的事，自必每一個人都要求來做自己的法官，——他便要要求無論什麼事都要自做法官了；自然狀況便仍然存續，這種結合也將要變成專制的或無用的了。

盧梭不但說在國家之下，個人不能保留任何權利，並且說國家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他以爲：

……公共決議雖然可以拘束人民，使他們服從主權者，但不能拘束主權者自己；故主權者如果能拿不可侵犯的法律來拘束自己，便和政治團體的性質相違背。……故我們知道沒有而且不能有一種根本法律可以拘束政治團體。——就是社會契約也不能拘束他。（第一編第七章）

這樣主權者——國家——的觀念和霍布思又有什麼區別呢？盧梭雖然說：個人依契約所放棄的權利祇以有用於社會的爲限，可是馬上又接着說：『惟主權者能判斷什麼是有用的。』（第二編第四章）在這種國家萬能的情狀之下，還有什麼個人自由！莫烈 (John Morley) 說的最痛快，他說：『從巨靈 (Leviathan) 的畫像上把怪物的王冠摘去，便可以作爲民約論的畫像。』（盧梭論第二卷一五二頁）由此可見盧梭關於建設方面的學說仍是從前的一元主權說和專制的國家論的結

晶。故應用盧梭的學說去推翻從前由一人專制的國家，固然很澈底；但是應用盧梭的學說來建設起來民治的國家，如果用之不善，便依舊是專制。後來羅伯斯比（Robespierre）一般人藉盧梭的政治哲學做了許多兇暴的事情，把反對盧梭國家學說的人一齊處以死刑。結果不論那一黨，祇要在實際上得到權力，便把別的黨派看作違背人民利益的叛徒，并假冒盧梭主義把他們的仇敵一律除盡。因此便造成一個「恐怖時代」。

盧梭的社會契約說其實就是「社會有機體說」（De l'Organisme Social）。故他所說的並不是洛克的個人主義，乃是柏拉圖的國家主義。他以為各別的個人一到社會契約告成之後，馬上便結合成功一個「公共人身」，造成一個「集合的單位」。國家乃是「道德的人身」，自己具有「人格」，一切個人的人格都沒收在國家的人格之中。他的信條是『服從普通意志就是服從自己意志』。普通意志乃是由社會契約構成的集合意志。集合意志越強，個人的意志也越強，因為集合意志乃是由個人意志組成的。故因此便說：鞏固國家的集合意志便是鞏固個人的各個意志。且看他說：

今欲得一種結合的形式，用社會的全力來保護各分子的生命和財產，各分子憑藉他，一方面同力合作，一方面仍是服從自己，且仍保留下一如從前的自由。（第一編第六章）

盧梭既已把國家看作保護個人自由的東西，並且說權力和自由絕對不相衝突；因此便說：主權對於國民無須保證，因為全身不能傷害他的肢體的原故。由此更進一步說：

……如有不服從普通意志者，可以全體去強制他；這種強制不為別的，為的是強制他自由。（第一編第七章）

如果凡是國家強制個人，都當作「強制他自由」解釋，那麼個人還有什麼理由可同國家對抗呢？他在第四編第二章投票中說得更明白，他說：

……公民要同意於一切法律，就是他所反對的法律，如果通過了，也要服從；當他犯法時，就是對於懲罰他的法律也要服從。國家的各分子的不變意志就是這普通意志；人民由他得到公民，得到自由。凡法律提到議會，并不是詢問人民是贊成他或反對他，祇是看看這種法律是否適合普通意志；各人投票祇是說明他的意見；計算票數乃是得到普

通意志的宣告。故當那與我相反的意見佔勝利的時候，祇是表明我的見解錯了，我所認爲普通意志實在不是普通意志。如果我的私見佔勝利，那麼，我所做的並非我所志的；在這個地方，我亦未見得自由。

照這樣看來，盧梭所說的主權者的行爲或政府的行爲，考其實也不過是多數意志；服從多數意志並不是使人爲奴隸，實在是使人得到自由。無怪當法國革命後，政權操在極端共和黨手中的時候，便倒行逆施的去殺害反對黨了。

盧梭的國家是公共的人身，道德的人身，集合的人身；國家是普遍的大我，公共我和個人祇有消納在國家之中才可自由；⋯⋯等學說，大半是受柏拉圖的影響。自此以後，便變成德國的海格爾（Hegel）英國的鮑生葵（Bosanquet）一派國家是普遍實在我的觀念：說國家縮小就是個人的心，個人心放大就是國家；說國家是「普遍我」，「大我」；說國家意思是「眞意思」；說以國家意思去強迫人民，不外是強迫人民自由；⋯⋯又都是受盧梭學說的影響。

五　盧梭學說的影響

盧梭的思想與其說是前代民治思想的總結束，不如說是近代民治思想的急先鋒；與其說是結論，不如說是提議；與其說他是闡明學理的哲學家，不如說他是鼓吹革命的煽動家。他的學說所以風行一世，得到羣衆狂熱的信仰，一半由於他的幻想和強辯可以引起人家同情心，一半因爲他的根本推翻的狂論，適合那時社會改革的需要。那時福祿特爾雖然也承認共和政體是最適用的，但他不喜歡抽象的理論政治，對於普通選舉和政治平等並不十分熱心。孟德斯鳩又寧願憲政的改革逐漸進步，不願把現狀完全推翻，致惹起激烈的反動。這兩個人的學說，祇適宜於深思遠慮的學者，用沈靜的腦力去研究他；不適宜於窮而無告的羣衆，使他們相信有一個和平幸福的新社會可以立刻發見。萊克（Lecky）說：『法國革命所以和別的運動不同，就在他們被那有一定的理想和政治權利的觀念的人，用宗教信仰的狂信和熱誠從中引導，這種新宗教的聖經便是盧梭的民約論』。盧梭的學說因爲運氣好，適合他們社會的環境；又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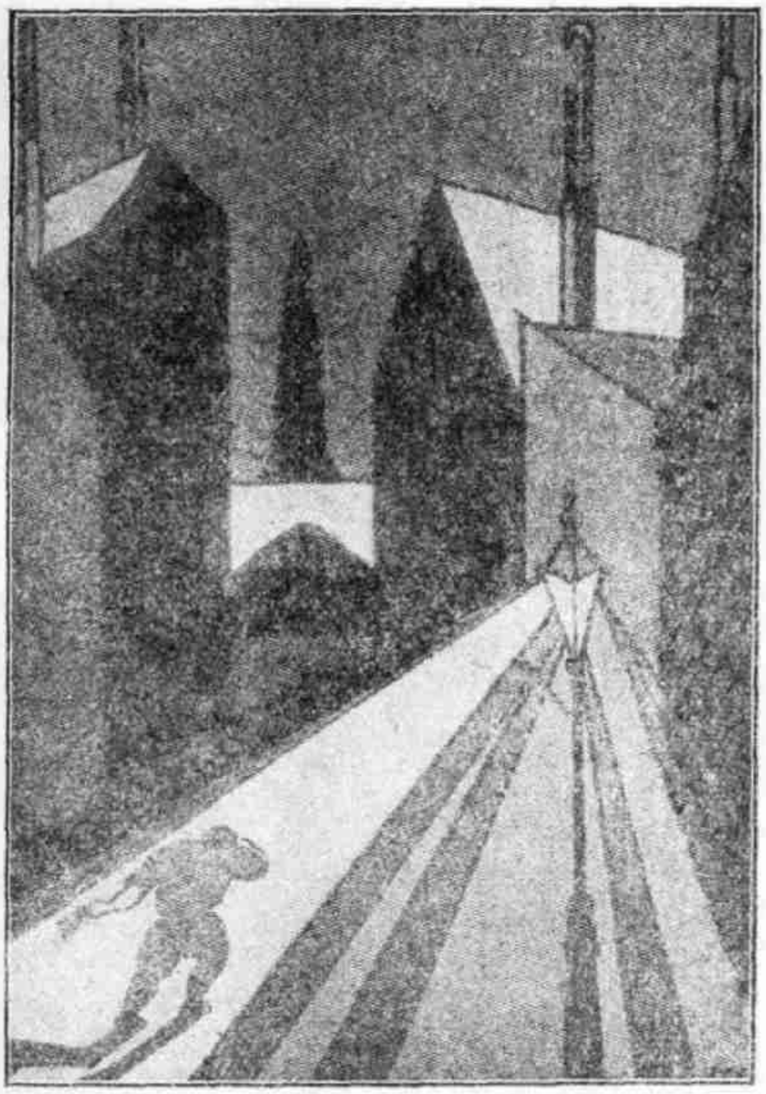
爲美國剛剛當那時在平等自由的原則上建設起來一個大共和國，不啻對於那些疑惑盧梭學說不能成爲事實的人給予一個可以實行的證明。美洲人對於盧梭的福音既這樣驚天動地的崇拜；法國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對於本國人的學說，又怎能不像傳染病一般的散播呢？故陶釆 (H. J. Tozer) 說；『泰因 (Taine) 雖叫民約論爲「滲雜的白蘭地，」但在革命的時代，他被人家奉爲「立法家的旗幟，」法律家和公法家常常不斷的引用他。戴茂林 (Desmonlins) 說：「這本書傳播遍地。」泰因又告訴我們說當一七八四年有許多官吏的兒子，當初學法理學的時候，都把民約論放在手邊，作爲一種寶鑑。民約論實在是各階級的政治顧問，他的重要的意義已經是遍地傳播。』(見民約論英譯本導言第四節) 無怪那時法國人稱頌盧梭爲聖人的模範，人類的恩人；社會中下階級讀盧梭的書比較讀福祿特爾的書要多百倍以上。眞正如拿破崙說的：『沒有盧梭便沒有法國革命！』

在純粹理論方面，他的主權論實在很精透的。他以「公共利益」和「普通意志」爲主權的基礎，說得比什麼人都深入；故近代關於國家的各種學說，幾乎沒有不把這兩種東西作爲中心的觀念。盧梭這種主權觀念，用意雖然偏重在調和人民的自由；但是結果却促進統一人民的民族國家。故盧梭這一類的理論，對於民族統一的國家有很大的貢獻。可是他的學說一傳到德國，又別開一個生面，就是他所主張的主權無限說，權力和自由調和說，變成海格爾的國家萬能說。盧梭以爲主權的唯一作用，在強制人民自由，故主權越強，人民的自由越鞏固，人民祇有被沒收在萬能的國家之中，才可進入自由的堡壘。盧梭利用主權不可抗的學說來保障人民的自由，海格爾等却利用他來抬高國家的威權。用意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的根本理想乃是確實相同的。這些學說就是一元主權論的大本營。

至關於自然世界，自然權利，社會契約等方面的幻想，和根本推翻的幾何式的革命理論，後來頗引起英國學者的攻擊。白克 (Burke) 一派攻擊他的革命論，變成英國保守黨的政綱；邊沁 (Bentham) 一派攻擊他的自然權利說，建設起來功利主義的學說；梅因 (Maine) 一派攻擊他的社會契約說，從實際歷史上尋找社會的起源，造成很大的歷史學派。這都是由盧梭學

說激刺起來反動的結果。

盧梭的政府學說後來發生了很好的結果。他把主權者和政府明白分開，說祇有主權者可以制定法律，政府祇可以發布行政命令。他的「法律」就是近代所說的「根本法」或「憲法」。故近來政治學上的通例，承認憲法由主權者創造，政府根據這種最高法律執行，就是應用盧梭創法的原理。美國獨立後，把盧梭的學說，用成文憲法實現起來；又在憲法序文中，應用盧梭主權在民的學理，說明憲法的目的和功用。人民主權和政府的關係，都依照盧梭的原理，由憲法實現爲確實的制度。由此可見盧梭的政府學說及於近代共和立憲國家的影響。



報告者



歷代刑法書存亡考

謝冠生

前年旅居巴黎，嘗擬仿西洋法制史例，草法文中國法制史內外二篇，內篇述法制之本身，外篇則以敘歷代制律之因革；並及其典籍流轉散佚之跡。人事紛乘，所志未遂，僅得將內篇二卷，匆匆付印，倉卒東歸。顧當時所積外篇草稿亦既盈寸，歸後稍事董理，刺取其有關刑法者百餘條，寫定如次。以法制二字，涵義過泛，率爾為之，掛漏必多，而我國舊時所謂法律，大致亦無外乎刑法也。篇中所具，自史志以外，頗參用法人比雷（Pillet）及日本人淺井虎夫二氏所著書；（比雷氏所著，見法國遠東學校叢書（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淺井虎夫氏所著見京都法學會研究叢書）。比雷氏曾數數遇於法京，每見，必索觀余所屬草稿，相與上下議論，其好學更足多也。

十四年十月作者附誌

法經六篇

舊題戰國魏李悝撰　唐律疏義（卷一）『魏文侯師李悝，（一作師於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具法即唐之名例律）晉書刑法志，唐六典（卷六）通典（百六十三）所言略同。其書久佚，黃

奭漢學堂叢書載有佚文六篇。孫星衍作序，（嘉穀堂集有李子法經序）以為『法家之學，自周穆王作呂刑，後有春秋時刑書，竹刑，及諸國刑典，未見傳書，惟此經為最古。』案：李悝書自隋書經籍志以下，諸家目錄皆不著。惟漢書藝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列法家之首，原注以為卽李悝，顧無法經名字。晉志述魏陳羣等撰新律十八篇序，引秦法經六篇，而不言李悝。今考書之篇數，既非漢志之舊，文體亦不類戰國時人作，且有天尊，佛像，道士，女冠，僧尼諸詞，其出於依託，蓋無疑也。（又案：北朝後周宣帝所制刑典，亦名法經，其書今無可考。）

以上先秦

按王應麟玉海六十五，法經以前，尚有唐虞制令，皋陶法律。夏政典，科條，禹法，湯四方獻令，湯令，殷刑書，周刑書，三法，三王法令，周律，周法等名目，然大抵皆後世假託，其無足徵信，殆又在法經之下。

律九章

漢蕭何撰　漢書刑法志：『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所謂秦法，據晉書刑法志，謂卽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者，九章者，六篇之外，加戶，興，廄，三律，（戶律當唐之戶婚律，興律卽擅興律，廄律卽廄庫律。）復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部主見知條，漢志以為張湯趙禹作，顏師古注，人犯法不舉告，所監臨部主，有罪幷連坐也。）漢代成文之法，當以此為最古。其後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都謂之漢律。（皆見晉志參看邢澍關右經籍考）然案漢書，僅言叔孫通制禮儀，（高帝紀語）不言定律，張湯趙禹條定法令，（刑法志語）不舉律名，疑通以下所造，案牘故事為多，猶後世之有格式例案，非正律也。觀陳羣序魏新律十八篇曰：『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晉文帝命賈充等修訂法律，亦就漢九章增益，（皆晉志文）以是知漢自蕭何以後，雖法令滋章，（漢志言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鹽鐵論言昭帝時律令，凡百有條篇。）而當時律文篇數，猶仍何所作九章之舊，凡所損益，無非「旁章科令」而已。漢律在隋時已久亡，（語見隋書經籍志）晉志言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各為律令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

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唐六典注略同）亦無一存者。今可考見者，惟說文解字，後漢書，以及周禮，禮記，史記，漢書諸家注文，引用漢律，尚不下百餘條，比而觀之，不難見漢時律意之一斑也。（參看拙著古律令輯佚）。

辭訟比七卷

漢陳寵撰　後漢書本傳；『寵爲鮑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東觀記所言略同，惟晉書刑法志謂『司徒鮑公，撰嫁娶詞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與上二書不合。案：寵傳言『家世以律令仕，曾祖父咸惡王莽改制，稱疾不起，收錄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云云，度寵所作，必甚可觀，惜其書自隋已佚，傳於今者，僅寵所上表奏三篇，載本傳。

決事都目八卷

漢鮑昱撰　東觀記：『鮑昱爲司徒，奏定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疑與上述辭訟比，皆陳寵爲昱所撰，後漢書陳忠傳：『父寵，上除漢法溢于甫刑者，未施行，忠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比與都目，當是名詞偶異耳。早亡。

漢儀二百五十篇

漢應劭撰　建安元年，劭刪定律令爲之，其目凡：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春秋斷獄，（劭言『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今漢學堂叢書有董仲舒公羊治獄佚六）。見後漢書本傳，晉書刑法志作漢議。其書自隋時已亡，隋書經籍志刑法篇，錄劭所著書，僅漢朝議駁三十卷，（後漢書本傳，舊唐志皆作駁議）又注云，『應劭律略論五卷，亡』，而新舊唐書，皆有劉邵律略論五卷，未知即是一書否。

漢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不著撰人　見新舊唐書，隋志不錄，惟應劭漢朝議駁條下注云，『梁建武律令故事一卷，亡』，考梁無建武年號，當有譌脫。（疑梁下奪有字，雜律解條注云『梁有杜預雜律七卷，亡』，是其例也）。

以上兩漢

新律十八篇

魏陳羣等奉勅撰　十八篇者，據唐六典言，於蕭何律九章，增劫略，詐僞，毀亡，告劾，繫訊，斷獄，請賕，驚事（亦作警事）償贓等九篇也。當時被命者，陳羣外，尚有劉邵，韓遜，庾嶷，黃休，荀詵等，而劉邵實爲之主撰，見三國志本傳。其書隋時已亡，今存者有序略一篇，載晉志，漢魏間人事遷嬗之故，賴以考見一斑。按沈家本律目考云，魏律篇目，核以晉書刑法志，詐僞卽作律，（疑志奪僞字）此外有留律，（留上當有乏字）免坐律，留律志言別爲之，當不在正律之內，而免坐律亦魏所增，合前九篇，共得十篇，盜律，賊律，囚律，雜律，并有分出之事，具律改爲刑名，擅興當爲興律所改，是改定凡六篇，仍其舊者止捕律，戶律，二篇，除廄律一篇改爲郵驛令不計外，合而計之，與十八篇之數相符。惟晉志言，『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核與前數不合，六典言「魏增九篇」，與十篇之數亦不合，未詳其故。

律略論五卷

魏劉邵撰（邵一作劭）　事見三國志本傳，不言卷數，新舊唐志皆有劉邵律略論五卷，而隋志不錄，（隋志刑法篇注有云，應劭律略論五卷亡，未知卽是一書否。）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有引劉邵律略文。

秦始新律二十篇

晉賈充等奉敕撰　二十篇者，分魏律之刑名，爲刑名法例二篇，廢劫略，警事，償贓三律，新增衞宮，水火，關市，諸侯，四律，囚律則併入斷獄律，故所增實止一篇。（參看晉書刑法志，唐六典）被命者自賈充以下，凡十五人，始於魏末，成於晉泰始三年，合六百二十條，（唐六典謂有千五百三十條，此從晉志。）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明年，頒行天下，百姓便之，成績具詳晉書賈充等傳，沿用迄於宋齊。其書隋志已不錄，今可考者，有張裴律注序表一篇，載晉志，又北堂書鈔，通典，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晉律逸文，可數十條。

漢晉律序注一卷

晉張裴撰（裴一作斐）　見隋書經籍志，唐以後目錄，皆不著。晉書刑法志有裴所上注晉律表，可以窺見當時律意，又北堂書鈔，太平御覽，間有引張裴律序文。

雜律解二十一卷

晉張裴撰　見隋書經籍志，原注云『梁有杜預雜律七卷，亡』

似裴解即預所著書，疑莫能詳也。（參看下文律本條）新舊唐書志，皆有張裴律解二十一卷；（新書作二十卷，當是脫誤。）宋後亡。

律本二十一卷

晉杜預等撰　見隋書經籍志，新舊唐書志作刑法律本，撰人并列賈充名字，唐以後佚。考晉書杜預傳：「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詔頒於天下。」南齊書孔稚圭傳：「張裴，杜預，同注晉律，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知預與裴皆嘗注晉律，特見解不同耳。書鈔，御覽，皆有引張裴律序，杜預律序文，所謂律本，律序，律注解，疑同書異名。

以上魏晉

齊永明律二十卷

南齊竟陵王子良等奉敕撰　事詳南齊書孔稚圭傳，計取晉律張裴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一百三條，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附敘一卷，永明九年告成，以删定郎王植功最多。其書隋志不錄，新舊唐志錄宋躬齊永明律八卷，案宋躬爲當時被命纂修者之一；（見孔稚圭所上表）八卷者，疑合數篇而爲一卷，唐六典注，唐律疏義，皆云宋及南齊，律之篇目略同（宋時沿用晉律）是知二十之數不誤也。又案隋書刑法志，「齊武時，删定郎王植之（孔稚圭傳作王植）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是齊律成而未布。

梁律二十卷

梁蔡法度等奉勅撰　損益王植集注張杜舊律爲之，天監二年頒行；凡二十篇，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其篇目曰刑名，法例，盜刧，賊叛，詐僞，受賕，告劾，討捕，繫訊，斷獄，雜，戶，擅興，毀亡，衞宮，水，火，倉庫，廐，關市，違制。（參看梁書武帝紀，隋書刑法志，唐六典卷六注。）隋唐書經籍志皆著錄，大致略見隋書刑法志，他書亦間有引文。（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八，有引梁律一條曰：「梁朝雜律凡囚未斷先刻面作刧字」。）

晉宋齊梁律二十卷

梁蔡法度撰　見隋書經籍志，唐志有條鈔晉宋齊梁律二十卷，舊唐志不錄。案劉宋時未聞修律，南齊修而未布，殆皆沿用

晉律。王植上表言，『自晉泰始以來，惟參用張斐杜預律注，』隋志言『王植集注舊律，而未行，』唐六典言『梁氏受命令蔡法度等增損晉律，』不言宋齊律，又曰，『律令宋齊略同晉氏，』皆其證也。

陳律三十卷

陳范泉等奉勅撰　永定元年事，見陳書高祖紀。隋書刑法志云有三十卷，唐六典卷六注同，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作九卷（舊唐志不錄）案刑法志評云，『採酌前代，條流冗雜，綱目雖多，傳而非要，』其文繁可知，疑三十卷是也。內容略見刑法志，唐六典有引文。（卷二十一律學博士注）

後魏律二十卷

後魏崔浩高閭等奉勅撰　案後魏修律，見於史者，凡歷五次：第一次在太武神䴥四年，詔令崔浩等增損漢魏舊律爲之，世稱神䴥律；第二次在正平元年，命游雅等改定，凡三百九十一條；第三次在高宗初，凡增七十九條；第四次在孝文太和三年，詔高閭等修改舊文，隨例增減，五年冬訖，凡八百三十二章，世稱太和律；第五次在太和十五年，於東明觀親折疑獄，議改律令，翌年頒行。（參看魏書高祖紀，刑法志，北史魏本紀，隋書刑法志，唐六典刑部郎中員外郎律注。）其書隋志著錄，唐以後亡，六典注已云，史失篇名，其大致見魏書刑法志，又通典引逸文十餘條，有賊律，鬥律，法例律等名。按沈家本律目考云，『元魏改律，史無明文，』不知何指。

北齊律十二卷

趙郡王叡等奉勅撰　作始於天保之初，河清三年頒行，凡十二篇，其目曰名例，禁衛，婚戶，（六典作戶婚）擅興，違制，詐僞，鬥訟，賊盜，（六典作盜賊）捕斷，毀損，廄牧，雜律，凡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大抵採魏晉故事，內容詳隋書刑法志。經籍志作十二卷，（目一卷）新舊唐書作二十卷，茲從隋志，宋以後亡。

周大律二十五卷

後周趙肅拓拔迪等奉勅撰　保定三年頒行，凡二十五篇，千五百三十七條，其篇目曰刑名，法例，祀享，朝會，婚姻，戶禁，水火，興繕，衞宮，市廛，鬥競，劫盜，賊叛，毀亡，違制，關津，諸侯，廄牧，雜犯，詐僞，請求，告言，逃亡，繫訊，斷獄。內容詳隋書刑法志，大體以北齊律爲本，而多所增益，（凡增十三篇五百八十八條）隋志識

之曰，『其大略滋章，條流奇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案當時被命定律者，實止趙肅一人，嗣肅以積思累年，感心疾死，乃使拓拔迪續成之（見隋志及周書趙肅傳）故諸家目錄，稱肅而不及迪，（隋志不著撰人）蓋肅之功爲多耳。宋以後亡。

刑書要制不詳卷數

後周時勅撰　先是建德六年，頒刑書要制，與律兼行，大象中增廣，更名刑經聖制，又謂之法經。其書久亡，內容散見周書武帝宣帝紀，隋書刑法志。

以上南北朝

按：唐書藝文志刑法類，錄東魏文襄帝麟趾格四卷，蘇綽大統式三卷，案唐六典曰，『梁易故事爲科，』又曰，『後魏以格代科，』是知麟趾格者，殆與漢晉之故事相當，又周書文帝紀，隋書刑法志，大統式之作，以當時『霸業初基，典章多闕，因命有司斟酌今古通變，可以益時者爲之，』殆與蘇綽傳所述六條詔書性質相似，非純粹之法律，故崇文總目著之職官類，今皆不錄。

開皇律十二卷

隋高熲等奉勅撰　採魏晉齊梁諸律，折衷爲之，開皇元年頒行，三年，重加修正，凡十二篇五百條，視後周律大省矣。其篇目曰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盜賊，鬥訟，詐僞，雜律，捕亡，斷獄。隋唐書經籍志皆著錄，（曰隋律不曰開皇律）宋以後佚，內容詳隋書刑法志。案開皇律之作，上集六朝刑典之大成，下開唐人律學之先河，承先啟後，厥功最鉅。當時被命纂修者，自高熲蘇威以下，先後凡十餘人，而裴政實爲之主撰，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見隋書裴政傳。

大業律十八卷

隋牛弘等奉勅撰　視開皇律更爲輕減，大業三年頒行，凡十八篇，五百條，其篇目曰名例，衛宮，違制，請求，戶婚，擅興，告劾，賊，盜，鬥，捕亡，倉庫，廄牧，關市，雜，詐僞，斷獄。蓋分開皇律之戶婚，廄庫，賊盜爲二，增請求，告劾，關市三篇也。隋志作十一卷，新舊唐志作十八卷，茲從唐志，宋以後佚，內容略見隋書刑法志。

武德律十二卷

唐裴寂等奉勅撰　作始於武德元年，七年頒行，篇目一循開皇律之舊，凡十二篇，五百條，刑名之制，亦略相同，惟流罪三等，

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爲一歲。內容詳唐書刑法志，唐六典卷六注，其書早亡。案武德元年，曾先命劉文靜等，增損開皇律令，制新格五十三條，務從寬簡，取便於時，至七年律成，倂入於律，見唐會要。

貞觀律十二卷

唐房玄齡等奉勅撰　作始於貞觀元年，十一年頒行，篇目仍開皇律舊貫，凡十二篇，五百條，而內容輕減甚多，凡減大辟二十餘條，減大辟爲流者九十二條，減流爲徒者七十一條，其他小節，不可勝紀，大致詳新舊唐書刑法志，而書早亡。

永徽律十二卷

唐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篇目條數，皆與開皇，武德，貞觀諸律同，凡十二篇，五百條，永徽二年頒行，明年，詔定義疏，卽見存之唐律疏義也，唐律之傳於今者，僅此而已。(參看永徽法經條)

唐律疏義三十卷

唐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高宗既定永徽律，猶患律學未有定疏，用法無所憑準，三年五月，因詔無忌等十九人同撰義疏，就永徽律十二篇五百條，加以注釋，明年十月，奏上頒行。自是斷獄者但引疏分析，天下便之，而唐律卒亦賴以不亡，自宋元迄明，採用不絕，洪武初，猶命儒臣同刑官進講，蓋自秦漢歷唐，著律無慮三十，大抵新陳代謝，傳世不永，觀宋史藝文志刑法篇首錄律疏，律疏以前，無一存者，非偶然矣。新舊唐書，宋史，皆題律疏，崇文總目，通志同，元以後始題今名，鐵琴銅劍樓藏書目，經籍訪古志，皆有元刋本故唐律疏義三十卷。案見存唐律疏義版本最古者，推元至正十一年，崇化余志安勤有堂所刋本，考卷首所載泰定四年柳贇序有云『取王長卿家藏善本及釋文纂例，支公帑刋之，』又柳序後有『至順壬申五月印』一行，後有『至正辛卯孟春重校』一行，是知泰定四年，至順三年，皆已刋行，至正十一年本，乃重刋者也。明刋唐律無可考，清康熙間曾刋行元刻本，朱彝尊曝書亭集有跋一篇，惟傳本甚少。嘉慶間，孫星衍重刻余志安本，加元刋本唐律釋文，唐例纂例，及洗冤錄，列入岱南閣叢書中，光緒十七年，江蘇書局復仿岱南閣本刊行，又附刻律音義一卷，卽今通行本也。又案，東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漢文部，有鈔本唐律疏義，爲享保十年(淸雍正三年)幕府命荻生觀校寫者，後復命淸人沈燮菴校

閲之，元文元年（清乾隆元年）癸菴得清刑部尚書勵廷儀序，上於幕府，故鈔本有勵廷儀及沈炳二序，炳與癸菴當是一人。鈔本外，日本所傳又有文化二年（清嘉慶九年）刊行官版本，計其時代稍先於孫星衍所刻，今藏內閣文庫者凡十七部，每部十五册。

開元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

唐宋璟李林甫等先後奉勅撰　開元六年，宋璟蘇頲等九人，奉勅删定律令格式，（新唐書作二十六年，案宋璟卒於開元二十五年，安得於二十六年修書，此從舊書。）明年三月奏上，至二十二年，又詔李林甫牛仙客等共加删輯舊格式律令及勅，總七千二十六條，（通典作七千四百八十條）共一千三百二十四條，（通典作三千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删之，二千一百八十條，（通典作二千一百五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二十五年九月奏上，詳舊唐書刑法志，唐會要，通典皆載二十五年修律事，但未及七年律，其書自新舊唐書志皆已不錄。

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

唐李林甫等奉勅撰　林甫等既受詔改修格令，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開元二十五年奏上，勅寫五十本，散於天下，其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百寮以幾至刑措，上表陳賀，事見舊唐書刑法志。其書唐書宋史藝文志皆著錄，（宋志省作唐律令事類）宋後佚。

大中刑法總要格後勅六十卷

唐劉瑑等奉勅撰　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瑑等奉勅撰修，起貞觀二年，至大中五年，凡二百二十四年中雜勅，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一千一百六十五條，見舊唐書刑法志。（宣宗紀作三百四十四年，劉瑑傳作二百四十四年，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唐會要作大中刑法統類，舊書宣宗紀同，劉瑑傳作大中統類，蓋因張戣所著書而誤，茲從唐書宋史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所題，（宋志無格後勅三字）元以後佚。

大中刑律統類十二卷

唐張戣撰　宣宗時，左衛率倉曹參軍張戣，依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勅，爲大中刑律統類十二卷，凡一千二百五十條，分一百二十一門，大中七年五月奏上，詔刑部頒行天下，事具新

舊唐書刑法志。會要，（卷三十九）舊書，（宣宗紀刑法志）皆作刑法統類，茲從新書藝文志崇文總目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所題，宋志著錄，省作大中統類，宋後亡。

刑法要錄十卷

唐盧紓撰　見唐書藝文志，原注云『表向上之』，內容未詳，宋志著錄，（紓誤作紆）宋後亡。

法鑑八卷

唐李崇撰　見唐書藝文志，不詳內容，宋志有張員法鑑八卷，未知即是一書否。

律鑑一卷

趙綽撰　見宋史藝文志，他無可考。按隋有趙綽，字士綽，開皇初爲大理丞，執法平允，隋書北史皆有傳，未知即此書撰人否。

以上隋唐

大梁新定格式律令一百三卷

後梁李燕蕭頃等奉勅撰　開平三年十月，奉勅刪定律令格式，至四年十二月奏上，凡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十卷，律並目錄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五部一十帙，一百三卷，事詳舊五代史刑法志，（五代會要卷九所紀略同）宋志著錄，有梁令，梁式，梁格三部，崇文總目有格式二部，而無律及律疏，疑梁律宋時已不傳。　案梁律內容，史志不詳，考其篇目，一仍唐舊，（律文十二卷，疏三十卷）惟五季亂離相承，制律多用重典，蓋意中事，故梁律疏既布，頗毀先唐舊作，（舊五代史刑法志：『同光元年御史臺奏本朝法書，自朱溫僭逆，刪改事條，或重貨財，輕入命，或自徇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並是僞廷刪改者，兼僞廷先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燬，或經兵火所遺，皆無舊本節目，』當時情形可見一斑。）及後唐踵興，即以其道，還治其身，（五代會要卷九：『天成元年勅，宜依李琪所奏，廢僞梁格，施行本朝格令，違者抵罪。』）梁律早亡，殆由於此。

新集同光刑律統類十三卷

後唐盧質撰　同光初元，依御史臺奏，廢梁之新格，復唐舊制，至三年二月，刑部尚書盧質，因奏上新集同光律統類十三卷，事見五代會要及舊史刑法志。其書宋志已不錄，但據玉海六十六所言，宋初自承用唐律令格式外，頗參採後唐同光刑律

統類云云，是知此書成後，固亦風行一時，特歷時不久耳。

周刑統二十一卷

後周張湜張昭等奉勅撰　顯德四年，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九人奉詔編集刑書，明年復命兵部尚書張昭等十人，參詳旨要，更加損益，並目錄凡二十一卷，目曰大周刑統，頒行天下。據舊史刑法志載當時奏上詞令稱『其所編集者，用律爲正，辭旨之有難解者，釋以疏意，義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勅之有廢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與該說未盡者，別立新條於本條之下，其有文理深古，慮人疑惑者，別以朱字訓釋，至於朝廷之禁令，州縣之常科，各以類分，悉令編附』云云，體製之善，五季諸律，當無出其右。宋志著錄，作張昭顯德刑統二十卷，宋後佚。(參看建隆重定刑統條)

以上五代

江南刑律統類十卷

姜虔嗣撰　見宋史藝文志，他無可考。

五刑纂要錄三卷，刑法纂要十二卷

黃克升撰　同上

刑法要例八卷

黃懋撰　同上

建隆重定刑統三十卷

宋竇儀等奉勅撰　建隆四年二月，判大理寺竇儀言『周刑統律條繁浩，或有未明，請別加詳定』，乃命儀與權大理少卿蘇曉等同撰集，凡削去令式宣勅一百九條，增入制勅十五條，並目錄成三十卷，至八月上之，詔模印頒行，端拱二年，更詔賜外臣執政各一部，天聖七年，學生孫奭復奉詔校定，作律文音義一卷，具見玉海六十六，宋史刑法志稱其斟酌平允。藝文志著錄作竇儀重詳定刑統三十卷，崇文總目作開寶刑統，郡齋讀書志省作刑統，文淵閣書目有宋刑統十册，宋詳定刑統八册，皆同書異名。其書向少傳本，惟范氏天一閣藏有烏絲闌鈔本刑統三十卷，咸豐辛酉，厄於兵火，殘缺甚多，光緒間，經修訂法律館及吳興某氏先後仿刊，乃得行世。　又宋有傅霖撰刑統賦一卷，(宋志有刑統賦四卷，原注云並不知作者。)郄兼原刑統賦解二卷，金有孟奎粗解刑統賦一卷，元有沈仲緯(疑卽沈維時)刑統賦疏一卷，皆存。(參看彙刻書目外集，愛日

精廬藏書志鐵琴銅劍樓藏書目寄簃文存宋刑統賦序）。

建隆編勅四卷

宋竇儀等奉勅撰　建隆四年，與刑統同時撰進，儀表云：『有今昔寖異，輕重難同，禁約之科，刑名未備，臣等起請總三十二條，其格令宣勅削出及後來至今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十條，（宋史刑法志作一百有六條）分別編分爲四卷，名曰新編勅』。宋志著錄四卷，與此同，崇文總目作三卷，早亡。　按有宋一代，未聞有制律之事，大抵皆承用唐律，律所不載，則斷以勅。然考宋史刑法志述神宗之言曰，『禁於未然之謂勅，……於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勅』，又述劉摯之言曰，『違勅法重，違令罪輕』，是知勅亦含有強制執行之意。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云，『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勅令格式，所謂勅者，蓋唐之律也』。今考宋刑典，多紀編勅及勅令格式如下。

太平興國編勅十五卷

不著撰人　宋太平興國三年六月，詔有司取國初以來勅條，纂爲編勅頒行，凡十五卷，事見宋史刑法志，玉海。（六十六）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著錄，而不題撰人名氏，書亦早佚。

重刪定淳化編勅三十卷

宋蘇易簡等奉勅撰　先是淳化二年，翰林學士宋白等，撰進淳化編勅二十五卷，太宗以其間賞罰條目，頗傷嚴重，難於久行，因詔翰林承旨蘇易簡，知審刑院許驤等同詳定，至五年八月，奏上重刪定淳化編勅三十卷，付有司頒行，事見玉海，刑法志所謂倍於太平興國編勅者也。一說淳化二年，許驤以新定編勅三十卷上獻，上以其滋章煩碎，因命重刪定。宋志著錄，早亡。

咸平編勅十二卷

宋柴成務等奉勅撰　宋史刑法志，『太平興國中，增勅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爲勅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爲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內容詳眞宗實錄載成務等上書表。（玉海六十六引）其書宋志著錄，早佚。

景德三司編勅三十卷

宋林特撰　先是景德二年九月，三司上新編勅十五卷，請雕印頒行，從之。其後十月，鹽鐵副使林特，復上三司編勅三十卷，事具玉海六十六，宋史刑法志未言其事，藝文志亦不錄。

大中祥符編勅三十卷

宋陳彭年等奉勅撰　大中祥符六年，從判大理寺王曾等言，以三司編勅，條目繁重，命翰林學士陳彭年等，重詳定增損，至九年九月奏上，盡祥符七年，六千二百二道，千三百七十四條，分爲三十卷，事具宋史刑法志，宋會要，玉海六十六。藝文志著錄，作四十卷，蓋加儀制，勅書，德音十卷而言，宋以後佚。

天聖編勅十二卷

宋呂夷簡夏竦等奉勅撰　先是天聖四年九月，命學士夏竦蔡齊等，刪定咸平編勅，五年五月，復詔宰臣呂夷簡等，詳定祥符七年至天聖五年續降宣勅，六千七百八十三條，至七年六月上之，依律分十二門，千二百餘條，十年三月，下崇文院鏤板頒行，事具玉海六十六。據宋史刑法志，『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聽奏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云。藝文志，崇文總目著錄，並云十二卷，玉海云十三卷，當並目錄而言，久佚。　按郡齋讀書志，有天聖編勅三十卷，分二十一門，考玉海，天聖編勅，依律分十二門，又考藝文志，天聖編勅外，別有天聖令文三十卷，讀書志所謂編勅，當是令文之誤。

慶曆刪定編勅赦書德音附令勅目錄二十卷

宋賈昌朝張方平等奉勅撰　慶曆七年正月，宰相賈昌朝等上編勅十二卷，總例一卷，目錄三卷，計刪定景佑二年至慶曆三年編勅四千七百六十五條，爲一千七百五十七條，視天聖勅增五百條，至八年四月，昌朝等復合赦書德音共二十卷，奏上，詔崇文院鏤板頒行，事具宋史刑法志，玉海六十六。自藝文志以下，諸家目錄皆不載。（藝文志僅錄賈昌朝慶曆編勅律學武學勅式共二卷。

嘉祐編勅赦書德音附令勅總例目錄三十卷

宋韓琦等奉勅撰　嘉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言，天下見行編勅，自慶曆四年以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十有餘條，前後

多牴牾，請重行刪定，乃詔宰臣韓琦等三人詳定，以齊恢等六人爲刪定官，七年四月表上，凡三十卷，一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初，有所增減，詔編勅所鏤板頒行，具見玉海六十六。據宋史刑法志，『視慶曆勅，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藝文志著錄，有韓琦嘉祐編勅十八卷，韓琦嘉祐詳定編勅三十卷，先後倒，其云十八卷者，雜赦書德音等附錄而言，早亡。

熙寧刪定編勅赦書德音附令勅申明勅目錄二十六卷

宋王安石等奉勅撰　先是熙寧二年，命蔡延慶，孫永，修嘉祐編勅，嗣復詔王安石曾布劉賡等刪定嘉祐四年以後續降宣勅，至六年八月表上，共二十六卷，詔編勅所鏤板，七年元旦頒行，具見玉海六十六。宋志著錄，久佚，王臨川文集有進熙寧編勅表，亦止進書套語，無所發明。

元豐編勅令格式并赦書德音申明八十一卷

宋崔台符等奉勅撰　見宋史藝文志，久佚。案刑法志，『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勅，乃更其目曰勅令格式，熙寧初，置局修勅，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采者賞之，元豐中，始成書二千有六卷，復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當卽指此。又述劉摯言『元豐編修勅令，舊載勅者，多移之令，蓋違勅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云云，亦謂此也。

元祐勅令格式五十六卷

宋劉摯蘇頌等奉勅撰　元祐元年三月，詔中丞劉摯等刊修，二年十二月，蘇頌等進上勅十二卷，二千四百四十條，令二十五卷，一千二十條，式六卷，一百七十七條，申明例各一卷，赦書德音一卷，並目錄總五十六卷，詔頒行，具見玉海六十六。據宋史刑法志述摯言，玉海載頌進書表，此書之作，實由元豐勅令格式，并嘉祐熙寧編勅等，參照去取，刪正而成，惟諸書皆不言鏤板，藝文志以下，諸家書目，亦未著錄，蓋早亡矣。（按刑法志言，『哲宗親政，下詔追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燬之。』）

元符勅令格式一百三十四卷

宋章惇等奉勅撰　見宋史藝文志。按刑法志言，『哲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復熙寧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後衝前，改

更紛然，』未言修勅事，他亦無可考

政和重修勅令格式五百四十八册

宋何執中等奉勅撰　見宋史藝文志，原注云，卷亡。按刑法志，『崇寧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或卽指此。

紹興重修勅令格式七百六十卷

宋張守等奉勅撰　宋自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人吏省記，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勅令，對修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紹興元年，參政張守等表上，計紹興新勅一十二卷，令五十卷，格三十卷，式三十卷，目錄十六卷，申明刑統及隨勅申明三卷，政和二年以後赦書德音一十五卷，及看詳六百四卷，共七百六十卷，詔自二年元旦頒行，以紹興重修勅令格式爲名，具見宋史刑法志玉海六十六。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亦詳記其事，且云『其後乾道淳熙慶元之際，率十餘歲一修勅，然大概以紹興重修勅令格式爲準，』此書在當時價値，可見一斑。藝文志著錄，作一百二十五卷，蓋去目錄，赦書，德音，及看詳而言，郡齋讀書志所記略同，元以後佚。

乾道重修勅令格式百二十二卷

宋虞允文等奉勅撰　先是乾道初元，臣僚言紹興以來，續降指揮，無慮數千，牴牾難以考據，因詔大理寺官詳難，定其可否，類申刑部，以所隸事目，分送六部長貳參詳，至六年八月，虞允文等删修紹興勅與嘉祐勅，及建炎四年至乾道四年續旨，會萃法令，凡二萬一千有奇，刪其煩複，正其踳駁，上勅十二卷，令五十卷，格三十卷，式三十卷，詔以乾道重修爲名，自八年元旦行之，詳見宋史刑法志，玉海六十六。藝文志著錄，作一百二十卷，元以後佚。

淳熙勅令格式及隨勅申明二百四十八卷

宋蔡洸等奉勅撰　淳熙三年，以乾道新書，編削未盡，多有牴牾，詔戶部尚書蔡洸等詳定之，凡删改九百餘條，明年八月表上，事見宋史刑法志，玉海六十六。其書藝文志著錄，久佚，今所傳董煟救荒治民書，有引文一段，可以考見一斑。

淳熙條法事類四百二十卷

宋趙雄等奉勅撰　孝宗既詔定淳熙勅令格式，復以其書散漫，用法之際，官不暇偏閱，吏得以容奸，因用趙雄言，令勅令所取勅令格式申明五書，隨事分門，纂爲一書，七年四月表上，凡四百二十卷，爲總門三十三，別門四百二十，賜名條法事類，事詳宋史刑法志，玉海六十六。刑法志以爲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云。（成書年月，宋志作四年七月，玉海作七年五月，茲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疑宋志四七二字倒也。）其書自藝文志以下，諸家書目皆不錄。

慶元重修勅令格式及隨勅申明二百五十六卷

宋京鏜等奉勅撰　淳熙末，議者猶以新書尚多遺缺，有司引用，尙有便於人情者，復令刑部詳定，迄光宗之世未成，慶元四年九月，右丞相京鏜始上其書，計鈔錄乾道五年至慶元二年續降旨揮得數萬事，參酌淳熙舊法五千八百條，删修成書，凡勅令格式及目錄各百二十二卷，申明十二卷，總二百五十六卷，七百二册。（宋會要作二百六十六卷，非也，此從宋志及書錄解題）詳宋史刑法志，玉海六十六。藝文志著錄，早佚。

慶元條法事類八十卷

宋謝深甫等奉勅撰　先是慶元四年既頒勅令格式，至嘉泰初，復詔仿淳熙條法事類分門編纂，別爲一書，二年八月，宰相謝深甫等表上，三年七月頒行，仍以事類爲名，事具宋史寧宗本紀，玉海六十六，直齋書錄解題。此書取材雖一以慶元勅令格式爲本，而修纂頒行，皆在嘉泰中，故書錄解題題曰泰嘉條法事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曰『奉詔時曰慶元，成書日曰嘉泰，』按宋志原注及玉海皆云嘉泰元年詔編是書，不在慶元時。）宋志著錄，作八十卷，書錄解題同，文淵閣書目未詳卷數，曰一部三十册，闕，見存本亦作八十卷，闕卷一卷二及卷三首數翻，卷十八至二十七，卷三十三至三十五，卷三十八至四十六，卷五十三至七十二，凡五十二卷。（范氏天一閣有鈔本，清季修訂法律館刊有數卷，嗣范書散出，今歸吳興張氏。）惟玉海作四百三十七卷，又曰『書目云八十卷，』其云書目，乃館閣書目，則今所傳之八十卷，爲當時閣本，已非原修之書。其間典制沿革，賴以考見者頗多，足裨史志之闕，惟所載泰半皆行政法規，甚少涉及刑法，誠如陳振孫所言『此書便於檢閱引用，惜乎不併及刑統也。』（參看愛日精廬藏書志，鐵琴銅劍樓

藏書，目皕宋樓藏書志）

淳祐重修勅令格式四百三十卷

宋勅令所撰　先是理宗寶慶初，勅令所乞考定慶元新書，至淳祐二年四月表上，名淳祐勅令格式，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刪潤，其間修政者百四十條，㧞入者四百條，增入者五十條，刪去者十七條，爲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後，遵而行之，迄於宋末，無所更定，語詳宋史刑法志，其書自藝文志已不錄。

淳祐條法事類四十三卷

宋勅令所撰　見玉海六十六，宋志不錄。

以上宋

重熙新定例條五百四十七條不詳卷數

遼耶律庶成等奉勅撰　重熙五年四月頒行，蓋纂修太祖以來法令，參以古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條，見遼史刑法志，（參看興宗紀，耶律庶成傳）久佚。

咸雍重修條例七百八十九條不詳卷數

遼乙辛等奉勅撰　咸雍六年，帝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命惕隱蘇樞密使乙辛等更定條例，凡合於律令者具載之，不合者別存之，即重熙舊制，刪其重複二條，爲五百四十五條，（又更竊盜二十五貫處死一條，增至五十貫處死。）取律一百七十三條，又創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嗣後復續有增益，至大安五年，以條約既繁，典者不能徧習，吏得因緣爲奸，詔復用舊法，餘悉除去，詳遼史刑法志，久佚。

皇統新制千餘條不詳卷數

不著撰人名　皇統間，詔諸臣採金舊制，參用隋唐遼宋之法，分類成書，凡千餘條，大抵以依倣宋律爲多，五年七月頒行，見金史刑志，金國志科條門，熙宗紀年作皇統新律，久佚。

正隆續降制書不詳卷數

不著撰人名　金史刑志，『正隆間，爲續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又云『正隆續降制書，多任己意，傷於苛察，而與皇統之制並用，是非淆亂，莫知適從，』體製之惡，即此可見，久佚。

大定重修制條十二卷

金移剌慥等奉勅撰　先是世宗即位，兵甲未息，一時制旨，多從時宜，遂集爲軍前權宜條理，至大定五年，命有司重加刪定條理，與前制書並用，十九年六月，復詔置局，命大理卿移剌慥

總中外明法者共校正皇統正隆之制，及大定軍前權宜條理，續行條理，去其繁失，參採時制，定一千一百九十條，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條爲名，頒行中外，至二十八年十一月，又以制條拘於舊律，間有難解之詞，命删修明白，使人皆曉，詳金史刑志（參看世宗紀移剌慥傳）久佚。

明昌律義不詳卷數

金孫鐸等奉勅撰　先是明昌元年，從平章政事張汝霖請，以制律混淆，置詳定所，命審定律令，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孫鐸，先以詳定所校名例篇進，既而諸篇皆成，命中都路轉運使王寂等重校之，五年五月復命，鐸校制律詳定官，因用通行制條，參酌時宜，準律文修定，兼採前代刑書宜於今者，以補遺缺，取刑統疏文釋之，名曰明昌律義，見金史刑志，但未有頒行明文，書亦久佚。

泰和律義三十卷

金司空襄等奉勅撰　先是明昌宰臣，謂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因命知大興府事尼龐古鑑等爲校定官，重修新律，泰和元年十二月，成書十二篇，一仍唐律篇第之舊，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爲七，削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因而略有所損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加以分其一爲二，分其一爲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三條，爲三十卷，附加注疏，以明疑難，名曰泰和律義，由司空襄表進，詔明年五月頒行，詳金史刑志，久佚。

至元新格不詳卷數

元何榮祖撰　元初循用金泰和律，世祖病其嚴刻，禁行之，因勅伯顏和禮霍孫，以史天澤姚樞所定新格，參考行用，至元二十八年五月，中書右丞何榮祖，復以公規，治民，御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詔刻板頒行，見元史世祖紀，刑法志所謂『簡除繁苛，始定新律』者也，久佚。

按：元代纂修法典，見於史志者，自至元新格外，尚有風憲弘綱，大元通制，大元聖政國朝典章，附新集至治條例，及至正條格等書。風憲弘綱爲仁宗時類集格例條畫之有關風紀者而成，至通制所載，大概皆世祖以後，迄於英宗，四朝法制事例，無關宏旨，具見元史刑法志。元典章及至正條格二書，今尚傳世，採入四庫存目，於當年政令，分門臚載，蒙古一代

法制沿革，賴以考見不少。（彼得格勒與劍橋大學圖書館，皆藏有鈔本元典章，頗爲彼邦珍視。清光緒三十四年，修訂法律館曾依杭州八千卷樓本重校刊行）。惟所紀以行政法規爲多，有似明清二朝之會典及會典事例，若視爲刑法，失之遠矣，今皆不錄。（參看四庫書目提要，鐵琴銅劍樓藏書目，皕宋樓藏書志，錢大昕補文史藝文志，季爾斯劍橋大學華書藏書目（Giles: A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維諾格拉道夫北京俄國教會藏書目〔Vinogradov: Kitaiskii Katalogi biblioteki imperatorskoi rossiiskoidukkoumi missii V pekine〕。

永徽法經三十卷

元鄭汝翼撰　汝翼字鵬舉，中金律科，金亡仕元，其書作於中統癸亥，意主發明唐律，故名永徽法經，以永徽律因隋之舊，遼宋金時有增損，乃仍用十二章序次，列唐律於前，附金律於後，凡有無異同增減，俱隨款注明，辨析其沿革源流。文淵閣書目存五册，永樂大典併爲四卷，四庫存目著錄，大典散佚於庚子之亂，存亡不可知。

唐律刪要三十卷

元吳萊撰　見元史本傳及補三史藝文志。

唐律類要六卷

元梁琮撰　見補三史藝文志。　以上二書，存亡無可考。

唐律釋文纂例三十卷

元王元亮撰　元亮一本作長卿，蓋其字也，仕至江西行省檢校官，所編唐律釋文及纂例，頗足以資考訂，今通行本唐律疏義，每卷末皆附入。

案：余刻本唐律疏義，附刊釋文序，有『此山貫冶子沿經之暇，得覽金科，遂爲釋文，』云云，顧廣圻作校刊跋，同謂釋文爲山貫治子作，由王元亮重編，惟山貫治子，未詳何人，亦不知爲何時人也。

以上遼金元

明律三十卷

明劉惟謙等奉勅撰　太祖自爲吳王時，即命丞相李善長定律令，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至洪武六年十一月，又令刑部尚書劉惟謙等修律，七年二月成書，篇目悉遵唐

舊，分衞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與，賊盜，鬪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名例等十二篇。凡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案吳元年所頒律止二百八十五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九年，上以律條猶有未當，命丞相胡惟庸等釐正十有三條，餘無所改。至二十二年，又從刑部請，命詞臣同刑官參考比年律條，依類編附，以更定律，至三十年成書，更定律目，為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七律，分三十篇，四百六十條。中國律書之以六部分目者由此始。蓋太祖之於律令，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頒行天下，日久而慮精，比於唐律，內容體製，皆卓越多矣，具見明史刑法志。藝文志著錄有洪武六年本，及二十八年更定本二部，其云二十八年者，即三十年頒行者也。四庫存目止錄洪武七年明律，提要曰，『其書罕傳，此猶永樂大典所載明初之舊本』云。至二十八年更定者，今巴黎圖書館，藏有嘉靖庚戌刊本明律，東京內閣文庫藏有高麗刻本明律，（題曰朝鮮金祇等譯注）日本書肆流傳有享保七年（清康熙六十一年）荻生觀校刊之官准刊行明律。（卷首載洪武三十年御製序，及洪武七年劉惟謙進書表，（宋濂所撰）別附萬曆問刑條例。）又清光緒三十四年修訂法律館曾重刊明律集解附例。（參看本條）

律令直解不詳卷數

明周楨等奉勅撰 太祖既命李善長定律令，又恐小民不能周知，詔大理卿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義，頒之郡縣，名曰律令直解，上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過矣。』語見明史刑法志。考其時尚在登極以前，藝文志不錄。 按明時律令，頗行於日本，朝鮮，安南諸國。巴黎國家圖書館，高麗書室，及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皆藏有大明律直解十二卷，與此直解，當是名字偶同，非一書也。 又按，明初律令並修，其後併令入會典，今陸庵叢書中尚有大明令一卷，題洪武元年奉勅撰，又日本內閣文庫藏有單行本明令二部，為延享四年（清乾隆十二年）大藏永綏校刊本。

律解辨疑三十卷

明何廣撰　見明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廣，洪武時人，所著爲一時法家所宗，今無可考。

明律解十二卷

明張楷撰　見明史藝文志，楷，永樂進士，官御史，有聲，其書存佚無可考。按，今日本內閣文庫，及石川縣博物館，皆藏有張式之律條疏義三十卷，式之卽楷字，孫氏祠堂，平律館，天一閣等書目，亦著錄，作十卷，未審與此律解，有何關聯。

律條疏義三卷

明張式之撰　見上明律解條。

問刑條例七卷

明白昂顧應祥舒化等先後奉勅撰　先是明律旣成，遇有律所未載者，往往取自上裁，著爲事例，顧此例僅行於在京法司，未及行省。弘治五年，刑部尚書彭韶等，請彙編奏准事例，與律並用，至十三年，詔尚書白昂等議定，凡二百九十七條，（明典彙作二百七十九條）頒行天下，是爲弘治問刑條例。其後嘉靖二十八年，復詔尚書顧應祥等，酌採弘治以後事例，更定爲二百四十九條，三十四年，續增至三百八十五條，是爲嘉靖重修問刑條例。至萬曆十三年，尚書舒化等，更輯嘉靖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等，與刑名相關者，刪併增改，著爲正文，例爲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條，是爲萬曆續修問刑條例。具詳明史刑法志。（明志又言，崇禎十四年，刑部尚書劉澤深復請議定問刑條例，帝亦以刪定書一爲是，然時方急法，百司救過未暇，議未及行。）藝文志著錄，有顧應祥（嘉靖本）舒化（萬曆本）問刑條例各七卷。見存者，日本內閣文庫藏有大明律附例解十二卷，附錄一卷，題顧應祥撰，又明律集解附例，三臺明律正宗，及和刻官准刊行明律，皆載有舒化問刑條例，至最初之弘治本，今已無可考矣。

明律例三十卷

明范永鑾撰　見明史藝文志。永鑾，字汝和，正德進士，累官四川布政使，今日本石川縣博物館有此書。按，寄簃文存范永鑾重刊者大明律跋，謂卷首署有大明律讀，法疑卽孫存所著讀法書，永鑾重刊者，而非其自著。（參看明律讀法書條）

明律讀法書三十卷

明孫存撰　見明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存字性甫，正德進士，

聚官河南布政使，其書名讀法者，蓋本周禮地官讀法其所掌之校法，以勸以戒之義。今日本石川縣博物館有此書，吳興沈氏亦有天一閣舊藏嘉靖間范永鑾重刊本。

明律釋義三十卷

明應檟撰 見明史藝文志。檟字子材，嘉靖進士。官刑部主事有聲。今日本石川縣博物館，藏有此書。

讀律管窺十二卷

明應廷育撰 見明史藝文志，廷育字仁卿，嘉靖進士，官按察使僉事。今日本石川縣博物館，藏有此書。

讀律瑣言三十卷

明雷夢麟撰 見明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夢麟，字伯仁，嘉靖進士，官刑部主事。今日本石川縣博物館，藏有此書。 按，胡文煥大明律類鈔，有瑣言摘附一卷，當即此書摘本，據天一閣書目，嘉靖間，汪克用曾有此刻。

明律例附解十二卷

明顧應祥撰 應祥，即嘉靖間主撰問刑條例者，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此書。

律解附例八卷

明王之垣撰 見明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之垣，號見峯，嘉靖進士，累官戶部左侍郎。其書存佚無可考。 按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有大明律解附例三十卷，鄭汝璧等纂注，萬曆二十二年刊行，未知與此為一書否。

讀律私箋二十四卷

明王樵撰 見明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樵，字明遠，嘉靖進士，嘗官刑部有聲，其書未見傳本。 按，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有王樵大明律附例箋釋三十卷，附圖一卷，又明律王肯堂箋釋三十卷，汪云，『王樵私箋，王肯堂集釋』考明史，肯堂即樵子，家學相承，皆以明律著書，界限自不易辨，此私箋二十四卷，當即後來三十卷之藍本，迨三十卷行世，而二十四卷，轉少傳本矣。

明律解附例三十卷

明鄭汝璧等撰 見律解附例條。汝璧字邦章，隆慶進士，官刑部主事。

律例箋解三十卷

明王肯堂撰 見明史藝文志。肯堂，字字泰，萬曆進士，以明律

精醫，有聲於時，此與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律箋釋三十卷疑卽爲一書也。卷末附錄愼刑說，醫救法，檢驗指南各一卷。（參看讀律私箋條）

明律箋釋三十卷

明王樵王肯堂撰　見讀律私箋，律例箋解條。

明律集解附例三十卷

明高舉等奉勅撰　見明史藝文志。其所附例，卽萬曆十三年重修之問刑條例也。日本石川縣博物館，藏有此書，題曰「萬曆三十八奉勅撰」，淸光緒三十四年，修訂法律館重校刊行，明律例之傳世者，當推此最爲完善。

明律例注二十卷

明林兆珂撰　見明史藝文志。兆珂字孟鳴，萬曆進士，官刑部侍郎，其書存佚無可考。

明律例致君奇術十一卷附洗冤錄一卷

明朱敬循撰　敬循卽朱賡之子，明史有傳，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此書。

明律例辭刑冰鑑三十卷

明周某撰　佚其名，萬曆二十七年刊行，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此書，又徐昌祚明律旁注，亦曾採之。

御頒新例三臺明律正宗十三卷

明舒化撰　化，卽萬曆間主撰問刑條例者，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此書。

刑書會據三十卷

明彭應弼撰　明史藝文志著錄，不題撰人名，今日本內閣文庫，及東京圖書館，皆藏有刑書據會，或題彭應弼大明律刑書據會十二卷，或題彭應弼大明律例法司刑書據會十五卷，或止題刑書據會，不著撰人。

明律分類條目四卷

明陳廷璉撰　見明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作分類目錄，存佚無可考。

明律類鈔二十二卷

明胡文煥撰　見彙刻書目外集。文煥，字德甫，錢塘人，書中所鈔，計大明律圖一卷，律例類鈔六卷，瑣言摘附一卷，問刑條例七卷，名例律一卷，刑統賦一卷，法家二裒集一卷，招擬假如行

移條式四卷，共二十二卷。

明律附例注解三十卷

明姚思仁撰　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此書。

明律例添釋旁注三十卷

明徐昌祚撰　凡採集當代律書二十餘種，加以注釋，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此書。

明律集解不分卷

明鄭繼芳撰　今日本東京圖書館，藏有此書。

明律例臨民寶鏡十六卷

明蘇茂相撰　茂相崇禎時刑部尚書，附見明史喬允升傳。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此書。

明律例據會細注十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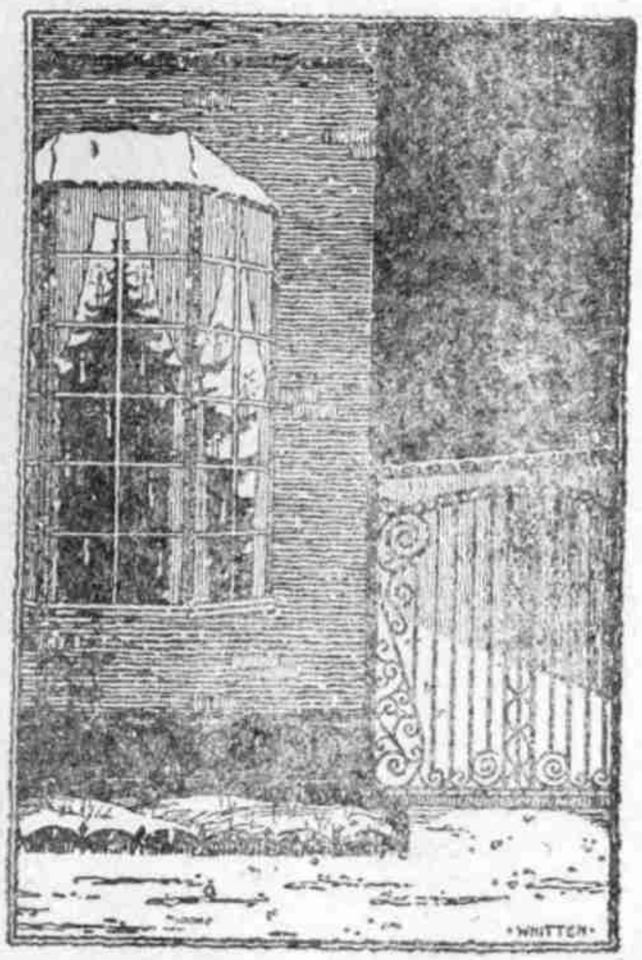
不著撰人名　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此書。

明律法全書十一卷

不著撰人名　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此書。

以上明

按此外日本人高麗人皆有譯注明律多種，茲不具錄。



Whitten 作



四角號碼檢字法

王雲五

甲 序言

我從前發明的號碼檢字法，在東方雜誌二十二卷十二號發表後，頗引起社會的注意，以爲這是前人未曾走過的一條新路。但是贊成這方法的人固多，懷疑的卻也不少；總括起來，他們所懷疑的不外五點。第一，檢字時須將筆畫分爲五類計算，手續較繁，時間上不甚經濟；第二，恐怕這方法太新，和習慣相去太遠；第三，按號碼檢字，係採用間接的方法，不如部首等之直接；第四，這方法不能將同形體的字排在一起；第五，這方法僅適用於字典，對於圖書館卡片及辭典索引等，恐不適用。現在把我個人對於這些疑點的意見，分別說明如下。

（一）對於時間經濟的疑點，我自己確有同情。當我發明號碼檢字法的時候，就同時另闢一條新路；大旨就是把每字中一部分的筆畫代替全體的筆畫；又把筆畫的種類代替筆畫的數量；換句話說，就是按號碼法每字須將全體的筆畫分五回逐筆計算，所以筆畫較多的字費時頗不少；而依這新法，祇將每字四個角的筆畫各用一位號碼表示出來，絕對用不着計算，所以檢查的時間也減省不少；不過這方法很爲精細，必須詳加研究，始能

決定其在實用上的價值。最近半年間，我專心致志從事於此研究，並取最流行的字九千多個實行試驗，先後排成檢字表六種，覺得最後一種，就是我在這裏發表的四角號碼檢字法，較切實用。有了這個方法，則時間一層將無問題。

(二)對於太新一層，我以為不必過慮。因為新舊本無一定的標準，在我們已經習用舊法檢字的人，自然認這號碼法為太新；但是初學的兒童，於部首音韻筆法種種的流行檢字法，向未習用，對於號碼法和其他方法，必不致有新舊之分。況且部首法檢查困難，有許多字，非深通六書的人簡直無法檢查。音韻法距國音普及之途尚遠，事實上斷難通行。筆法法須逐筆檢查，在我國文字本無一定之筆順，也易致錯誤。基此種種理由，是向來流行之法本非完善；如果有較完善的方法出來，縱和習慣不符，當亦不以為忤。

(三)間接檢字的方法，乍看起來，似乎有些不便。但細細研究，卻不如是。我國向來的直接檢字法，最通行者就是部首，部首共二百十四個，那一部在先，那一部在後，祇能按筆畫多少為標準，欲知其排列先後，則不得不計算筆畫；是名為直接，實係間接。況算出筆畫之後，同筆畫的部首還很多，所以他的排列次序，是不能一望而知的。而且不獨部首為然，就是英文的二十六字母，在初學的人也不易辨別孰先孰後。字母是識字的初步，而且逐日書寫誦讀，還可以漸漸由熟習而辨其先後。但部首斷沒有熟讀的機會，況且為數太多，僅憑記憶是萬萬辦不到的。近人有主張將部首減為八十部或一百部，然欲於記憶上定其先後次序，仍非易事。反之，號碼的先後次序，卻至顯明，無論何種方法都比他不上；真可謂一望而知的了。又為檢字便利起見，必須減少每部所容的字數；因此，所分的部數當然是越多越好。但是部數增加後，如果不用號碼表示，則先後次序分別更難。我的檢字法採用號碼正所以減少部首次序的困難；間接檢查，亦復何害。

(四)大家以為依部首法，同形體之字，可排在一起；號碼法卻不然。其實同形體之字，如「銅」「桐」「侗」等，依部首法也分別排列於「金」「木」「人」三部。其未能一致連絡，較之按號碼排列者，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他如照右旁排列的方法，「銅」「桐」「侗」三字雖可排列一起，然而「金」字左旁的字仍不能和「銅」字並列，「木」字左旁的字，仍不能和「桐」字並列，顧此則失彼，不

能絕對整齊。至於筆畫法，按筆畫多少爲順序，其同形體的字，不能排列一起，正與號碼法無別。又字形字義代有變遷，傳至今日，與六書原旨相去頗遠；縱能把現在形體相同諸字完全排在一起，於意義上仍不易收觸類旁通之效。況且找字典辭典之人，祇求所找的字容易找着，於願已足；又何必求同形體的字排在一起呢？若僅爲排列整齊外觀較好起見，則我現在發表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把四角筆畫相同的字，就是輪廓相同的字，都排在同一號碼內，更依所含橫數多寡爲先後，外觀又何嘗不整齊呢？

(五)關於號碼法的應用範圍一點，懷疑者不免有些誤會。因爲從前發表號碼檢字法時，我的目的專重檢查字典，故未把如何應用於圖書館卡片及辭典索引等詳細說明。但是我的號碼檢字法對於圖書館卡片辭典索引等的應用，和部首音韻筆法或其他方法，原沒有不同。在那些方法，檢得第一個字之後，仍須依法再檢第二個字；在我的號碼法亦復如是。而且在實際上，卡片辭典等的第一個字所用單字多至萬數，其相同的機會較多，故檢查上非用細密的方法不可。至於第二個字，則相同的機會至少可減至十分之一；檢查上不妨改用粗疏的方法。故我的號碼檢字法丙項同號碼各字的順序一欄所載，凡同號碼的字，祇須按最高筆及最低筆順序排列已足；對於辭典索引及圖書館卡片，亦當然照此辦理。除第一字在號碼法須按五種筆畫計算外，在四角號碼法須按四角的筆畫給以一個號碼外，其第二字可酌量情形，或按最高最低二筆的種類，或僅按最高一筆的種類順次排列。此與其他各種檢字法，於檢到第一個字之後，再按字頭筆畫或其他方法檢查第二個字以下者，並無分別。

以上係對於一般懷疑號碼檢字法者的意見；現在我既將四角號碼檢字法發表，自應回到本題，略述研究這方法的經過概況：

(甲)關於四角的決定者——一個字祇按四個角檢查；這種思想是前人未曾有過的。我嫌計算全字筆畫費時太多，故想僅算其中一部分的筆畫。但是向來所謂一部分的筆畫，不外指字頭和字脚。結果則同類的字排在一起的必定很多。因此我就從幻想中把字頭字脚推廣爲四個角。但是實行起來，却是很難的事，像「由」「甲」「申」「廣」等字，或者字頭祇有一個角，或者字脚祇有一個角，如果把這孤立的角切去了，使他們變成「田」「田」

「田」「匽」模樣，則排在一起的同類字必很多，檢查上仍不容易。此外還有許多字雖然四角都齊備，但是那一筆可以認爲角，那一筆不能認爲角，也是很複雜的問題。我自從發明這四角檢字法的大綱，費了不少工夫把八九千個字實地試驗了多次，才將種種不規則的角，歸納起來，用三五條簡單的規則把他們範圍了。

(乙)關於筆畫的種類者——筆畫的種類，有按「永」字形分爲八種者，有按「木」字形，分爲四種者，亦有按方向而分爲七八種者。我從前發表的號碼檢字法所採的五種筆畫，確具苦心。但是四角號碼檢字法所採用者，僅爲四角的筆畫，並非全體的筆畫，況且以少數部分之筆畫代表全體，又想每號碼所容之字，不致過多；這卻不能與號碼檢字法並論。委實係一個困難的問題。照理論上，要想同號碼的字數不多，則所採用的筆畫種類，必須在四角上分配甚勻，不可有一種太多，一種太少；而且從一至十，每個號碼必須表示一種筆畫，才不致把有用的號碼輕輕地拋棄了。我根據這理論，經過多次的實驗，才決定採用九種的筆畫，並把「○」號也利用來代替用過或缺漏的筆畫，簡直是沒有一點的荒廢。因此，同號碼的字數，較之號碼檢字法，還要少些。

(丙)關於同號碼字數之統計者——依上述甲乙兩項的結果，祇按四角種類而定的四位號碼，其中每號碼所容字數，已經甚少。但是爲檢查上便利起見，對於每號碼所容字數在兩個以上的，另按每字中所含第一類筆畫的數目各加一小數依次排列；如此，則同一小數中所含字數至多不過十個；其在兩個以內者，竟佔全數百分之五十八；在五個以內者，佔全數百分之八十九。茲將兩種統計表分別列後，以備參考。

(甲)四角號碼同碼字數比較表

每號碼所容字數	共計號碼數	共計字數	累積字數	百分數
一	四六三	四六三		五、一
二	二七二	五四四	一〇〇七	一一、二
三	一六五	四九五	一五〇二	一六、七
四	一二一	四八四	一九八六	二二
五	八七	四三五	二四二一	二六、九
六	六八	四〇八	二八二九	三一、三
七	五五	三八五	三二一四	三五、七
八	四六	三六八	三五八二	三九、八

九	三四	三〇六	三八八八	四三、二
一〇	二四	二四〇	四一二八	四五、八
一一	二八	三〇八	四四三六	四九、三
一二	二六	二七六	四七一二	五二、四
一三	一五	一九五	四九〇七	五四、五
一四	一五	二一〇	五一一七	五七
一五	一五	二二五	五三四二	五九、三
一六	一五	二四〇	五五八二	六二
一七	一四	二三八	五八二〇	六四、六
一八	一四	二五二	六〇七二	六七、五
一九	七	一三三	六二〇五	六九
二〇	九	一八〇	六三八五	七一
二一	一三	二七三	六六五八	七四
二二	六	一三二	六七九〇	七五、四
二三	七	一六一	六九五一	七七、二
二四	六	一四四	七〇九五	七八、八
二五	四	一〇〇	七一九五	七九、九
二六	四	一〇四	七二九九	八一、一
二七	三	八一	七三八〇	八二
二八	四	一一二	七四九二	八三、二

二九	四	一一六	七六〇八	八四、五
三〇	一	三〇	七六三八	八四、九
三一	一	三一	七六六九	八五、二
三二	五	一六〇	七八二九	八七
三三	三	九九	七九二八	八八
三五	一	三五	七九六三	八八、五
三六	一	三六	七九九九	八九
三七	四	一四八	八一四七	九〇、五
三八	一	三八	八一八五	九〇、九
三九	二	七八	八二六三	九二
四〇	二	八〇	八三四三	九二、七
四一	一	四一	八三八四	九三、二
四二	四	一六八	八五五二	九五
四三	一	四三	八五九五	九五、五
四四	一	四四	八六三九	九六
四五	二	九〇	八七二九	九七
五三	二	一六〇	八八三五	九七、七
六七	一	六七	八九〇二	九八、五
六八	一	六八	八九七〇	九九、三
七二	一	七二	九〇四二	一〇〇、

(乙)四角號碼按第一類筆畫數目排列同碼字數比較表

每號碼所容字數	共計號碼數	共計字數	累積字數	百分數
一	三一九八	三一九八		三五、五
二	一〇一七	二〇三四	五二三二	五八、一
三	四二三	一二六九	六五〇一	七二、二
四	二二四	八九六	七三九七	八二、二
五	一二七	六三五	八〇二七	八八、八
六	七二	四三二	八四六四	九三、六
七	三八	二六六	八七三〇	九六、五
八	二二	一七六	八九〇三	九八、四
九	一一	九九	九〇〇二	九九、五
一〇	四	四〇	九〇四二	一〇〇、〇

照乙表所示，同碼字數至多不過十個，無論在何種字典詞典索引中，均可一檢而得，不必再行分析了。但如想確定每個字的地位，則可將第一類筆畫相同的幾個字，再按其所含第二三兩類的筆畫(就是直)數目順序排列；而且對於左上角的筆畫種類相同的，把那較短者排在前，較長者排在後，偏於左者排在前，較右者排在後；不過這都不是必要的。

末了，我還要聲明一下。本檢字法能夠有現在的成績，仍是靠着鄭佩蘭女士很多的助力。此外舍妹雪蓴，內子徐馥圃，女兒學文，兒子學理等也幫助我不少。又本檢字法發表以前，曾就正於張菊生高夢旦唐擘黃胡適之何公敢段撫羣朱經農諸君，備承他們鼓勵和指教，尤其是高夢旦君，他對於本檢字法的實質和形式兩方面都替我解決了不少的難題，謹致謝意。

乙　檢字法

(一)每字分四角，其次序為(1)左上角；(2)右上角；(3)左下角；(4)右下角。

(例)



(二)凡角當取最左最右之筆，但有特例如下：

(a)有他筆位於最左或最右筆之上時，(或位於與最左最右筆同高者之上時)以該他筆為角。

(例)



(b)有他筆位於最左或最右筆之下時，(或位於與最左最右筆同低者之下時）以該他筆爲角。

(例)　共　賄　頗

(c)有他筆交叉於最左或最右筆之上時(或交叉於與最左最右筆同高者之上時）以該他筆爲角。

(例)　甘　頫　破

(d)有他筆交叉於最左或最右筆之下時(或交叉於與最左最右筆同低者之下時）以該他筆爲角。

(例)　弄　鴨　嵔

(三)筆畫分爲左列之九種，用號碼代表之

筆畫	例	號碼
橫或挑	汀	1
直	上	2
交叉的直	土	3
撇	亻	4
交叉的撇	大	5
點或捺	衣	6
交叉的點或捺	交	7
左鈎	于	8
右鈎	戈	9

(四)各種筆畫無論連接與否，均分開計算例如。
「亠」字作「丶、一ノ」四筆，「口」字作「丨一丨一」四筆
「乙」字作「一丨亅」三筆(但亅乚作一筆)

(五)各種筆畫之任何部分均同一號碼，如

亅乚乚

但每筆祇可用一次，倘一筆占兩角地位，其第二角作〇。

(例)　丁　大　事

(六)上部或下部祇有一筆者作爲左上角，或左下角；其右上角或右下角作〇。

(例)　六　丁

(七)依四角次序及筆畫種類，每字各以四位號碼代表之如下；

天	1056
地	3319
玄	6016
黃	3346
宇	6080
宙	6022
洪	6316
荒	3342

備考

（甲）　四角細則

（一）兩筆相接，不易辨其孰爲最左或最右時，以占左右地位較多者爲角。

（例）　占 白 辟 門

（二）路 比 氏 瓦 印 既 食 臣 區

玄 崖　均以「一」或「／」爲左下角（但「口」「日」等四邊形之字照前條決定）

（三）「老 衣 神 右 石」等字均以「ノ」爲左下角；（但「亻」「彳」以「丨」爲左下角）

（四）疾 兆　等字均以「／」爲左下角

（五）單獨的「ノ」位於他筆之上，則他筆之右端（A），或和該右端相接之筆（B）仍可自成一角

（例）（A）　午 竺 谷　（B）　怠 自 欠

（乙）　字形規定

（一）凡「木本禾米朱未東」等字其根本成「木」形狀者均作無鈎。

（二）凡宋體和楷書不同者從楷書：

（一）言 衣 戶 示 食　等字的「亠」一律作爲「丶」

（二）羊 光 判 叢　等字中的「八」一律作爲

（例）　丷

（三）小 雨 羽 谷 青 內 乃　等字作 小

雨羽谷青內乃

但丬卜比作丬廾比

（丙）同號碼各字排列法

四角號碼相同的字，可按其中所含第一類筆畫的數目各加一位小數。

（例）

2200號碼中的「口」字含有第一類筆畫二筆故作	2200·2
「日」字含有第一類筆畫三筆故作	2200·3
「目」字含有第一類筆畫四筆故作	2200·4

（丁）人名地名書名成語排列法

名詞成語之第一字照前法排列；其第二字祇按左上右下兩角的號碼排列，（於必要時第二字亦得取四角，但於其四位號碼下加一小數點表示之）第三字以下僅按左上一角的號碼排列，但第三字不必將號碼列出。

（例）

1010	（三）
11	（三王）
16	（三不朽）
17	（三更）
22	（三國）
28	（三易）
42	（三和土）
	（三合會）
48	（三綱）
	（三角形）
	（三角板）

一四，一一，二〇，作於上海

本檢字法有發明及著作權，未經著者同意不得采用或翻印。著者已照本檢字法編成字典詞典數種，在排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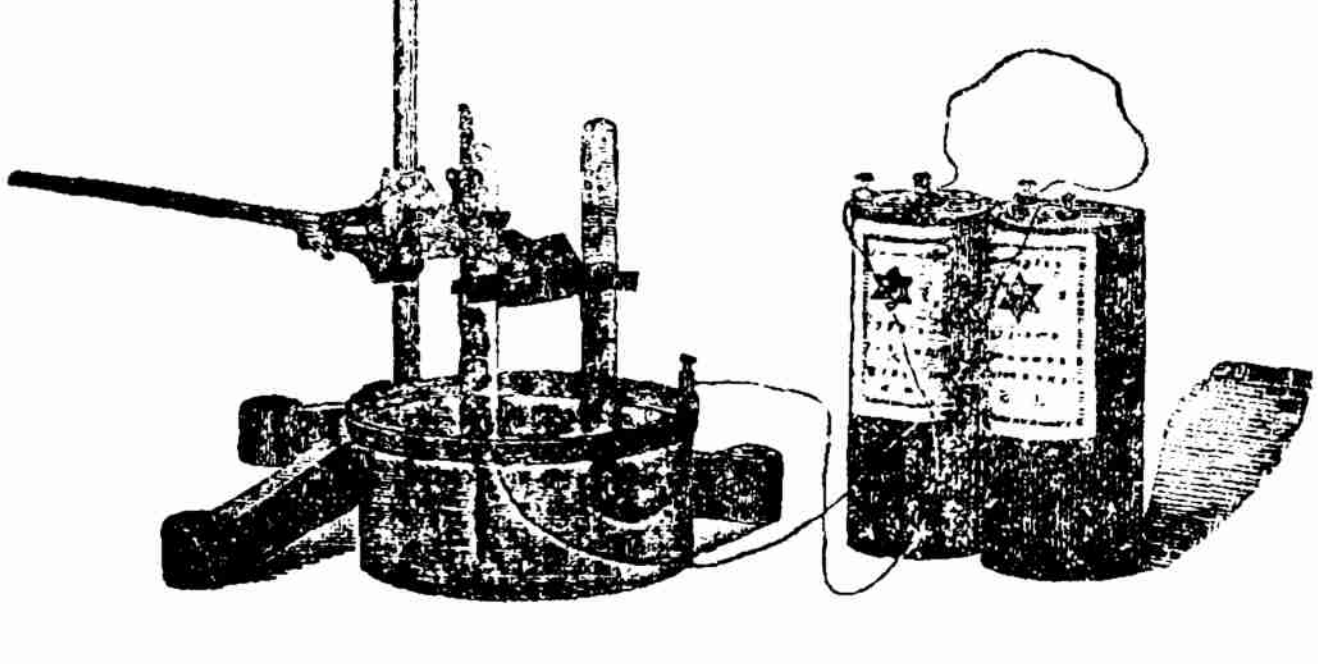
初等理科教育必不可少的工具

新學制 高級小學 物理器械

■實驗準確 ■式樣簡單
■結構堅固 ■定價低廉

本館自製儀器、歷時已久、茲爲謀各小學校置備實驗用具之便利、特造高級小學校用物理器械全組、計九十一種、可供一百二十項實驗之用、此等器械、係根據多年之經驗製造而成、且與本館出版自然科或理科各種教科書互相聯絡、並有說明書一冊、指示用法、誠初等理科教育必不可少之工具也、另印詳細圖目一冊、函索卽寄、

商務印書館謹啟



此爲本組器械中之一種



命原論

王允元

現今化學家最大的失敗是不能造成生命。雖然幾經分析，證明生物所集合的原質與其他各物的原子相同；然而用生物的原子照樣集合起來，總不能得着生命。於是就說生命必從起先的生命而來，而最初的生命從何而來？在渺茫的過去時代地球上，就不得而知。

然這種不得而知的現象，近年來天文家及地質學家有很多的發覺，已變了可得而知的現象。且對於生命之原始，有了許多新的思想；有了新的線索；并且可知化學家對於製造生命，何以失敗？

其中對於生命的原始最有密切關係的，是二種萬想不到的物質。一種就是最毒的輕靑酸 (prussic acid)。第二種亦是同樣的毒質養化炭 (carbon monoxide)。以上兩種毒質能成生命，眞是萬想不到的！

還有水亦不可少的。於是這三種物質，在億兆年前相遇，而起化學作用。及到後來，變成了生命的主要物質。

大概誰都知道原形質 (protoplasm) 就是生命的主要物質。比如取一塊肉，或一碎片樹葉，在顯微鏡下照起來，就可以看見他們是合許多細胞而成。而每一個細胞裏，有一種白而透明的膠質物，這就是原形質。普通微生物等，祗由一個細胞而成；人類及複雜的動物，是由多數細胞集合而成。有生命的細胞，大都相像，而多含有原形質的。所以要解決生命原始問題，必須先解決生命表現的唯一形式原形質的原始。

在化石 (fossil) 中雖然可以尋出原形質的歷史，然而總不能尋出他的原始。最古的化石中所尋出的生物，大概同現在的

微生物，及一個細胞所成的植物相彷彿。據考察的計算，最古的大約在十四億年以前。然而那時他們，比較起來已算爲地球上的高等生物。

那時代到現在的距離，假如以紐約至芝加哥的距離來代表，那末該撒時代到現在不過五尺。換一句話說從起端大約祇走了二步。

在這悠遠的時期中，簡單的生物，漸漸的變成複雜的；再由複雜的漸漸變成多足的，及硬殼的：又由多足的硬殼的再漸漸的下來，有了魚；於是由魚的時代下來，有了兩棲類動物。到了這時與遍地都是碩大無朋的動物，在卑溼之地，及沙漠之處，互相爭鬭。

然而這多不是生命的歷史。比這種留在化石上的生物再早的時候，已經有生命了。何以呢？因爲比這種化石陷在地殼中更深的，當然是更古的，而新近所採集的這種更古的化石中，可以尋得出炭素 (carbon) 所成的石墨 (graphite)，以及鐵的鐵苗。照化學上講起來，沒有生物質的存在，不會有以上二種物質的。所以地質學者就確信，在有生物形的化石至少有五億年以前，地球上早已有了生命。

這種年份，並非是信口亂說的。我們用有射光性的原子 (radio active element) 來測量起來，大部份很準確的。這種原子就是鈾 (uranium)。鈾是屬於鈇一類的，他們這一類的原子，分析起來慢慢的能發出內力，變成射光而後轉化爲別的原子。最末一期的手續，是成爲普通的鉛 (lead)。他們分解的速率，本已知道。那末假如拿有射光性原子的化石，與最古的化石同時的，先去尋所含的鈾有多少，然後再去尋同樣礦石中所含的鉛有多少，這礦石的過去時期，當然可以算得出來。拿這最古時有鈾的礦石的計算來算這最古時的生命，不是一樣的嗎？

不過專在時間上着想，仍舊不能知生命的原始。最早的動物，雖則是很簡單，而與非生命物質 (non-living matter) 時期相離，仍非常的遠，這其間的進化，大有研究的價值。

但是去尋這期間的線索，單就理想上，已非常之難。甚而有幾個科學者竟說生命爲一種神秘的活力 (vital force) 所造成，而這活力與動力 (physical force) 不同，大概不是人類所能發現的。

這種我以爲是偷懶的見解。所謂不得而知是假；不肯去想是眞。有許多偷懶的思想，亦何嘗不是？幾年前有一位瑞士物理學者史惶戴（Svante Arhenius）。他以爲生命是在地球以外所產的，其後漂到地球上來的時候，是一粒粒的微塵。這種思想，仍舊浮而不實，箇直以生命的起源，引渡到捉摸不定的其他世界。所以我們也無須去研究他。

大半科學家是不贊成以上的見解，皆因爲生命的現象，同世上其他各物一樣的依照化學及物理的定義是無疑。所以不能複製生命者，不是因爲生命是神祕的，或是難以發明的原故，不過現在還沒有尋着他眞確的化合。

惟其不能尋到確實的化合，所以天文學者，及地質學者的新發明，爲我們極大的幫助。現在先論地球的原始，因爲這與生命的原始極有關係。

二年前關於地球的原始，爲普通所公認的學說，有二種。一種就是拉潑拉氏的星氣說（Nebular Hypothesis of Laplace）。第二種就是張伯倫及慕爾登的小行星星雲說（Plantesimal Hypothesis of Chamberlin and Moulton）。不過這二種學說，現在已經證明不確。我們亦不必再去解釋。現在所公認的是，英國物理學者裘安博士（Dr. J. H. Jeans）的學說。他的學說與本篇極有關係，所以不得不作簡單的解釋。

裘氏謂在八兆至十兆以前，太陽較之現今的大，而且所含的氣體，亦沒有像現在屬太陽物質的密；所以那時的太陽，是一個極大的氣球，其地位直達現在地球繞日的軌道。現在還有許多像這樣的星，若蠻光星（Betelgeuse），若大角星（Arcturus），都是的。

其時這碩大的太陽，還沒有行星，不過是千萬同樣星中之一。後來有一個別的巨星，在空中飛來，適到巨星相距甚近的地方，這兩巨星發生了極大的吸引力，頓使太陽中的一部份氣體，被引衝出，像一條長桿直達巨星。

巨星經過了以後，從太陽中出來的氣體有的仍歸太陽而去，有的到空間去了永不復返，或者跟了巨星而去，還有一部份却在太陽邊周而復始的轉繞。這部份的氣體，凝結而後，就成了地球，及別的行星。

從太陽中出來，而成太陽系的物質的化學成份，已經知道。幷

且亦已知那時是氣質的，而熱度極高，約在華氏寒暑表七千度左右，比之現今極大的熔鐵爐的熱度還要高出數倍。不過與極熱的星相較起來，他的熱度還算甚低。

既已知道他的成份及熱度，那末也不難去追求他的變遷。并且也可知幾兆年來，如何而有生命？

地球的第一時期，如同一個氣泡。他所含以鐵的氣質爲最多。因爲鐵過了華氏表四千五百度以上就化爲氣質。除此之外，還有鋁（aluminum），及鈣（calcium）的蒸氣，以及別的可以成石的原子。其現象和現在空氣中所含的養氣，淡氣，炭養氣，以及別的氣體的情形相同。

於是這金屬類之氣質熱度漸漸的低下，凝而成爲鎔化鐵（molten iron）。其後這鎔化鐵受了地心的吸力，都吸到地球的中心，就成了第二時期，就是雨鐵（rain of iron）時期。

初時這鎔化鐵的雨點，亦許受地心的熱度，即行化爲氣體，和在沙漠的地方下雨情形相像。就是每在極高的雲端裏，雨點下來時，經過半空中的熱氣時候，遽行化爲氣體。那末地面上和不落時一樣。不過這氣球式地球的中心，亦漸漸的冷下，於是其中就漸漸的積了一堆鎔化鐵。這就是現今科學家以爲鐵礦的中心，是積於離地心的第三層左右的原故。

不過古時的地球，含有很多別的氣質。這種氣體，亦漸漸的跟了冷下，及至大約在華氏表三千度左右的熱度，較之現在的噴氣爐的熱度高出無幾；於是有幾種成石的原子，由氣體凝成雨點，變了流動的鎔石（liquid lava），就浮在流動的鐵的面上。因爲他們沒有像鎔化金的密。那末就到了第三時期，鎔石洋海（ocean of lava）時期。

其後熱度愈低，鎔石的雨點下來時候，起了化學作用。空氣中比較容易凝結的，都凝結下來；不容易凝結的，亦漸漸的變成流質，都加入鎔石的雨點裏。後來所有石的原子，都凝結下來，祇餘下幾種永久的氣質，以及幾種容易化氣的原子，如硫磺（sulphur）及燐（phosphorus）等。同時鎔石的面上，亦漸漸的起了像冰的固結。不過冰是浮的，而鎔石的固結是要沉的。後來沉的多了，鎔石的洋海裏，積滿非流質的硬石。這就是非水的固結（waterless crust）時期，爲第四時期。

這時期既然地球上起了一層硬質，其中心的熱度，當然不能

傳出所以現今地球中心的熱度，猶與雨鐵時期的熱度一樣，卽此之故。

其內部的熱度，既不能達於外，而地球上的熱度，却沒有立刻降到現今的一樣，因爲有太陽的原故。其時太陽的熱度，比較現在甚高，所以足能保持地面上的熱度，常在華氏表一千四百度至一千五百度之間。這熱度較之水的沸點，還高出數倍。

但是無水決不能有生命，而地球上的熱度不在二百十二度以下，亦決不能有水。所以一定有長時期的等候，及至地球上的熱度慢慢的降到二百十二度，於是在固結的外層陷落之處，就有沸水的池。

在這時期裏，就起了生命的化學作用。我們現在是在水洋時期，將來的時期，或者須成爲冰的世界，亦未可知。

那時的洋海，及面上的空氣，與現在的成份不同。要解釋這不同的所在，須再回顧到地球初成時爲一球氣體的時代的情形。熱度是能分析物質的，所以地球初時所有的原子，如同鐵鋁，以及炭素等的氣體，都是單獨的存在。

其後地球的熱度漸漸低下，就有了化學上的化合物。最初的就是養化鍺 (oxide of titanium)。不過這於本篇無關，所以不必去討論。現在最有關係的是二種化合物。一種就是養化炭。一種是輕青酸，或者也須是與輕青酸差不多的衰(Cyanogen)。這兩種化合物，是由熱的養氣，輕氣，淡氣的混合物漸漸冷下而成的。而這三種氣體，在地球初時已經存在。那末其後熱度漸低，當然發現了輕青酸，以及養化炭。

其後熱度更低，零外又起了一種化學作用。輕氣，養氣，化成了水蒸氣。因爲那時的熱度，還不能有流質的水的存在，所以祇有水蒸汽。

其後空氣中的養氣，繼續的與凝結的鐵，別種鑛物原子，以及極熱的流質的石，起了化學作用，及至到了有流質的水的時候，所有的養氣都與別的物質化合而盡。那時空氣中祇有輕青酸以及養化炭，或者也須含有淡氣，不過不能確實的證明。

輕青酸很能在水中溶解的。養化炭也能少量的溶在水中。那末其時洋海的水中，除了鹽質以外，含了不少的毒質。空氣中亦彌滿了毒氣。於是就在這滿處毒氣的洋海中，有了生命。

何以知道命原卽起於這時呢？我們在以破壞的方法試驗原

形質中生命始原的步驟，可以略見一斑。如用有腐蝕性的化學物來分解原形質，就知成原形質一大半的物質，是屬於亞納馬酸質 (animo acid)，就是養氣，輕氣，淡氣，及炭素等原子組織而成的。而其中最爲簡單的，是獸臟粉 (glycocoll)。這獸臟粉能在古時的洋海中，爲輕青酸，養化炭，及水起了化學作用而成，豈不可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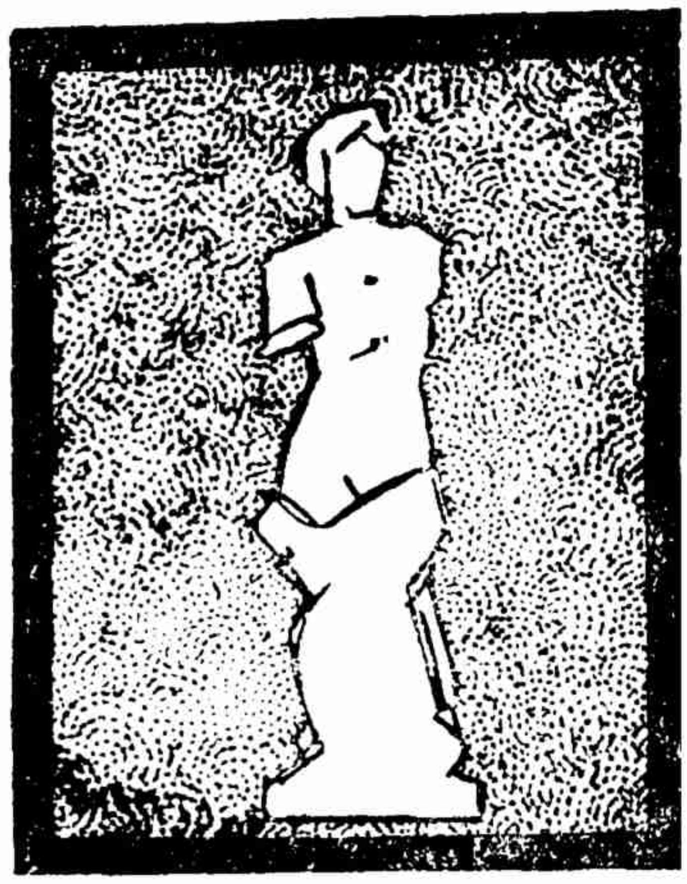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雖不能確實的自信這種見解是對的，然而也不是絕對的無理。

單是獸臟粉，還是不能有生命。不過他是成功生命的第一步。據天文學者的推算，從這毒氣洋海時代到現在，大約有五兆年；離開生命留下確實形蹟的時候，約有三四兆年。這三四兆年的年代，足夠獸臟粉漸漸的經過幾許化學作用，而變成與現今的原形質相同的物質。



於是我們有了一條新路徑，研究人造生命的問題，可比較近些。不過在現在的空氣中試驗，不能成功，因爲現在空氣中有養氣，而那時却沒有養氣，所以我們須從別一方面着手。或者即從輕青酸及養化炭溶在水中一面着手，其情形若能與那時的洋海的情形相像，而後考察其有何種現象的出現？

本編譯自 "The Origion of Life" by E. E. Free, Forum, Oct., 1925



桃樹的故事

許君遠

據云桃樹種植很不容易，必經肥料多時的浸漏才能發芽；所以在我鄉裏的桃樹差不多全是從田地裏移植而來。初春的時候，麥苗剛被水澆過，青青的兩隴中間，紅黑的土上，往往能發現許多奇花異果。那時在麥田裏的孩子們很不少，他們全是三五成羣，一經找到一株可以移植的東西，一聲：「有了！」就不顧泥土的坐在地上，仔細的用小刀或小鏟挖掘起來。

這並沒什麼隱諱的必要：十二年前我正是掘土挖泥的野孩子中的一個。但是我總沒他們那樣野，所以時常受他們無名的欺負：不是用拳打，就是用泥摔；尤其教我憤恨的就是我找到的桃樹杏樹，他們硬搶過去據為己有。

繁茂的桃樹，在去年只結了一個桃子。祖母以為偌大的桃樹，若是僅結一實，那眞是不吉之兆，於主人的家口定有不利，她堅持要把它斫倒。祖父說她太好婆婆媽媽的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誰的命運也不能繫於草木！祖母雖然沒十分違抗，但是那唯一的桃實到底被她打落了。

萬木葱蘢的仲夏，校齋山桃半遭蟲蝕而脫葉。閒暇裏寫信問及弟弟桃樹怎樣，他說已經黃萎。暑中一進家門，便感出一衰殘可怕的印象：原來上房階左的桃樹，已枯的只剩下幾根杈枒的枝榦了。

總計桃樹的壽命一共是十二年。

『你爲什麼搶了我找到的？』有時我鼓着勇氣說。

『什麼？你找到的！……你叫叫它答應嗎？答應才是你找到的呢！』他們一齊不遜地向我比拳擦掌地說。

惹他們不過，只有哭哭啼啼地走回家去。

最鮮明的欺負我的印象，要算是小禿子那一回了。小禿子的頭上罩住一層白癩，眼上圈住兩道紅邊。孩子羣裏他簡直就是王子，因爲那號稱有力的獨眼王瞎子摔交還摔他不過呢。

那日費了半天的工夫，好容易得到了三種寶貝——一棵桃樹，一棵杏樹，那一棵忘了是什麼了；正在高興地拿向家裏走時，小禿子唱着山歌從對面背着草筐來了。

『什麼呀？——桃樹啊？我看看！那不準是桃樹吧。』他立在我的面前說。

『怎麼不是桃樹？你看多麼長的葉子！』我用拿着杏樹的手指給他說。

『眞的？我看。那棵呢？』他把杏樹桃樹一齊接到手裏，很自然地向筐裏一放，揚長着走了。

這明是搶刼的舉動，我把手中拿的那一棵向地下一扔，跺着脚哭了。

『小小子，坐門墩（讀若ㄊㄨㄦ），涕ㄏㄨㄇㄚㄏㄨ要媳婦（讀若ㄈㄦ）。……』他高聲得意地唱。

『給你學舌去。』在那時我似乎只有那一條道可走。

『學舌？——哼！你好大膽！去去試！』他掉回頭來咬着牙說，說時拳擊掌ㄆㄚㄆㄚ地響。

「去去試！」「去去試！」心裏越想越覺着那三字有文章，終於沒敢去試。頹喪得沒氣般地回到家裏。

『那玩去來？你找着桃樹了沒有？』青見我一進大門，便緊跑到我跟前，抱住我的頸頸，溫和地和我說。

『找到了！教……教小禿子搶了！』受了一種安慰，冤氣要往外出，抽抽噎噎地話不成聲了。

『別哭了，別給老老聽見，她該又說你和野孩子們玩了。明天我同你到園裏找去。』她把我的眼淚擦乾，悽然地看着我。

兩天之後，我倆終於找到一棵桃樹和一棵杏樹。

杏樹因爲我把它的根傷了，不到三天便枯萎了。桃樹栽在階

左，經過青的細心培植，居然和在原生處一樣繁茂。階右杏樹的位置，後來青又栽植一株馬纓花，不過祖母說馬纓花「招鬼，」不應種在階前，所以過了不到二年便把它移到大門以外的井池上。以後，一棵小桃樹自己單調地生長。

『桃三杏四梨五年。』祖母常常這樣說。盼吃甜桃的心，似乎青比誰更切：她日日用水澆灌，還不時加以修剪。只是事有不巧，三年過去，桃樹只稀稀地開了三五朵花，被風一吹，一個實也沒結。小禿子奪的我那一棵桃樹，倒結了二三十個實；恨從心起，直想給他一刀斫掉。

誰想人家的不但沒會斫倒，自家的那株倒遭厄運了。

祖母愛惜花木，見桃樹亭亭如蓋，時常對青說：『好好收拾吧，趕往後賣了桃給你買陪送。』

孩子家並不知道那是一種開心話，很憤憤於祖母的偏疼她。並且母親也和我說過：『她們全是搬運東西的騷狐狸，親近不得！』稚痴的心，受了許多暗示，自然要對青生些怨恨之氣的，只是這種怨恨之氣有時會給她慈愛之風吹散吧了。

這次我竟把她恨極了。

青最喜歡養貓，大貓小貓，老少一共四五隻。喵喵喵叫的煩人，但是我並不敢打，打了她就哭着給我學舌，祖母拿着笤箒趕我。

一天我從同學們要來一隻養的半熟的喜鵲，興致淋漓地拿到家來，看見青便嚷道：『看！看野鵲！你叫它「哈，」它就隨你去的。』青也很喜歡，從我手裏拿過去玩弄了半晌，說：『眞是熟了！——它吃什麼？我替你餵。』

第二天放學回來，青在門口站着，神色十分不定，但是我也不甚留意。她和往常一樣地抱住我的頸頸，臉偎住臉顫聲似地說：

『怎麼今天回來的早了？』

『那早呢？和別的時候一樣啊。』

『到小園裏玩會去好不？吃飯還早呢。』她委婉地徵求我的意見。

『去，去捉螻蛄喂野鵲。』我從了她的提議。

我們手攜着手走往小園，一路裏她總有些勉強，不像別時的自然活潑。她摘朵草花插在頭上，也要故意笑向我說：『看好看不？』我向她一笑，似乎減掉她的好些侷促。

『野鵲好還是家雀好？』她忽然又發顫聲來問。

『野鵲好吧：野鵲喂熟了會往家搬東西，會偸油炸鬼。——你沒見三胖子那個嗎，不是淨給他偸油炸鬼吃？家雀會作什麼？』我當大道理講給她聽。

『那末……人家拿兩個家雀來換你的野鵲你肯換給人家不呢？』她心中有些更不安了。

我早已厭惡了麻雀，那肯把一個大喜鵲換出去——而且又是養熟了的？我向她瞅了一眼，笑着說：『誰想換來？——不換喲！誰要那小家雀作什麼！』

『那末……？』她不敢說了，默然地拉着我家去。

『咱去喂野鵲去吧，青姐姐。』

『野鵲……教貓吃了！』她說的雖然有些斷續，却像瀑布般那樣快，我剛聽得「貓吃」二字。

我緊跑到磚砌的鵲巢口上，門兒大開，只剩了三根翎毛。心裏好像缺了一件寶貝，立刻放聲大哭。睜着淚眼跑到青的坐處，她早已嚇成黃白色。『你爲什麼不給我管着？我非把你那一窩貓全打死不可！』我威嚇她說。

沒等的她回答我早已把臥在她身邊的那隻小貓提起，向地上用力一摔，它喵喵地翻起身來一拐一拐地跑了。我又追了一程老貓，老貓跑上房去。因爲氣還沒有出盡，走到桃樹旁邊，ㄍㄜㄔㄚ一聲把一根大枝折下。

她悲哀地哭了。

祖母急忙走出屋來，見我呆楞楞地立在折下來的枝旁，已經明白了七八分，便不管二和三向我脊背上一把拳，我哭着跑出大門。

作錯的事，自己有時想來很覺得後悔。何況隔着短牆就能看到小禿子的桃樹杏樹蔚茂地長着，眞悔自己不該下那種毒手，說不定桃樹還不致於死罷！但是又一想桃樹是青栽的，歸終祖母要陪送她；並且那樣一個可愛的喜鵲，她竟給我喂了貓，豈不是折她一枝桃樹也値嗎？

不過桃樹終於沒死。晚上祖母大大威嚇了一頓；青五天沒有理我。

次年的中元節，青預備回家去看，祖母強要教她拿着幾個青桃。我們各嘗了一個，又澀又苦，青呸呸緊吐，笑着說：『老老，白摘

了」

其實祖母的意思，原是恐怕青在中秋節前不能回來，到那會一定吃的一樹光淨，豈不有負栽培的主人？所以就是不熟，她也願意讓青摘些走。

父親要於那年秋天送我到P地讀書，我並沒留意，但是不知怎的青覺曉得了。在她臨走的晚上，我倆並坐在院中祖母的涼床頭，她代我打着扇子，含有無限深意地問道：『你多會出外上學去？』

『說不定去不去吧？』我作這遲疑的回答。

那個印象在我的腦海裏可說是最清晰了：溽熱的天氣毫不露秋意，月兒亮亮地懸在中天，蝙蝠唧唧地從頭上飛鬧；青穿着蛋青薄衫，藕荷綢褲；辮端用粉繩扎住，額髮絲絲地垂下來；月光斜射到她的面上，眼窩部顯得條條簇簇的黑影——我總覺得旁的時候她既沒那麼膩細溫柔，又沒那般俏麗風致，一句話，那時我可以說是着了她的魔了。

『大概得走，我聽老老說要給你買袷袍呢。』她接着說。

『誰知道？不過我的袷襖破了，該換了。』我尋找理由搪塞她。

『上學用的我聽說來。』她似乎鑿鑿有據地說。

『那末……』

『那末我們不定什麼時候才能見面呢。』她很快地截住我的說話。

『怎麼？』我跳起來看着她。

她勉強一笑。祖母在屋裏發出『青還不睡覺嗎』的聲音。

『就去，老老。』她答了一聲，拉我重新坐下，抱住我的肩膀，默然地把頭伏貼在我的臂上。

『姐姐（這是一種親昵稱呼，因為我平常永是叫她「青姐」），難道你也走嗎？』我問。

『你先別管，我問你果真我要走了，一走十年……』

『你怎麼走十年！』我發急說。

『別着急，慢慢說。——我要一走十年，走到老雲南，你見不着我，覺得怎麼樣？』她靜然有條理地說。

『我想！』

『傻弟弟？想有什麼用呢！』她微微一笑。

『我哭，我寫信，我找你去……！』

她沒別的回答只點首微笑似乎譏諷我不知「大事。」其實我眞沒拿她的話介意因爲我以爲她是故意騙我玩呢。

『弟看桃樹比咱們高多少了？』她忽然一笑回頭看了看我，接着說道『還和我鬧氣折它不咧？』

我羞極了，拉住她的手用力一頓，不想她沒把我拉緊，噗咚一聲致我仰倒地上，她嘻嘻地笑着趕忙把我拉起代我拂了拂土，我也嘻嘻，她也嘻嘻，驚動了睡夢中的祖母；她大聲說：『鷄叫了！怎麼還不睡覺來！』

青拉着我一同走到屋裏，在祖母床邊溫和地說：『你還沒睡着呢，老老？——俺倆一同在這屋裏睡一夜吧。』

此後我就不知青的消息了。

那年我到P地去後，聽說她到過我家辭行。二姑夫分發江南知事，攜眷前往。祖母的意思想要把青留下，無奈姑夫姑母全以爲膝前只有青自己，不願單獨兩口人遠出；而且他們又想教青讀書，就近可以在南京等處上學：於是青終於隨了他們南走。每年至多能接姑母兩封信，她的信有時姑夫寫，有時青寫。青寫的信必要問到我和桃樹，但是也不過簡單的一兩句。

日月梭般地走，瞬間就是七八年。七八年裏的經過可說是千變萬化，只是我之與青，腦海裏仍是存着一張模糊的暈影。她入的什麼學校我始終不知道，代祖母寫信又不敢公然對青說哭說想。聽二姑夫的族人說，青已嫁給江南，我當時很覺煩悶；後來又聽人說青已守寡，五內眞要鼎沸起來。

今春姑夫有攜眷北旋之信，祖母直是日夜地盼着。五月間有人說他家全家抵里，但是那時滹沱漲溢，終不能得到確實信息。祖母強要人用笸籮代舟去接姑母和青，不過道路太遠，人人勸她水退後再去，實在人們全不敢信他們一定回來沒有呢。

在道路八分泥濘時，我奉祖母之命前往姑母家探聽確實消息。一到門口，便望見一堆草灰，心裏起了好大的懷疑。默然地走進去，姑父姑母全不相識，他們面上全添了好多皺紋，表現出那是一切不得志。我自己報了小名，姑母才把憂鬱的面龐一開苦笑着說：『你奶奶可健適不？』

『奶奶早要差人接姑娘和青姐姐來，水大來不了，又不知道姑夫到了回來沒有？』

『早來？……』

『一到家就忙太醫來了也去不了！』姑夫不等姑母說完便搶着說了。

『誰病了？』我不達時務地問。

『青死去三天了！』姑母淚眼迷濛地說。

我們全都默然，老媽子倚着門檻搜奇般觀察這一齣悲劇的三位主人翁。

『青是氣上加氣死的，回去別告訴奶奶過幾天我要到家去的。』姑母最後說。

『氣上加氣？』這四個字眞耐人尋味啊！我反復地想，終於不明白青的致死的原因！

祖母到現在還作着盼見外孫女的迷夢，因爲青死不久，姑母也就懨懨地臥病了。

桃樹爲什麼死？祖母的「學說」也許不錯吧！

爲免覩物思人，我把桃樹的枯幹斫倒。

也許小禿子因爲知道桃樹死了，特別於我北來時提着小籃送我幾十個桃作餞別的禮物。他的頭上不白而紅成肉色，眼圈不紅和常人一樣。我覺着他分外和藹可親，笑着問他桃樹怎樣，他很客氣地翹着嘴說：『倒還壯茂！』

一九二五，九，二〇，北京。



E. E. Cummings 作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一月下半月份收到者爲限

甲寅一卷二六至二七號　北京宣外大街二〇五號
醒獅六七至六八號　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
集美週刊一二七期　廈門集美學校
交通公報一一二七至一一三四號　北京交通部
嚮導一四二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收發課轉許元眞
市聲週報四卷二至四期　漢口歆生二路泰安里口
清華週刊二四卷一七至一八號　北京清華學校
孤軍週報五五至五六期　北京法政大學
少年良友二卷二至三號　上海北四川路鴻慶坊口
中國青年一〇八至一〇九期　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轉蕭淸
勞動青年一七、一九期　上海勞動青年社
文學週報二〇九期　上海閘北香山路仁餘里二十八號
南開週刊一卷一七號　天津南開學校
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週刊一七至一八期　廣州南堤二馬路
曉風一三至一四期　廣州白鶴洞協和學校
曙光週刊二卷二至三號　廣州長堤光樓女樓青育泉
新教育評論一卷五至六期　北京西城帝王廟中華教育改進社
學藝七卷三號　上海靜安寺路三百二十號中華學藝社
暨南學生創刊號　上海眞如暨南學校
微塵二期　武昌人字街五十三號方濃轉
萬縣關治週刊一期　萬縣城內文廟街關治協進會萬縣分會
The World Tomorrow, Jan., The Fellowship Press, Inc, 104 East Ninth Street, New York
青痕一四、一六期　青島滋陽路忠仁里十三號
朝陽大學旬刊三年一九期　北京朝陽大學
大夏週刊二四至二七期　上海勞勃生路膠州路口大夏大學
政鐸創刊號　上海法政大學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刊一至八號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處
慧言二卷四一四二期合刊　廣州市東山恤孤院後街十一號二樓
馨言月刊五卷一號　廣州市新豐街廣西留穗學會
佛山精武月刊四期　佛山精武會
燕風十期　北京中國大學轉
交通週報創刊號　北京交通大學
革命導報二號　上海馬浪路普慶里四十號上海孫文主義學會
黃埔潮二五期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陸軍軍官學校壁報日刊二四六至二四七期　黃埔
軍聲一三至一六、一八至一九期　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
海豐日刊八五號　海豐南門外
協和五號　廣州白鶴洞協和神科大學
中法大學半月刊三期　北京中法大學
廣州青年一三卷九至一一號　廣州長堤青年會
國貨月刊一卷一號　廣州市中華國貨促進會
智識一卷八號　上海澄衷中學校
新民國二卷二號　北京新民國雜誌社
新農一卷三期　北京農業大學轉農業革新社
四川青年一期　四川聯縣青年互助學會
寧波商業學校叢刊一期　寧波商業學校
河海週報一三卷一七期　南京河海工科大學
湖州二卷八號　上海聖母院路慶順里九號
獨立評論二期　上海寶山路寶光里十二號
金中週刊一〇八至一一二期　潮安北門內潮州中學校
道路月刊一六卷一號　上海霞飛路二九九號
中華教育界一五卷七期　上海中華書局
科學十卷八至九期　上海大同大學中國科學社



綿被

日本田山花袋著　夏丏尊譯

這是五日的晚上。月亮帶着了暈從茫茫的天空射在河中，閃閃地呈碎金色。時雄把一封信攤在案上深深地在沈思。這信是芳子的手筆，方才由旅館裏的女僕拿來的。

先生：

眞對不起！先生的同情的高恩，就是到死也不會忘記，現在只一想及厚誼，不覺就滴下淚來。

父母呢，是那樣的人。先生雖曾代爲那樣地說，但他們總是守舊頑固，不肯諒解我們的心，已經哭訴哀求過，仍不允許。母親的信，使我讀了不覺感泣，可是我的意見，却不知爲甚麼一點都不肯依從啊。所謂戀愛，原來是這樣苦的東西

七

第二年一月，時雄因了地理上的任務，旅居在上武境的利根河畔。他於年末到了這裏，很不放心家裏的事——特別是芳子的事。只以有着公務，無可如何。到了一月二日，就抽間暫返東京，這時次子恰患齒病，妻與芳子竭力看護着。據妻說：芳子的戀愛，似已增加了陷溺的程度；除夕的晚上，田中因爲窘於生活費，不能回寓所去，在全夜迴環的電車中過了一夜；因爲男女兩方來往得太密了，不禁與以注意，致曾與芳子言語衝突。此外還聽到種種的話。時雄覺得困難了，過了一夜，仍回到利根河畔。

現在方才知道。先生，我已決心了。聖書裏說，女子須離開父母隨從丈夫，我要隨從田中了。

田中還未謀得自活的路，所準備的經費、已經罄盡，去年年末曾度貧窮悲慘的生活。我實不忍坐視了！就使得不到家裏的援助也，好我，們預備兩人合了力來試試生活看要。勞先生就憂，很對不起，監督上的不安心，也原知道。但是，先生既已那樣地替我們向父母說項，而父母一味無謂地動怒，不肯稍與同情，過分點說，也太無慈悲心了。就是被趕出了也不要緊！說甚麼墮落，墮落，差不多說得像不齒的樣子，究竟我們的戀愛，是那樣不誠實的行為嗎？此外還有甚麼門第的話，但我不是將戀愛去隨順父母意向的舊式女子，想先生也能承認的罷。

先生！我已決心了。昨日在上野圖書館見有募集女練習生的廣告，我想去應募，兩人拚了命勞動起來，大概也不致於會餓死罷。這樣地寄居在先生家裏，反致使先生及師母操心，很覺不安。請先生許可我的決心。

芳子

戀愛的力，終於把二人沉到深深的陷溺之淵去。時雄覺得不能再放任了。時雄又把因欲得芳子的歡心而取的「溫情的保護者」的態度，自己反省。時雄寫到備中父親那裏去的信中，曾竭力庇護二人的戀愛，主旨是希望把這戀愛允許。時雄原知道父母到底不能允諾，——寧希望父母竭力反對的。果然，父母來竭力反對了，至於說：如果不聽命令，就不再收留。二人總算受了戀愛的報酬。時雄再力為芳子辯明，說並不是因了齷齪的目的而發生的戀愛，希望父母之中有一人到東京來解決這問題。可是故鄉的父母，怪時雄以監督者而有此主張，且謂事出萬難允許，來京無用，終於拒絕不來。

時雄又就了芳子的信想：

兩人的狀態，已一刻都不能再猶預了。想離了自己的監督，共營生活，這是何等大膽的話。這話中覺得顯然含有許多危險的分子，——不，或者已經進了一步，也未可知。又想：自己這樣地在替她們盡力，現在竟蔑視了好意，定下這樣的決心，可謂不識情義。一想到此，不覺憤激起來，覺得還是聽她們去罷。

時雄為想鎮靜心的擾亂，散步到利根河堤上。朦朧的月夜，雖

正在冬季也覺有暖意，堤下家家戶戶，窗門都漏出平和的燈光。河中罩着薄霧；時時聞到欵乃的櫓聲，下游有人「喂」地呼渡。浮橋上響過了一陣碌碌的車聲，霎時復歸寂靜。時雄一壁踱着堤，一壁種種地想。與其說是想到芳子的事情，不如說在痛切地感到自己家庭裏的寂寞。三十五六歲的男子所特嘗的生活的苦痛，對於事業的煩惱，以及由性慾而起的不滿足等等，一時都用了可怕的力向他胸中襲來。芳子在他，是平凡生活的花，同時是糧，他想因了芳子的美的力，使荒野似的胸中開出花來，使久銹的鐘再發出聲音。因了芳子，才新被鼓吹起復活的活氣。誰知現在依舊要復歸於寂寞荒涼的平凡的老生活去！不但不平，不但嫉妒，熱熱的淚在他的頰上流下了。

他真誠地把芳子的戀愛和她一生思忖，依照了自己的經驗，來想像「她」們同棲以後的倦怠疲勞和冷酷。又想到女子一經失身於男子後的境遇的可憐，那對於自然最底部所秘藏的黑暗力的厭世之情在他胸裏就不可遏地紛起了。

他覺得非眞實的解決不可了。覺到自己從前的行爲很不自然，很不誠實。當夜就熱心地寫給備中山間芳子父母的信。把芳子的來信也附了進去，詳告二人的近狀，最後結束說：

爲父的你，爲師的我，和二當事者當了面把這問題從長計議，現在正是這時候了。你應有你爲父的主張，芳子也應有芳子的自由，我也有我爲師的意見。務望撥冗來京。

寫完封好，信面寫了備中國新見町橫山兵藏先生，把信擺在一旁凝視了一會，以爲這封信就是運命的線索了。既而決然地喚女僕來拿去寄出。

在這以後的一二日，時雄想像那信寄到備中山間去的光景：四面皆山的小鄉鎮，中央有一所大大的白牆的房子，郵差把信送到那裏，店中的夥計就接了拿到裏面去，長身有鬚的主人於是拆讀——運命的力，一刻一刻地迫近來了。

八

十日，時雄回到東京來。

第二日，備中回信到了，說父親准二三日中來京。

芳子與田中，在現在倒似也希望這樣，並無驚懼的樣子。

父親到東京後，先在京橋下了旅館，來牛込訪時雄，在十六日

的午前。恰好是日曜，時雄在家。父親着了禮服，戴了高帽，似乎因了長途旅行很疲勞着的樣子。

芳子正出去就醫，說是二三日前受了感冒，略有些身熱頭痛。去了不久就回來，才坦然地走進後門，女主人關會她說：

『芳姑娘，芳姑娘！不得了呢！你父親來了！』

『父親！』芳子也不禁凜然了。

芳子就上樓去久不下來，及內室問『芳子呢？』女主人從樓下叫她，也不回答。上樓去看，芳子正俯伏在案上。

『芳姑娘！』

沒有回答。再走近去叫，芳子擡起蒼白的神經性的臉來。

『裏面在叫你呢。』

『但是，師母！叫我怎樣見父親呢！』她在哭了。

『但是父親不是好久不見了嗎？橫豎總是不能不見的。用不着這樣怕，不要緊的啊。』

『但是師母！』

『眞的，不要緊的啊，好好地，請把你的意思好好地告訴父親，眞的不要緊的啊。』

芳子終於到了父親的面前了。一見到那多鬚的威嚴而又柔慈的相貌，不禁淚要下來。雖是舊式頑固的老頭，不能理解青年的心情，可是在父親之中實是個慈愛的父親。母親原是凡事顧着，愛護周到，但不知爲了甚麼，在芳子倒覺得父親比母親可以戀慕。因思把自己現在的窮迫和這次的戀愛向父親哭訴了，父親或許能感動憐憫的。

『芳子！好久不見了……身體好的嗎？』

『父親……』芳子說不下去了。

『這次來的時候……』父親說了，改向了坐在旁邊的時雄：

『大概在佐野與御殿場罷，火車出了毛病了，等了兩點鐘光景，原來機關破裂了。』

『這是……』

『正在用了全速力進行的時候，忽然聽到異樣的聲音，車都傾斜了倒行起來。當初不知道爲了甚麼，後來聽說是機關破裂，死了兩個火夫……』

『這眞是危險呢！』

『等了兩點鐘才從沼津調了車頭來接，這時我想，……爲此

到東京來路上萬一遭了不測，芳啊！（向了女兒）你也將無顏見你兄弟了！』

芳子低頭默着。

『這眞是危險呢，幸而不曾受到甚麼傷，還算恭喜的！』

『呃！總算……』

父親與時雄暫時談着機關破裂的事，芳子突然地：

『父親！家裏都好的？』

『唔，都好的。』

『母親也……』

『唔，這次我因爲事忙，曾想請她來的，繼而覺得還是我自己來好……』

『哥哥也好的？』

『唔，他近來也安靜了些。』

談說之間午餐搬出來了。芳子仍回自己房裏去。飯後，賓主啜着茶，時雄繼續談到本來的問題上去。

『那末，你無論如何不贊成？』

『贊成與不贊成，都未成爲問題咧。即使現在允許了讓他們同在一處，男的二十二歲，還只是同志社的三年生是……』

『這原是的。但是看了人物以後，先給定了將來的約束也……』

『呣呀，約束，這殊可不必。我未見過他的人物，原不十分明白，但是把上京的女學生中途引誘躭閣，把多年受惠的神戶教會的恩人一旦捨棄，像這樣的男子，覺得究不成話。前次，芳給她母親信裏，說那男的窮着，請爲設法，說減少自己的學費也可以，總望給他夠入早稻田大學光景的錢。這不是他在用了這計劃欺騙芳嗎？』

『我想這似乎不至於的……』

『總有可怪的地方。因爲與芳子有了約束，說就厭憎宗敎，喜歡文學，已可笑了，不久跟到了這裏，不聽你們的勸誨，情願衣食不足地住在東京，這種情形，都好似別有意義哩。』

『這或者是因受了戀愛的誘惑的緣故，還可以用善意來解釋的。』

『即使是這樣，也與許可與否無關。結婚的約束是大事……。幷且還須調查對方的身分，務要兩方門弟相當，血統也非查明

不可。其中最要緊的是人物，據你的觀察，似乎認他爲穎才……
……」

『呼呀，那也並不曾這樣說。』

『究竟人物是怎樣的……』

『據說「母親」倒很知道的。』

『哪裏！只不過在須磨的日曜學校見到過一二次，妻據說也不詳細呢。大約在神戶小有才名，芳是從在女學院的時候認識的。聽說叫他說敎或是祈禱起來，有時大人也及他不來哩。』

『怪不得！他說起話來有演說調，常是形式的，那可憎的眼睛向上看的時候，好像在作祈禱呢。』時雄胸中恍然悟到這緣故。及一想到他原來用了這種可憎的表情來騙年青女子的，就愈厭憎起來。

『那末究竟怎樣呢？領了芳子回去嗎？』

『既然如此……可是總想不親自領了回去。突然帶了女兒回去，在鄉村裏很觸目的。我們夫妻兩個，一向都是在鄉村裏從事着慈善事業和各種名譽職的，這次的事情如果聲張出去，很有不便的地方。……所以，最好是照你所說的樣子，如果能夠，叫男的回西京去，把女兒再託你管理一二年……』

『那是好的。』時雄說。

關於二人的關係，也曾談了幾句。時雄歷述西京嵯峨的事情，並說二人只成立了神聖的靈的戀愛，料不致有齷齪的關係。父親聽了雖曾點頭，却說『但是，總不能不當作已有這樣的關係看的啊。』

父親重新深自懊悔處置女兒的失計：把因了鄉下的虛榮心叫她入神戶女學院那樣時髦的學校，去營寄宿舍生活呀，容許了女兒懇切的要求，送她到東京來學小說呀，憐她多病，凡事驕縱，不常加檢束呀，以及其他種種的往事，一時都紛紛地湧上心頭來。

過了一點鐘光景，特派專差去叫來的田中，已到了室內了。芳子也在旁俯了頭，默然把談話聽着。在父親眼中，田中原不是合意的人物。那着了白縞袴，披着紺條紋外掛的學生裝束，使父親胸裏漲滿了輕蔑與憎惡的心情。這就是奪我所有物的可憎的人：父親的這感覺，和時雄在客寓裏初見這男子時所感到的，髣髴無二。

田中正襟危坐了把眼睛注視着離自己二尺的前方。與其說是服從，不如說是歷歷地現着反抗的態度。神情看去頗似强硬，似乎在說，我有着占領芳子的一種權利。

談話認眞而且激烈了。父親雖不從正面責斥他的無恥，可是在說話中處處含着尖利的譏誚。時雄在初時也曾屢言，到了後來，大概是父親和田中的對話。父親究竟是做過縣議會議員的人言語的抑揚頓挫，非常巧妙，弄得慣於演說的田中，也時時說不出話來。關於二人戀愛的許可與否，也曾論及，但終被認爲不是目下的問題，擱過不提，所論的是眼前回到西京去的問題。

在戀愛男女——特別是男的，很以分離爲苦。田中歷說自己已失了宗教的資格，別無家鄉可歸，且數月來飄泊的結果，在東京已漸見到前途的希望，不忍恝然捨而他往。以此種種爲理由，主張歸去的不可能。

父親懇切地說：

『你說不能回西京去，確是的。但現在有現在的情形，如果你是眞愛女子的，那末當不難爲女子犧牲。不能回西京，可回到鄉間去。至於說回去了不能達自己的目的，我所說的關係就在這上，你把這犧牲了不可以嗎？』

田中默然俯視，似乎不易說出話來。

時雄在先只是默聽着的，因見田中太頑硬了，急提高了聲音說：

『我一直聽到此刻了，父親這樣地在說，你不明白他的話嗎？父親不問你的罪，不責你的無恥，將來如果有緣，也未始不認許這戀愛。你還年青，芳子也正在修學要緊的時候，叫你們現在暫把這戀愛問題，放過一旁，且待將來再行解決。這話你不懂嗎？現在的情形，無論如何不能讓你們二人同在東京，總非有一人離去不可。要離去東京，二人之中應該你先離去，因爲你是在芳子的背後追趕了來的。』

『很知道。』田中回答。『一切都是我的不是，我應先走。據先生說，並不是不認許這次的戀愛的，但是聽了父親方才的話，似乎還有未敢滿足的樣子……』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時雄反問。

『因爲未曾得到確實的約束，所以不滿意罷咧。』父親屢言。

『但是這是方才已說過了的。現在無論許可與不許可都不能

說。彼此還未有獨立的能力，正當修學的時候，說二人要一塊兒在世上生活，這是何等沒信用的話？所以我以為還是在這三四年大家用功的好。如果你是誠實的，就應該懂得我的話了。我如果說要瞞了你把芳子嫁給別人，那也難怪你要不滿足。但是我敢向神立誓了說，把先生擺在面前了說，在這三年之中，決不將芳子許與那個人。在世上，全憑着耶和華的意思，罪孽深重的人間，除了靜候那全能者的審判，是沒有別法的。我現在不能就把芳子許你，我現在的心使我不能如此做。這次的事情，覺得不是合乎神的意思的。經過了三年以後，能否合乎神的意思與否，現在不能預言，但只要你的心真是誠實無欺，我想必能適合神的意思的。』

『你看！父親是那麼明白的。』時雄繼續父親的話說，『三年，等你三年。給你三年的期間，使你夠得上受人信用，這話真是無上的恩惠呢。父親假使說，對於引誘人家女兒的那種壞東西，用不着再和他說甚麼，只管自領了芳子回去，你也無話可說罷。現在他說等待三年，到你的真心發現為止，不把芳子許嫁別人，真是有恩惠的話了。這比許可更有恩義，你不懂得嗎？』

田中低了頭，蹙了額，既而潛然下淚。

一室靜得如潑過水一樣了。

田中用拳去拭眼淚。時雄覺得時不可失：

『怎樣？快回答！』

『像我這種人有甚麼呢？埋沒在鄉間也不要緊！』說了又拭淚。

『那不行。你這樣反抗地說，那是沒法的。今天的會合，目的在各吐真心，使各方都不難過。你既不願回去，那末只好叫芳子回去了。』

『二人同在東京不可以嗎？』

『那不可以！在監督上不可以，為二人的將來計也不可以。』

『那末，好！就去埋在鄉間罷！』

『呀呀！我回去！』芳子震抖着淚聲說，『我是女……女人……只要你給我有成，我埋在鄉間也不要緊。還是我回去！』

一室復沈默了。

過了一會，時雄改了調子：

『說雖如此，你為甚麼不回西京去呢？把一切一五一十地向

神戶的恩人說了，認了以前的不是回到同志社去不好嗎？因爲芳子志願文學你也非從事文學不可，這殊可不必。當作宗教家，當作神學者當作牧師，大大地做一番事業，也可以罷。』

『宗教家是不想再做了。自己不是值得向人說教的那樣了不得的人……所難過的是苦了三個月，因某親友的周旋總算已署有衣食的路了……不忍棄了再埋在鄉間去。』

三人繼續談判，議論告了一個小段落。田中約今夜與親友商量了明後日再確實答復，先自回去。時計指着下午四時，冬天的日脚已近黃昏，方才在左室隅映照着的日影，不知在甚麼時候早消失去了。

一室只剩了父親與時雄二人。

『很不是爽直的人哩！』父親不覺這樣說。

『很形式的很不得要領。再能爽快些明明白白地講就好了。可是……』

『中國地方的人，不能這樣。人小小地，裝模裝樣地，慣於鑽別人的破綻。與關東東北的人就全然不同了。錯的就錯，是的就是，很能吐露眞情。要那樣才好。總之不行，用了小聰明，小理由嘐嘐地哭泣那樣兒……』

『是的，眞有這種情形呢。』

『你看！明天決不肯快諾哩。仍要用這個那個的理由，說不能回去哩。』

時雄忽然對於二人的關係在胸裏發生起疑惑來。田中的頑强的主張和那儼然佔領芳子的權利的態度，就是使時雄起這疑惑的原因。

『那末，你對二人的關係，觀察如何？』時雄向父親。

『這個總不能說沒有關係罷。』

『現在，我覺得有確切知道的必要。叫芳子自己來作嵯峨之遊的辯解罷？據她說，這次的戀愛是在遊嵯峨以後才成立的。應該有可以做證據的信件呢。』

『伊呀，那也不必……』父親雖相信曾有關係，似乎很怕知道這確是事實。

事不湊巧，芳子恰送茶來。

時雄把她叫住了，脅迫着說，該有可以做證據的信件罷，爲要

證明自身的潔白，請拿出那時前後的信來。

芳子聽了突然臉紅，臉上態度上都歷歷地現出無所措的神情。

『那時候的信，前幾天都燒掉了。』話聲很低。

『燒了？』

『呃，』芳子俯首。

『燒了？怕不會罷。』

芳子臉愈紅了，時雄不禁激昂，事實用了可怕的勢力，向他胸內刺入。

時雄起身到廁所裏去。覺得心胸悸動，頭腦昏眩。『被騙了！』的一念，猛然衝上心頭來。出了廁所，見芳子正戰戰兢兢地在那裏——室門口立着。

『先生！——真的，我已燒掉了。』

『騙誰啊！』時雄叱罵似地說了走進室內，把門重重地關攏。

九

父親吃畢晚飯返旅館去了。時雄這一夜的煩悶，非同小可。覺得被騙了，木已成舟，甚麼都無法想。芳子的靈和肉——她的全部被一學生奪去，而自己還一心地替她們的戀愛盡力周旋！一想到此，愈加憎恨起來。覺得：橫豎如此——橫豎已失身於那男子了的，自己也何必尊重她的處女的貞操呢？也該大着了膽去出手，把肉欲滿足的。想到這裏，一向天人似地崇拜着的芳子，也和娼妓一樣，不但身體，連那美麗的態度表情，也都覺可憎了。時雄一夜煩悶得幾乎不曾入睡，各種各樣的感情，像烏雲似地湧起。他用手抑住了胸前想：索性給我這樣罷。橫豎已被那男的汚了身體的。設法叫男的回到西京，利用了她的弱點，把她占領了罷。於是，種種的情形，在頭腦裏浮出，——乘芳子在樓上睡着的時候，如果自己偷偷地上去把刻骨的相思說明了如何？或許要危坐了苦言勸阻，或許要大聲叫喚，也或許會被熱烈的情所動，為我犧牲的。假定犧牲了，第二天早晨怎樣呢？在明亮的日光之下，怕難以相見罷。怕要餓了朝食臥到日晏罷。這時，忽然記起莫泊三的短篇父親來。在那作中所曾痛切感到的，是少女失身於男子後痛哭的狀況，現在又記起來了。想到了此，別方面來了和此黑暗想像抵抗的力，雙方在心內苦戰。煩悶之上又加煩悶，懊

惱之上又加懊惱，翻來覆去地聽着時計打二時三時的聲音。

芳子也不用說是煩悶的。早晨起來的時候，臉孔呈蒼白色，朝飯也只吃了一碗，似乎怕看見時雄。芳子的煩悶，與其說是祕密洩露，似不如說是覺悟不該隱瞞的煩悶。午後說要暫時出去一會，時雄這日不曾到社，不許可她。一日就這樣過去了，田中也沒有甚麼回話來。

午飯晚飯，芳子都未曾吃，說是吃不下去。一家充滿了陰鬱的氣象。妻見了丈夫的不高興和芳子的煩悶，很是難過，以爲不知甚麼了，照昨日談話的樣子看來，似乎萬事已快圓滿解決了的……。妻說一碗都不吃，怕要肚餓，上樓去勸。時雄洗了臉孔看着寂寞的暝色喝酒。既而妻下來了，時雄問在做甚麼。據說：暗暗地，燈也不點，俯伏在案上，前面攤着未寫完的信。信？給誰的信？時雄勃然了。這樣的信寫了也枉然，想去把這意思宣告她，就大步地踏上樓去。

「先生！對不起！」

卽聽到這樣懇求的聲音。人仍伏在案上。

「先生！！！對不起，現在請等一會，寫了信送給你。」

時雄下樓來了。過了一會，妻叫女僕上樓點燈去，下來的時候，拿了一封信遞給時雄。

時雄急忙地讀：

先生！

我是個墮落女學生。我利用了先生的厚意，把先生欺了。自知罪無可恕，請先生憐我稚弱！先生所教我的明治女子的責任，我未曾實行，我還是舊派的女子，未曾有實行新思想的勇氣。我曾和田中約過：無論如何，這事決不告訴別人，過去的事情說也無益，此後繼續純潔的戀愛的。但是，先生！我一想到先生的煩悶都是爲了我的緣故，不忍默而自諱。今日爲了這煩悶了一日了。先生！先生請憐憫我這可憐的女子！除了依賴先生，在我已沒有別的路了。

芳子

時雄更覺如入地洞了。拿着信立起身來，在他激震的心裏，已無餘暇考察解釋芳子的所以敢懺悔的理由——把一切自白了來依賴的態度，提高了脚步踏上樓梯，在芳子伏着的案旁儼然坐下：

『既經如此就沒法了，我也不能再幹甚麼。把這信還了你。關於這事，無論對誰，誓守祕密。你對於我爲師的信賴的態度，總算不愧爲日本的新女子。但是，事已如此，你就應該回去，今晚——立刻同到父親那裏去罷。還是一五一十地向父親說了，趕快回去的好。』

於是，吃好飯，就換了衣服出門。芳子心裏原有種種的不平，不服，和悲哀，但是對於時雄嚴重的命令，也無法違背。從市谷乘上電車，二人相並坐下，只是默無一語。到山下門下車，走到京橋的旅館，父親恰巧沒有出去。於是就一五一十地——父親並不特別動怒，唯似乎想不同伴回去，可是也沒有別的辦法。芳子不哭也不笑，似在吃驚於運命的難料。時雄曾向父親提出，譬如把芳子棄掉了，讓他處置的話，父親以爲本人如果願捨棄父母，那末不知道在普通狀態之下，難以允許。芳子自己也沒有願捨了父母反抗回里那樣的決心，於是時雄就把芳子託付了父親，自己回來了。

十

田中次晨來訪時雄，不知大勢已定，還想滔滔地說自己不便回去的理由，依了靈肉共許的戀愛的常例，表示不願分離。時雄臉上顯出得意的神色：

『咿呀，這問題早已解決。芳子已一五一十地如數說明了，才知道你們是欺騙我的。了不得的神聖的戀愛啊，』

田中的臉色突然改變，羞恥之念，激昂之情，絕望之苦，同時在心頭湧上，他不知要怎樣說才好了。

『已經沒有別法，』時雄繼續說，『我不能再與聞這戀愛，不，已討厭了。已把芳子交給父親監督了。』

田中默然坐着，在那蒼白的臉上，歷歷地可看出肉的戰慄。忽而行禮告辭了出去，似乎不能再留在這裏的樣子。

午前十時，父親陪了芳子來，說準今夜六時趁快車去，把手頭的東西取去，其餘的行李託在後代爲運送。芳子就上樓到自己房內去開始整理行李。

時雄心情雖亢奮，但比之從前，却覺輕快。此後相隔二百餘里的山川，不能再常見那美的風姿，覺着不可名狀的寂寥，但一想到居然把自己所戀的女子從敵人手裏奪回交給父親，至少也

是愉快的事。時雄便與父親快樂地談種種的話。父親也和普通鄉下紳士一樣，有書畫骨董癖的，愛寧舟、應舉、容齋的書，和山陽，竹山、海屋的字，藏着眞蹟很多。談話不知不覺地傾向到這方面去，平凡的書畫談，在室中熱鬧了一時。

田中再來，說要見時雄。時雄把內室門關了，走到外室見他父親，留在內室，芳子自在樓上。

『要回去了嗎？』

『呃，總要回去的罷。』

『芳子也一塊兒？』

『是的罷。』

『在甚麼時候，能說給我知道嗎？』

『這現在不便說。』

『那末，暫時也好！……不能讓我再見一見芳子嗎？』

『這恐不能罷。』

『那末，她父親住在哪裏？請把地址告訴了我。』

『這，我也不知道應該告訴你和不應該告訴你。』

田中找不着頭路，默然坐了一會就告辭了去了。

午餐在客室陳列好了。因爲從此就要別離，主婦很講究地把肴饌料理。時雄也想三人同餐作別離的紀念。可是芳子却總說吃不下。主婦去勸誘仍不肯來。於是時雄親是上樓去。只開着東首一面的窗，暗暗的室中，雜亂地散置着書籍，雜誌，衣服，帶類，瓶類，籐籃，皮箱等等的東西，幾乎放不下足。在觸鼻的塵埃的氣息中，芳子哭腫了眼把行李整理着。和三年前抱了沸騰的青春的希望到東京來的時候相較，何等的悲慘，何等的暗黑！想到傑出的作品，一篇都未曾成就，就到了非回鄉不可的運命，要不悲傷難過，也不可能了。

『已經預備好了，去吃了如何？暫時將不能再在一塊兒吃了哩！』

『先生——』芳子哭出來了。

時雄也傷感起來。猛烈地自己反省，曾否盡了爲師的溫情和責任。他寂寥得幾乎要哭了。光線暗淡的一室，在散亂的書籍和行李間，所戀的女子流着歸里之淚，對這光景，甚麼慰藉的言語都說不出來。

午後三時，三部車子到了。車夫把籐籃，皮箱，布袋裝上車去。芳

子披了栗殼色的外衣，髮上紮了絲結，眼睛哭得腫腫地，握住送出門去的主婦的手：

『師母再會！……我還要來哩，還要來哩，那裏能不來！』

『眞的，請再來！過了一年光景，一定要來呢！』主婦說時緊緊地回握了她的手，眼裏流出淚來。同情之念，充滿了慈弱的主婦胸裏。

父親在前，其次是芳子，再其次是時雄，三部車子在冬日薄寒中出發了。主婦和女僕捨不得似地目送着後影，在再後面立着的鄰家的主婦，見了這突然的出發，以爲是甚麼了，很驚訝地看着。小路的轉角上，還立着一個戴茶色帽的男子，芳子向了他作了二三次回顧。

車從麴町大路向日比谷進行的時候，時雄忽然想到現在的女學生來：芳子坐在前面車上，高頭髻，白髮結，以及那苗條的路向前傾的姿態，這樣的裝束在這樣事情之下隨了行李被父親帶了回去。像這樣的女學生，世上當也不少罷。芳子——那樣意志堅強的芳子，倘陷到這樣的運命，教育家們的對於女子問題的嘈雜，也不是無理的事了。時雄把父親的苦痛，芳子的啜泣，和自己生活的荒涼，一一思忖，路人之中也有對於這滿載了行李，由父親與中年男子護送着的花貌的女學生，當作一種有意味的事情來目送的。

到了京橋的旅館，把行李集取，賬目算清。這旅館就是芳子隨父親來京時所躭擱過的那家，時雄曾到此來訪過父女二人的。三人撫今追昔，雖都難免感慨萬端，但是却大家不露出來。五時到新橋車站，進了二等待車室。

人衆雜沓，混雜喧擾，去者和送者，心情都爲「不寧」，樓板的足音，特別在旅客胸裏引起反響。悲哀，喜悅與好奇心，在全車站各部分旋渦似地捲流着，人一刻一刻地加多，六時出發的神戶快車乘客特多，不久，二等待車室中也就呈了肩摩轂擊的光景了。時雄在樓上的食物店裏買了兩盒牛肉麵包遞給芳子。車票和月臺票都買好了，行李票也取到了，大家只等車開。

這許多人裏面，怕有田中呢：三人都這樣想。可是却未曾見到他。

鈴鳴了，羣衆都向軋票口擠入；大家急於想早乘入車去，眞是混雜非常。三人爭扎着走進月臺，入了最近的二等車中。

旅客不斷地進車來，有想在長路中睡眠的商人，有似回鄉去的軍官，還有滿口大阪土話喋喋不休的婦人們。父親把白毛氈長長地鋪了，將手提箱擺在一旁，和芳子並着坐下。電燈照徹車內，芳子的白臉孔望去好像浮雕。父親來到窗口，丁寧道謝從來的照顧，且關於以後的諸事作種種的囑託。時雄戴了茶色呢帽，着了魚子形三紋（紋是日本外掛上的章，三個叫三紋，五個叫五紋。——譯者注。）的外掛，只管立在車窗外。

車快要開了。時雄想到父女二人這次旅行，想到芳子的將來。覺得自己和芳子有着不盡的緣。如果沒有妻，不用說，自己一定能娶芳子了的。芳子也大概樂爲自己的妻的罷。能爲我作理想生活文學的生活，以及難堪的創作上的煩悶的慰藉者罷。像現在的荒涼的苦悶也能給我救出罷。又想起芳子對妻說過的『爲甚麼不早出世，我如果生在師母出世的那時候，多少有趣……』的話來。娶芳子爲妻，像這樣的運命，難道永久沒有了嗎？呼這父親爲岳父，像這樣的機會，不會有了嗎？人生很長，運命的力，常使人不可思議。唯其不是處女——曾破了貞操，反容易作已有子女的中年男子的妻，也未可知。運命，人生——曾經教過芳子的都介涅夫的勃寧與派潑林在時雄的胸中浮上來了。假國大作家所描着的人生的意味，似乎至今才痛感到。

時雄背後有一大羣送行的人。不知甚麼時候來的，人的盡處，柱旁立着一個戴舊呢帽的男子。一見到了他，芳子心悸，父親不快。可是一味空想着的時雄，却夢也不覺到他後面有這男子在。

車長吹叫子了。

車開動了。

十一

寂寞的生活，荒涼的生活，仍來訪問時雄之家了。妻的那厭憎小兒纏擾的叱罵聲，使時雄聽了不快。

生活依舊回復到三年前的狀態了。

第五日，芳子信來。這次不是那一向令人可愛的言文一致體，用了規規矩矩的尺牘體這樣寫着：『昨夕無恙抵家，諸請安心。最近之事，使先生於煩忙之中大費心神，無任歉仄，原擬當面道謝，迄以言之徒使心痛，幾幷最後之相見而懼之，區區此心，伏祈宥察。新橋別後，每憑車窗，髣髴見外有戴茶色帽者。聲音笑貌，至

今如在目前也。行至山北遇雪，湛井以下山道數十里，悲思無極。「噫，此殆最後之居處乎？雪高五尺」！一茶名句，親身痛感矣。一切當由嚴父函謝，今日適值山村市日，囑先代為謝候。臨書悵惘，不盡所懷。」

時雄把數十里厚雪的山道和埋在雪中的山村，想像了一會，跑上那人去以後未曾改動的樓上去。戀慕之極，恍若猶可想像音容於萬一。寒風怒吹，屋後古樹發聲如潮。照了別離那天的樣子，把東首板窗推開一扇，光線就水也似地流入。寫字檯，書箱，瓶子，胭脂盒，依然如故，好像戀人還未從學校回來的光景。時雄抽開抽屜，見有已油汚了的白的絲髮結，就取而聞嗅。過了一會，又去打開壁櫃，有三隻大籐篋，用繩束扎好了擺在那裏，別一旁疊着芳子常用的綿被——嫩黃唐草花樣的墊褥和綿絮厚厚的同花樣的蓋被。時雄把綿被拉出，那女性的可愛的油香與汗氣，使時雄的胸不覺跳動。於是時雄把臉貼在汚跡最多的天鵝絨被口上，儘量地嗅吸那女性的氣味。

性欲，悲哀，絕望，忽然都向時雄心頭襲來。時雄墊了墊褥，蓋了蓋被，把臉埋在冰冷齷齪的天鵝絨被口裏哭泣了。

室中昏暗，窗外風怒吹着。

（完）　（R）



日本的舞女　Muriel Mattocks 作



茂娜凡娜

比國梅特林克著

徐蔚南譯

登場人物表

基獨、郭六那……比若守防隊司令官
馬爾各、郭六那…基獨的父親
白林齊弗……弗陸朗史傭兵隊首領
德利維爾齊……弗陸朗史共和國的行政委員
鮑爾沙……基獨的中尉
督來六……基獨的中尉
范提……白林齊弗的書記
喬凡娜即茂娜凡娜……基獨的妻子
貴族,兵士,鄉人,城中的男女等

第一幕和第三幕在比若城內;第二幕在比若城外。

十五世紀之末。

第一幕

基獨、郭六那府邸內的一間大廳。

第一場

基獨和他的兩個中尉,鮑爾沙和督來六,站在一扇洞開的窗邊,從窗外望可以看見比若的鄉野。

基獨　我們所處的困境使政府不得不把那瞞了我們好久的破滅的情形向我說明。弗尼史派來援救我們的兩隊兵馬,他們自己先給弗陸朗史的兵隊圍困了,一隊困在比比愛那,一隊困在愛爾西。范爾尼亞,希輿西崙搭陸納的

通路，以及亞來石和卡雙丁的各處道路的咽喉一齊落在敵人的手裏了。我們和各地隔絕了，我們孤立了；我們一無自衞的被棄在弗陸朗史的憤激之前了。弗陸朗史自身若無危險，總不會饒恕人的。我們的百姓和軍隊都沒有知道這幾次的敗仗；但那一天緊一天的風聲却傳播四處了。他們知道了實在之後，他們怎樣辦呢？……他們的憤怒，他們因失望而起的暴亂都要落到我們的身上和政府的身上來了……他們都絕望了，他們幾乎要發狂了。因為我們這個城被敵人圍困已有三個月之久，精力盡是白用了，糧草完了，饑荒來了，如此的痛苦世上的城市是很少能像我們這樣支持到現在的。現在呢還能使人們勉強服從的唯一的希望也就要毀滅了；市民暴動一起，繼之以敵人的襲擊，比若城的生命也就完了。

鮑爾沙　我的弟兄們什麼都沒有了，也沒有一支箭，也沒有一粒彈；就是把地下倉內的桶一齊倒翻了，也找不到一斤火藥了。

督來六　前天，對那桑恩督尼窪和史當派山塔內的敵陣，我們已將我們最後的一顆子彈都放去了；甚至史脫拉條兵隊，因為剩下的祇有短劍了，竟拒絕到堡壘上去。

鮑爾沙　你們瞧這兒城牆上被白林齊弗的大砲轟開的大洞。這兒本來是弗尼史預備兵守防的……這個洞有五十尺的大呢；大隊的羊羣儘能夠舒舒徐徐的走過……現在簡直沒有人能在那邊守得住了；羅馬的步兵，奴隸兵和亞爾排那兵隊都向我宣告說，如果今天晚上不去訂定降服的條約，他們都要走散了。

基獨　十天以來，政府已經三次在學園的長老中選派三人去商議那投降的條約了——我們却沒有看見他們歸來……

督來六　我們的憤激的百姓，在我們的路上，虐殺白林齊弗的中尉安東尼、來諾一件事情，白林齊弗總不肯饒赦我們的。弗陸朗史想依此，就將我們置於法外，將我們當作野蠻人看待。

基獨　我已派我的父親去說明，請寬免我們不能克制暴民的過失。這是一種神聖的「人質」；現在他還沒有歸來……

……

鮑爾沙　到現在已有一星期多，我們的城四周都洞開了，我們的壁壘都已破滅了，我們的砲都沒有聲響了。爲什麼白林齊弗不來襲擊呢？他怕上當嗎？他沒有勇氣了嗎？還是弗陸朗史有什麼奇怪的命令給他嗎？

基獨　弗陸朗史的命令常是奇怪的，但是它的計劃很明白。自很久以前比若就做了弗尼史的忠心的聯邦，於是便給督史卡納那種小城市當作一個危險的榜樣。比若共和國應該要滅亡了罷……一點兒，一點兒人家又聰明又隱秘的種下了這次戰爭的禍根，煽起了非常的殘虐，煽起了非常的不義，那末他們能名正言順的來向我們報復，所以我疑心他們的委員有意煽動我們的鄉人來虐殺來諾，並不是無理的了，他們派來攻打我們的是他們的傭兵隊裏最野蠻的一個白林齊弗，也不是無理的了。白林齊弗是以慘酷的刼掠白來雙城總出名的。據說他在白來雙城裏殺完了武裝的百姓之後，將五千個自由的婦女當作奴隸出賣——雖則有人說這是謠言。

鮑爾沙　這一點是人家弄錯的。這並不是白林齊弗，是弗陸朗史的行政委員們命令虐殺，出賣的。我從來沒有見過白林齊弗，但是我的一個弟兄却認識他。他的祖宗是蠻子；他的父親像是排史格人或者是勃勒東人，在弗尼史開過金銀首飾店。他出身低微，這是一定的，但是沒有如人家想像他的那樣野蠻。人家說他是亂暴放蕩，好色危險，但他是有信義的；我敢把我的劍，安心的遞給他。

基獨　當你的劍還能保護你的時候，切莫把劍放棄。我們看他如何行動，便可知道我們倆究竟誰是對的。等着，我們還有一個機會要嘗試一次人間最後的，不屈不撓的戰鬭呢。第一件，我們應該使兵士，市民以及來避難的鄉民都知道那一切實情。要使他們知道敵人不給我們訂投降的條約，要使他們知道這次戰爭並不是兩方軍隊自從早上打到夜間祇傷了三個人的和平戰爭；也不是那一種很客氣的，友誼的圍城，打勝仗的人一會兒就做了敗將的客人或最親愛的朋友。這一次是鐵面無私的戰爭，眼前在這次戰爭裏祇有「生」與「死」的兩條路，在這次戰爭裏我們的妻子兒女……

第二場

馬爾各，其餘人物同前。

馬爾各入，基獨見了，跑過去抱他。

基獨　爹爹！……我已不望你回來了，你現在竟然回來，這眞是我們大不幸中的大幸！是怎樣幸運的奇蹟呀！……你沒有受傷嗎？你走路艱難……他們把酷刑來處置你嗎？……你是逃出來的嗎？……他們如何對待你？……

馬爾各　謝天謝地！沒有什麼！他們完全不是蠻子呀，……他們款待我簡直和人家接待一個尊敬的客人一樣。白林齊弗曾經讀過我的著作；他和我談起柏拉圖的三種語錄——就是由我發見後翻譯的三種語錄。如果我走路艱難呢，這是因爲我年紀老了，而且從很遠的地方趕回來……你可知道我在白林齊弗營帳裏遇見了什麼人？

基獨　我猜起來是弗陸朗史的殘酷的行政委員們罷……

馬爾各　是的，眞的是他們，不過不如說遇見的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因爲我祇看見一個……在那兒，人家第一個報名介紹給我的是馬西勒非新，就是那位令人敬愛的，使柏拉圖再生的老師。馬西勒非新，他是重新回到地上來的柏拉圖的靈魂！……——我遇見了他，在老死之前減去十年的年紀也願意的了……我們倆簡直像兩個久別重逢的弟兄……我們談到愛西筰特，亞利士多德以及荷馬……他在戰場的附近，橄欖林中，亞爾諾河畔，黃沙裏，發見了一個女神的胸像。這個女神的美麗，假使你看見了，你簡直將把戰爭都要忘掉的……我們倆再向前掘下去；他又發見了一支臂膊。我也掘起了兩隻手；那兩隻手的柔嫩潔白竟使人想像它們捧手是爲了創造人間的微笑而存在的，或者是爲了布灑那晨露，撫媚那晨曦而存在的……其中的一隻，似在輕輕的撫摸着胸口的時候，彎着五個纖細的指頭，另一隻手還握着一面鏡子的把手。

基獨　爹爹，不要忘記百姓要餓死了。那精緻的手，銅的胸像對他們有什麼用呢……

馬爾各　這是一個大理石的胸像……

基獨　算了，我們不如講這三萬的生命罷。一個不謹愼，遲延一分鐘，就要把這三萬生靈送掉呢；或者一句智慧的說話，一個好消息便能挽救……你到那

邊去並不是爲那胸像和手臂去的……他們和你說的是什麼？——弗陸朗史或白林齊弗他們究竟要如何處置我們呢？——快說……他們等的什麼呢？……你不聽見不幸的人民在我們窗下呼喊嗎？……他們在互相爭奪那石縫裏長出來的青草呢。……

馬爾各　眞的，我忘了你們是在戰爭……如今，正當陽春甦醒的時候，蒼天對着大地微笑，大海湧着碧波，有如一只光明的酒杯，天上的女神正把這個酒杯呈給諸神時候的樣子；大地是如此美麗而又如此給人恩寵的時候！……但是你也有你的歡樂……我太多講我自己的快樂了。呀！你是對的；我應該立刻將我帶來的消息說給你聽……這個消息能夠挽救三萬的生命，不過要冤屈一個人的；這個消息却也送一個高貴的機會來給這個犧牲的人得到一種光榮，依我看來，那種光榮比戰爭的光榮還要偉大……專一的愛情固然是幸福而且可讚美的；但是那愛情能擴大起來，那是尤其可貴了……謹嚴的，純潔的貞操和忠誠固然是美德，但是這種美德有時看起來是極小的，當我們看見了別的更偉大的……現在……你不要聽了我第一的幾句話就迷惑，就切斷你的退路，就要發誓賭咒；發誓賭咒這件事是要把那要回入正軌的理智束縛住的……

基獨　（揮手令諸軍官退）讓我們講話……

馬爾各　不要退去，留着……這是我們大家的運命要我們大家來決定的……我反而希望我們要去解救的，一切遭難的人都到這間廳裏來；我希望我們要去解救的，一切不幸的人都到窗下來聽說話，來決定我帶來的解救方法：因爲我帶了一個解救的方法來了，假使理性能接受這個方法時；然而千萬個理性還勝不過一個極重大的錯誤的。那個錯誤如此重大，愈加使我畏懼了，因爲我自己……

基獨　爹爹，我請你把這種啞謎放開一邊。誰要來聽你這許多嚕囌的話呢？這種說話在太平無事的時候儘可再說……

馬爾各　那末我來說，我看見了白林齊弗，我和他講話。人們描摹他自己畏懼的人的形狀是多麼錯誤呀！我簡直像泊利亞姆（Priam）到亞溪勒（Achilles）（註）的營帳裏去的一般……我

想像我要遇見一個傲慢的，粗暴的，天天塗滿血的，或者終日沈醉的蠻子了；我想像他如人家說的一種瘋子，他在戰場上，有一種不知從那裏來的，光焰萬丈的勇氣……我想像我要遇到一個淫逸，放蕩，傲慢，殘忍，不信不義，盲戰的鬼魔了……

基獨　白林齊弗正是如此的一個人，不過他並不是毫無信義的罷了。

鮑爾沙　這是公平話，他的確是信義的，雖則他替弗陸朗史出力，我們卻已兩次證明他的信義了。

馬爾各　然而我所遇見的人卻像一個可愛的學生向他老師敬禮一般的對我謝躬。他是一個讀過書的，有規矩的，能聽賢者智者的說話的，喜歡研究學問的人。他知道耐着心聽人講話，他有感受「美」的性質。他有很智慧的微笑；他是溫和而仁慈的；他不喜戰爭。他探索那欲念與事物的理法。他知道回顧他自己的本身；他是充滿了良知和忠愛；他在那不誠不信的國家裏服務，是反乎他的本心的。一生的偶然的機會，或者就是那運命，使他經營這種軍人的生活，并且將他束縛在一種他所厭棄的而且要避去的光榮裏；但是他不願拋棄那光榮，當沒有滿足他一個慾望之前——一個黑暗的，恐怖的慾望之前……這種慾望似乎祇有在「不能實現的，專一的愛情的運命星宿」下面出世的人纔有的……

基獨　爹爹，你不要忘記對於那餓斃的人們，那期望是怎樣的苦痛呀……這種和我們無關緊要的事情且放開一邊罷。把你允許過的解救方法對我說罷。

馬爾各　眞的，我遲遲的不說出來或者是沒有理由的，然而那種話說了出來，對於我在世上最愛的兩個人是太慘酷了……

基獨　我承受了我的最慘酷的一份，但是其餘一份給誰呢？

馬爾各　聽着，我來對你說：我到了此地，那事情又似乎不是平常的了，很爲難的了；但是從另一方面着想，那解救的方法又是這樣的妥善……

基獨　講呀！……

馬爾各　弗陸朗史決定要撲滅我們。戰事的委員們判決非撲滅我們不可，政府已批准他們的決議。這個決議是不能撤消的了。但是弗陸朗史是假仁假

義而聰明的，不顧意人家說它想規避那無辜流血的罪過它定要說比若拒絕了它提出的寬大的要求，所以它來襲擊比若的。它將派遣西班牙和德意志的傭兵來攻打比若。這種傭兵關於亂暴，掠奪，放火，殺人等事，本來無須特別的命令的，他們自己會做……不過他們若一旦不聽他們首領的指揮，他們的首領當日就無用武之地。這便是人家留給我們的運命；如果破壞的情形比紅百合城（指弗陸朗史）所想到的還要殘虐，那末第一個爲那破壞而悲悼的却就是這個紅百合城；它（指城）將那破壞完全歸罪到傭兵沒有紀律的身上，就此厭惡這種傭兵，把他們來解散，因爲既經把我們滅亡了，本來已用不到他們的幫助了……

基獨　我是知道弗陸朗史的。

馬爾各　進擊比若這件事是共和國委員們口頭傳達給白林齊弗的秘密訓令。八天以來，他們天天逼迫他去實行這個襲擊。他却借了種種口實把襲擊這回事一直拖延到現在。在他方面，他拿到了委員們在政府裏告發他反叛的書信。委員們時時在監察他的一切行動的。一旦比若城破落了，戰爭結束了，審問，酷刑，死亡便在弗陸朗史等着他去受用呢。這種審問等事在那兒已給旁的視爲危險的將官受用過的了。因此他認識他的運命的。

基獨　好。他要求的什麼呢？

馬爾各　人們對於這種善變的孿子們的感情能計算得到的，他至少也能計算得到——他計算到一部分的弓箭隊的身上。這一隊是由他自己招募的。總之，他有一百個人的衛隊能做他的軍隊的核心，這衛隊是完全服從他的。所以他想把那願跟從他的人都引到比若城裏來，以備抗抵他所拋棄的軍隊。

基獨　我們少的並不是兵卒；我們用不着這種危險的幫手。我們祇願人家給我們子彈，火藥和糧食……

馬爾各　對呀！他早知道你要拒絕那種似乎可疑的貢獻的。他預備着三百車的軍械和糧食送到比若城裏來。這種軍械糧食已到他的營盤裏了。

基獨　他爲何這樣辦呢？

馬爾各　我不知道——我完全不懂那種戰爭和政治的狡滑行徑——但是他做他要做的事情。不管弗陸朗史的

委員們如何當他沒有被召回的時候，在戰場上他總是惟一的首領。政府也不敢在勝利的上夜，從那掌握他們的勝利品的軍隊裏，從那信仰白林齊弗的軍隊裏把白林齊弗撤回。政府在等待時機的到來……

基獨　是這樣的！我懂得了，他來救我們原來是爲的救他自己，是爲他自己先下手去報仇。但是他可以再做得光明一點或者再巧妙一點。他照顧他的敵人究有什麼利益呢？他將到那裏去呢？他將成爲怎麼樣呢？他要求什麼去做交換條件？

馬爾各　我兒，這時候要說出殘酷而有力的話來了！我兒這時候兩三句的話要顯示運命的力量了，要爲這運命的犧牲了……我顫抖呀，當我想到我說話的口聲，說出那種話來的樣子能够犧牲無數的生命，或者能够救起無數的生命……

基獨　我猜不出來……在眞正的不幸的上面，就是最殘酷的說話也不能算什麼的……

馬爾各　我已對你說過：白林齊弗似乎很聰明的；他是懂道理的而且仁慈的……但是賢慧的人難道就沒有癡獃的地方了嗎？善良的人難道就沒有惡魔的念頭了嗎……右面是理智，是憐憫，是正義；左面是另外別的東西了，是奢望，是熱情，是精神錯亂，我怎麼能夠懂得呢？我們也是常常要墮入精神錯亂的狀態裏的……我已墮入其中過了，我再要墮入其中的，或者你也要墮入其中的……因爲人類是這樣的：……一種不是人間所能有的痛苦將落在你的身上了……我既經十分清楚看得那種痛苦是不能與其所顯示的罪惡成比例的；然而我的一方面却已訂立了一個癡獃的契約了，至於癡獃的程度比了那痛苦的癡獃還要強呢……智慧的人却要保持這個癡獃的契約的——我正想做個智慧的人哪，如今我以理智的名義對你講話……如果你拒絕了那個要求時，我已約定我要還到敵人的營裏去的。到了那邊我將遇到什麼呢？……那末或許酷刑和死亡便是我的一點忠誠的酬報了；然而我要去的……不必說，這個仍舊是癡獃，去穿了那紅色的衣衫來騙自己；我自己也要詛咒我將要做出來的癡獃，實在因爲我已沒有跟從理智所

必需的力量了……但是我仍舊沒有對你說明白……呀！我發昏了，我把種種語句揉混在一起，我把種種字眼堆砌起來，使那判決一切的時間拖長一刻……然而我這樣的疑心你或許是錯了……呀，我所看見的大隊軍伙和糧食；裝滿麥子的車子，另外裝滿美酒，水菓和菜蔬的車子；羊羣和牛羣：種種物品儘夠養活我們百姓幾個月呢，那多少桶的火藥和大批的子彈儘夠征服弗陸朗史，儘夠重興比若呢；這一切東西今天晚上就能送到城裏來，如果你肯把「她」引渡給白林齊弗作為交換條件；而且祇要「她」去住一夜，他到天明就能把「她」送回來的。但是他要求我們承認他的勝利，表示我們的降服，並且祇能「她」一個人去，她身上除了一襲大衣之外不准穿別的……

基獨　她是誰呢？那一個應當去呢？

馬爾各　喬凡娜……

基獨　那一個？……我的妻子嗎？……凡娜？……

馬爾各　是的；你的喬凡娜……我說的是她！……

基獨　但是他為什麼要我的凡娜呢？如果他有這種思想女人的念頭，這里有成千的婦女……

馬爾各　因為她長的最美麗，所以他愛她……

基獨　他愛她嗎？……在什麼地方他看見過她？……他沒有認識她……

馬爾各　他看見過她的，而且認識她的；但是他不願說什麼時候看見她，也不願說這樣的曾經看見她……

基獨　但是她呢？她看見過他嗎？……他在什麼地方遇見了她？……

馬爾各　她從沒有看見過他；或者她記不起了……

基獨　你如何知道這個？

馬爾各　她自己對我說的。

基獨　什麼時候對你說的？

馬爾各　在我來找你之前。

基獨　你對她說了嗎？……

馬爾各　一切都說了。

基獨　一切都說了？……什麼？……不要臉的交換條件一切都對她說了嗎？……你竟這樣大膽敢說……

馬爾各　是的。

基獨　她怎樣的回答你呢？

馬爾各　她沒有什麼回答。她臉色發青，一聲不響的走開了。

基獨 對呀，我寧愛她這樣子！……她可以暴跳起來，她可以唾吐你的臉或者跌倒在你的腳邊……但是我寧愛她這樣臉色發青的走開了！……天使們纔是這樣子……我知道凡娜的。她用不到什麼說話；我們呢，輪到了我們身上，我們也沒有什麼可說……我們立刻就回到堡壘上去放我們的哨防：：如果要我們送命的，我們就死好了，就是打了敗仗至少我們可以免去侮辱了……

馬爾各 我兒，我是知道你的，這種不幸，在我也是和你一樣的悲痛。但是這個打擊已經來了；還是讓我們來仔細考慮一下，把我們的責任和我們的痛苦回復到正當的地位。

基獨 在這種可惡的要求面前祇有一種責任；一切考慮，不過增加這個要求所煽起的恐怖罷了……

馬爾各 然而，請你問你自己有沒有權力把全城的百姓的性命都送掉，祇為了要把那不可避免的惡運拖遲了幾個可憐的鐘點；因為這個城被攻落了之後，凡娜仍將引渡到勝利者的手中去的……

基獨 不是的……這個要由我做主了。

馬爾各 算由你做主，但是送掉那千萬的生命，你自己要說這個數目是極多了罷，或者是太多了罷；這是不應該罷……如果你的幸福祇繫於這個選擇的上面，那末你要選擇死亡的一條路，我也贊成你的。雖然，我已到了生命的末梢，我眼中看見不知多少人了，因此人間的痛苦，我也看見得多了，我總覺歡喜死亡是愚魯的事情。死是可怕的．冰冷的，永久靜默的呀，無論肉體上或精神上怎樣痛苦如能把死拖遲一刻總是好一刻。然而，現在是關係數千萬人生命的問題；關係軍隊弟兄們的性命，婦女們的性命，孩子們的性命……請你允許那狂人的要求罷，在你眼中以為是惡魔的事情，在靠你活命的人們看起來是英雄的事業，他們將用那更和愛的眼睛，更公正的，更仁慈的眼光來看你的義舉……請你相信我罷，救人一命比做無論什麼事情都尊貴。一切道德，一切人間的理想，世人所稱道的一切名譽信義以及其餘的一切在救人性命這件事面前看起來，不過是兒童的玩意兒罷了……現在你唯一的希望，便是像英雄似的來對付這

個惡運，純潔無疵的打開這個惡運。但是你如果以爲英雄的最高貴的事業除了死難以外沒有別的可做，那是錯了。最英雄的行爲就是最痛苦的行爲；然而死亡却時常比生活來得容易……

……

基獨　你是我的父親嗎？……

馬爾各　我很榮幸做你的父親……今天我和你反對，那便是我反對我自己；假使你一會兒就答應了，我倒不會這樣的愛你呢……

基獨　是的，你是我的父親，並且你已證明你是我的父親了：因爲你也要選擇那死亡的一條路；現在我既經拒絕這種窮兇極惡的條件，那末你回到敵人的營裏去接受弗陸朗史所留給你的運命罷……

馬爾各　我兒，我是不成問題的，我是一個無用的老頭兒，沒有多少日子能活了，對於無論何人都不重要的了……所以我自己敢說我要打倒我的老朽的癡愚，盡力奮鬬做成我應該做的最智慧的事業，那是並不爲難的……我只不懂得爲什麼我要到那邊去……我的年老的軀殼裏所住的靈魂倒還是十二分的年青；我達到理智的年齡相差還遠得很……但是我悲傷那許多過去的力量阻止我去毀滅那種癡愚的契約……

基獨　我將跟你的樣子做去。

馬爾各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基獨　我願照你的樣子去做，我願仍舊忠心於這種過去的力量，這種過去的力量你以爲是謬誤的了，但是幸而還支配着你……

馬爾各　假使這是旁人的事，那我儘可置之不顧；但是事實上你的靈魂，須有我的鼓舞，須有我所說的那樣可憐的犧牲，於是我纔拋棄我心上的信約。總之，無論你意思怎樣，我是不再到那邊去的了……

基獨　足够了，我的爹爹，我要對你講幾句話了，雖然這種說話做兒子的不應該對父親說的，就是父親糊塗，也不應該說的。

馬爾各　我兒，你心裏一切憤怒的話都對我說好了。我接受你的說話和接受那正當的痛苦的證據一樣……我對於你的愛情，並不在乎你要對我講的說話上面……但是你詈罵我的時候，請讓那理智和美善的憐憫代替了你

的靈魂裏的詛咒罷，那種詛咒就是從你的靈魂裏出來的。

基獨　這樣子已足夠，我不願再聽了。請仔細考慮一下，想想你要我去做的事情能。這時候，這是你，你失了理智了，失了高貴的理智了；死之恐怖擾亂了你的智慧。在我呢，我倒不大怕死的，而且我知道我還記得你以前教導我的關於勇敢的教訓，因為你這幾年來把工夫白費在書本子上，於是把你的勇氣倒消亡了。在這間廳裏，祇有我們兩個，沒有一人能證明你的衰頹，我的兩個中尉能和我一起謹守着那個秘密，呀，我們或許要永久保守那秘密能。讓這個祕密葬在我們的心中；現在我們還是來講那最後的奮鬪……

馬爾各　不，我兒，這是不能就給人家葬去的，因為我的年紀和我白費工夫的研究教導我，無論什麼理由總不能這樣子就埋沒了一個人的生命。如果你相信我已沒有你所讚美的惟一的勇氣了，我卻還有別的一種勇氣。這種勇氣或許光彩少些，或者被人讚美也少些，因為它所造就的禍害是少些，而一般人因為人間所尊敬的卻是痛苦最多的事情。……這別一種的勇氣允許我完成所剩下的責任。

基獨　這剩餘的是一種什麼責任呢？

馬爾各　我定要完成我已開始的，白費工夫的事情，在這件事情裏，你是一個審判官，不僅是你一人；凡生死存亡要在這時決定的一般人都應該認識他們的運命，認識他們的得救是繫在什麼上面的……

基獨　我不大明白；我希望我自己至少沒有明白……你要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馬爾各　我說當我走出了這間廳堂之後，我將把你所拒絕的白林齊弗的要求去對百姓說明。

基獨　很好，這一次我懂的了，我懊悔那無用的說話竟把我們拉到遠處去了；我又懊悔你的異常的糊塗使我對你失敬。你這樣的年紀，我是應該尊敬你的。但是做兒子的責任是在糾正錯誤的父親，雖然是反背做兒子的心的，但也沒法。況且，比若沒有被攻落的時候，我是比若的主人翁，我是保護比若的榮譽者。鮑爾沙和督來六，我把我的父交托給你們；你們監視着他直到他良心發現時為止。將發生什麼事呢！誰

都不會知道。爹爹，我寬恕你了，你也將寬恕我的，當在最後的時間使你記憶到當日如何教我做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的時候。

馬爾各　我兒沒有到最後的時間之前，我就要寬恕你的。我也要照你這樣做的。你把我監禁了罷；但是我的祕密是自由的；要塞住我的喉嚨已經太晚了。

基獨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馬爾各　在這時候，我們的政府已在商量白林齊弗的要求了。

基獨　我們的政府……誰去對政府說的？……

馬爾各　我自己去說的，在我來報告你之前……

基獨　不能！你對於死的恐怖和你老年的昏憒至使你將我惟一的幸福將我一切的愛情，將我們兩人的歡樂，將我們兩人的純潔，都送入不認識的人的手裏，這是萬萬不能的。這種不認識的人將冷冰冰的估量我們的幸福，愛情，歡樂和純潔，有如醬園裏稱鹽一樣，稱油一樣！……我還不能相信你竟這樣辦的，要我相信除非我親眼看見了……：如果我親眼看見了，我將眼睜睜的望着你——你，你是我的可憐的老父，你是我親愛的老父，你是我希望我自己稍有點像你的老父——我將眼睜睜的望着你，有如望着一個惡魔一般的驚奇恐怖這個殘酷的惡魔將我們投入這一切的不幸裏了呀！

馬爾各　你所講的都是實情，我兒，你還沒有完全認識我哩……這是我的錯處，我自己要控告我自己的。因爲當白髮生在我的頭上的時候，我却沒有將白髮教訓我的關於愛情幸福，人間的歡樂和人間的不幸等道理使你知道。人們常是如此的，雖然生活在親愛人的身邊，却沒有把最要緊的惟一的事情告訴親愛的人……人們向前進行，常被過去的記憶搖動人們相信在同一的時候一切事物和他們自己溶化爲一了……然而一旦不幸將他們驚醒了，他們便要很驚奇的看見彼此之間相差的很遠很遠……假使我早一點把我心中的變化，把那一個一個離我而去的一切虛榮，把那漸漸擴大的眞實都告訴了你，那末我今日在你面前也不會像一個可憐的陌生人，被你怨恨了……

基獨　我幸而認識你這樣的遲……其

餘的事情也沒有法想。我早知道政府要選擇的是什麼了。他們想靠了一個人就能救護他們自己，那是責任太省力了——這是一個誘惑，這一個誘惑，不僅只注意算盤珠的商人們所不能反抗，而且更有高尚勇氣的人也不能反抗的……但是我對於他們並不應該負擔這樣的犧牲，我對於沒有一個人負有這樣的犧牲的。我爲了他們而流血，而幾夜的苦戰，而當此長時期的圍城，承受一切的疲勞痛苦，這是已「至矣盡矣」。餘下的是屬於我的了，我將反抗了，我仍記得我在這兒還能發號司令。至少我還有三百史脫拉條的兵卒。這種兵卒祇聽從我的說話，決不會聽從愚人的教唆的！……

馬爾各　我兒，你錯了，比若的政府——就是你沒有知道他們的決定而輕蔑他們爲商人的委員們——在此國破家亡的當兒，倒已做出一個高貴堅決的，可讚美的模範來了。他們不肯犧牲一個女子的貞操和愛情以保持他們的安全。當我離了他們，來找你的時候，他們召凡娜過去，對她說他們把比若的運命放在她的掌握之中了。

基獨　怎麼！……他們竟敢！當我不在那里時，他們竟敢把這狂妄的流氓的說話講給她聽！……我的凡娜呀！……我想到她柔媚的臉龐兒被人一看就要紅的；她臉上一刻不息的顯示的一切貞淑，彷彿是使她的美貌更加妍麗！……在我的凡娜的面前，這種眼睛發光的老頭兒面孔發青佯笑着的卑小的商人對於她，有如畏懼聖物一般的畏懼呢……他們反覆對她說：「到那邊去，一個人，裸體，照他的要求……」他們竟要把她引渡給那個人了。要知道她的身體簡直有如聖母的身體一般，誰都不敢轉她的念頭的；就是我，她的丈夫，我也不敢揭去她的面幕的，要揭她的面幕時，我的兩手一定要合十，一對眼睛一定在祈禱，心地保持着清淨潔白，爲什麼要如此呢？因爲恐怕我的妄念汚穢了她。我在此講話的時候，他們在那邊，他們向她說！——他們是堅決的，高貴的；你對我說過——他們沒有逼迫着她違了本心，沒有一定要她去……假使我在那兒，他們將怎樣辦呢？……他們除了請求她的同意以外，沒有別的請求了——然而我的同意，有誰來請求我呢？……

馬爾各　不是我來請求你嗎，我兒？如果我得不到你的同意，他們也要來的：……

基獨　不必他們來，凡娜會顧到我們倆而回答他們的。

馬爾各　我希望她能够——如果你能接受她的回答……

基獨　她的回答！……你還疑心她的回答嗎？自從她到這兒的第一小時起你就認識她的，你是天天看見她的；那時候她周身裹着花朵，充滿着她的惟一的愛情的微笑，走過這所廳堂的門檻；現在就在這同一的廳堂裏，你竟要把她賣去了，現在就在同一的廳堂裏，你竟敢疑心她的回答了——疑心一個媳婦能夠回答她的翁丈的回答——而做阿翁的竟忘記了自己，至望他的媳婦……

馬爾各　我兒，我們每一個人能在別人心中看出自己來的。各人雖然各有看法，我們總是一直看到我們的心的：……

基獨　是的，因爲如此，所以我毫無疑義的知道我沒有明白你的心……但是如果一定要我的眼睛睜開兩次來望着如此酷虐的錯誤——天呀！我寧願把眼睛常常閉了！……

馬爾各　我兒，如有更偉大的光明到來，你的眼睛自會睜開來了，我這樣的說，因爲我瞧見她有一種你所沒有看見過的力量……所以我全不疑慮她的回答……

基獨　如果你沒有疑慮她的回答，我也不會疑心她的回答的。現在我在這里沒有知道她的回答之前，我已願盲目的，頑固的，無可挽回的接受她的回答了。假使她的回答不和我的回答相同，那末我們倆自從認識的第一點鐘起，至這最後的一天，兩個人不過互相欺騙能了。我們倆的一切愛情不過是一句大誑語，現在這句誑語拆穿了。我對於她的一切崇敬，除了存在於這個可憐的腦袋裏的，除了存在於這顆不幸的心中的以外，一概都消滅的了。這個可憐的腦袋太信任人了，快要發瘋的了；這顆不幸的心只有過一種幸福的而所愛的只是一個幽靈而已！（未完）

（註）Priam 爲 Troy 最後之王，Hecula 之夫，Hector, Paris 及 Helenus 等爲彼之子女在 Troy 兵災中被 Neoplelnus 所殺。

Achilles 希臘古史中爲 Peleus 與 Thetis 之子，荷馬 Iliad 詩中之英雄，其母曾持之浸於 Styx 冥海中，故其身體爲刀槍所不能入，但其母所持之踵部則不然，故 Paris 箭傷其踵而致命。希臘人視爲少年而有膂力美貌勇氣者之表率。

送燈和送瓜

谷合

這或許是重慶地方纔有的陋俗罷？

夫婦們因爲不能生育在每年正月裏常有送燈的事。送燈的得了人家的暗示，便去偷竊他人的簷燈，（因懸在簷下，故名。）到了某天夜間（卽選定的吉日）便將所偷的簷燈蓋着八尺或一丈二尺長的紅布（或用緞綢），叫兩個胖的孩子擡着，另有人打鑼、打鼓、吹喇叭、放火炮，很熱鬧地送去。當送到時，未有孩子的夫妻便到堂上向家神行禮，然後又與尊長及親友們拜，受尊長親友的封贈話：『兩口兒投氣些……不久白胖胖的生個兒……』最終便是坐燭。（兩口兒在油燭前坐着，每人面前放着兩個雞卵，婦人將男子面前的雞卵拿一下，男子纔吃；婦人面前的便讓人家抓去，據說吃了的也能生兒。）擡燈的孩子，這樣便可得幾百文錢的報酬。是夜，大家便高興的共同晚餐。『與你家送福來——去年張家不是我們與他送個燈去，今年就生個小孩。今晚是多麼吉利呵！』這樣的話，至少不僅說一二次。更可怪的，被偷的家知道自己的燈被偷時，便很惡俗的駡：『……閹兒……雞種……男子狗養的……』據說，駡得愈利害，愈好，受燈的纔生兒。

送瓜，與送燈一樣。每年八月就有人去偷長形瓜（我們地方叫做枕頭瓜）偷着了，照送燈一樣的與人家送去；不過有點不同，受瓜的婦人須先在自己的牀上坐着，待送瓜的進寢室，趕忙跑開，送瓜的一人便伏牀作小孩的聲音亂叫，一面就向那未生育的夫妻賀喜。夫妻倆也假作有了小孩似的，先向家神致謝，然後才與送瓜的人一齊拜。據說所送的瓜，必得與夫妻兩口兒同睡三夜纔有效力。

此外還有什麼送子童（以木或石刻的人）的，其舉動與送瓜同，不詳述。

十一，四，於巴師校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公使團領袖荷使照會外交部，聲明中國現有內戰，交通阻梗，調查法權委員會代表不能到京，請展緩舉行。

◉臨時執政令：財政總長陳錦濤未到任以前，着張訓欽暫行代理部務。又據護理安徽省長江紹杰電呈，皖省本年春夏各縣旱潦成災，今皖北各屬又復慘遭兵燹，乞撥款賑撫；着財政部發給幣銀一萬元，交該護理省長委員散放。

同　十七日

◉外交部函致俄大使加拉罕，唐努烏梁海代表在莫斯科逾越常軌，宣言建設唐努土文共和國，請轉電俄政府驅逐。

◉司法部公布地方審判廳檢察廳辦事暫行規則。

同　十八日

◉山西閻錫山向馮玉祥岳維峻質問，樊鍾秀軍侵入山西，是否奉有命令，馮岳覆稱侵入山西係樊軍自由行動，與國民軍無關，閻即派重兵擊樊軍。

同　十九日

◉日本增防軍隊到達奉天，且阻郭松齡軍入營口，聲明華軍入南滿鐵路附屬地二十里，概須繳械，郭松齡向駐北京日使芳澤謙吉提出抗議，並向外交團全體質問，萬一發生騷擾，危及外人生命財產，誰負其責？政府據郭松齡報告，亦命外交陸軍兩部調查事實，以資應付。

◉靳雲鶚所統舊隸直系之豫軍三師與國民第二軍李紀才部發生衝突，轉與張宗昌軍攜手。

同　二十日

◉外交團向政府提重抗議，請於二十四小時內答覆開行京津間國際專車事件。

◉馮玉祥集結生力援軍，改以李鳴鐘任總指揮，向李景林軍進行第二次總攻擊。

同　二十一日

◉臨時執政令：任財政總長陳錦濤兼鹽務署督辦。

◉郭松齡軍沿鐵路進展至新民屯，張作霖之吉黑援軍亦調到，兩軍在大雪中激戰。

◉臨時執政令：財政次長兼鹽務署署長鍾世銘辭職，以遇之瀚繼任。

同　二十二日

◉上海各團體紛電外交部，日本出兵南滿，事關國權，請迅與日使交涉，並電駐使向日外務省迅提抗議，勸令撤回，恢復原狀。國內各地多繼起響應。

◉馮玉祥軍以猛烈之攻擊，突破李景林軍困守牛月之新式完備戰壕，即占領北倉。

◉臨時執政令：任命洪汝鈞為暫編陸軍第六師步兵第十一旅旅長，王鴻麟為第十二旅旅長。

同　二十三日

◉公使團節要發表滬案司法調查之英日美三國委

會報告書，並六月間六國委員之調查報告。其結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巡麥高雲，捕頭愛活生，引咎辭職。工部局並以七萬五千元之支票，請領事團送上海交涉公署，作爲死傷撫恤費。

◉郭松齡張作霖兩軍鏖戰於巨流河，郭軍大部分已暗降張學良，且後路自錦縣新民屯受張軍左翼吳俊陞部騎兵之襲擊，郭松齡遂完全歸於失敗，隻身遁逃，所部受張作霖收編。

◉關稅會議附加稅分委員會開會，中國代表蔡廷幹提出「乙種奢侈品稅要修正表」，送分各代表研究，無結果。

◉交通部司長凌昭通電揭發葉恭綽張作霖與日本協定吉敦路續約合同，請全國合力反對。葉恭綽亦通電否認。

同　二十四日

◉馮玉祥軍佔領天津。李景林逃入租界，其軍隊除被馮軍繳械遣散外，大部退向滄縣，趨山東，與張宗昌軍聯合。

◉戰敗遁逃之郭松齡夫婦，在新民屯附近爲張作霖軍拘獲，在解送瀋陽途次，由張作霖電令就地槍決，將屍身解瀋陽示衆。郭之幕僚林長民死於亂軍中。

◉臨時執政令特派李紀才前往山東查辦事件，陳錦濤爲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

◉北京局面改變後，前教長章士釗停辦之女子師範大學同人乘機進行恢復，與女子大學當局因校舍等問題發生衝突，本日由臨時執政下令，「……國立女子大學及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均着繼續興辦，着財政教育兩部迅即妥籌辦法，呈候核奪」。

同　二十五日

◉臨時執政令：督辦直隸軍務善後事宜兼署省長李景林着免去本兼各職，特任孫岳督辦直隸軍務善後事宜兼署省長。鄧瑜幫辦直隸軍務。李德鑄爲江西陸軍第三師步兵第五旅旅長。

同　二十六日

◉臨時執政令：去年臨時政府成立，本執政以不忍人之心，處不可爲之勢，勉徇衆議，出任維持。蓋本良心之主張，爲徹底之改革，曾於馬電述陳梗概，復行善後會議詢僉同，既與國人慮始於前，方期共同負責於後。乃一載以還，用人行政，未符本懷，和平統一，終難實現，中夜彷徨，愆尤如擣。惟有修正臨時政府制，增設國務院，以專責成。嗣後凡百設施，以及改革建設諸大政，均由國務會議審量全國之趨向，慎稽人民之公意，迅速籌議，共策進行。但求救國有方，共和永固，本執政決不稍持成見也。

◉又令公布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第一條）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臨時執政總攬政務，發布命令，統率陸海軍。（第二條）臨時執政對於外國爲中華民國之代表。（第三條）臨時政府由國務員贊襄臨時執政，決定政策，處理國務。（第四條）左列各員均爲國務員：（一）國務總理，（二）各部總長。（第五條）國務會議由國務員組織之，以國務總理爲主席。（第六條）臨時政府設國務院及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教育，農商，交通各部。臨時政府之命令，及凡關於國務之文書，由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全體或分別副署。（第七條）本制自公布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廢止之。

◉又令：特任許世英爲國務總理。

◉廣州政府與香港僑商周旋之結果，僑商組織懇親團赴廣州，廣州政府及人民開會歡迎，汪精衛伍朝樞出席解釋共產嫌疑。

同　二十七日

◉馮玉祥因處置直隸地盤問題，爲部下及第二軍所不滿，國民軍之內部團結發生問題，馮電所部表示辭職下野。

◉國內反對日本出兵滿洲助張作霖，聲浪甚高，上海市民開會舉行示威遊行。

◉臨時執政令：特派陳錦濤爲關稅特別會議全權代表。財政次長張調欽因病辭職，以王元齡繼任。陸軍總長

賈德耀請將京師憲兵司令柴闕芬免職，以劉文翰繼任。

◉又指令陸軍總長賈德耀，准將京衛軍分別改編府衛隊暨移交西北邊防督辦節制訓練，並裁撤京衛軍司令部機關。

同　二十八日

◉臨時執政令任命汪守珍爲國務院祕書長。

◉徐樹錚抵北京，以外國專使禮率隨員覲執政，並密陳政治方略。

同　二十九日

◉外交部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解決滬案手續，純係單方面之意見，未經中國承認，即電令上海交涉員，將工部局撫恤滬案死傷之支票七萬五千元退還，以便依正式外交方法解決。

同　三十日

◉日本增防滿洲軍隊，因張郭戰事了結，已將其一部分陸續撤回原防，前移入奉天省城之遼陽師團司令部亦同時撤去。日使芳澤發表撤兵聲明書，解釋出兵理由，並聲明未撤部分亦將於明年歸國。

◉徐樹錚出京，在廊坊途次，馮軍防區中被人捕殺，隨員亦被捕，事後由陸承武署名通電，自承行凶，並聲明殺徐爲報其父陸建章昔年被殺之仇。

◉政府公報公表十月一日解決中意金佛郎案文件。

◉翁敬棠繼續舉發財政總長李思浩等解決意比金佛郎案，損失六七千萬元，連法款合計損失二萬萬元以上。

同　三十一日

◉吳佩孚通電全國軍人首領，聲明結束討奉戰事，息兵尊法。

◉日使因北京各界將舉行反對日本出兵助張之運動，照會外交部請予制止，並解釋日本出兵之理由。

◉臨時執政令：外交總長沈瑞麟，內務總長兼署交通總長龔心湛，財政總長陳錦濤，陸軍總長賈德耀，海軍總長林建章，司法總長楊庶堪，教育總長章士釗辭職，特任王正廷爲外交總長，于右任爲內務總長，陳錦濤爲財政總長，賈德耀爲陸軍總長，杜錫珪爲海軍總長，馬君武爲司法總長，易培基爲教育總長，寇遐爲農商總長，龔心湛爲交通總長。

外國之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國際聯盟公斷委員判決摩蘇爾爭端，摩蘇爾仍歸伊拉克保留，但附以條件，其主要者爲英國代管伊拉克年限之展長。

◉法國任參議員杜美爲財政總長，繼洛歇爾之後。

◉德國發見暗殺外長斯德萊斯曼之陰謀，拘獲極端國民黨員二人。

同　十七日

◉俄國姬采林與土國代表魯希狄在巴黎訂立土俄中立條約。規定彼此不相攻擊，一方被攻，則彼方應守中立，並允不參加第三方面反對締約國之任何聯盟或條約。

◉聯盟會土國總代表魯希狄起程返安哥拉，謂土國對英關係將繼續友好，但聯盟行政會對摩蘇爾問題之決議未可贊同。

同　十八日

◉美國柯立芝總統電賀波斯新君。

◉德國民主黨領袖柯赫博士謝絕組閣。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史溫森在參院提出討論美國加入國際法庭之問題。

◉意國國會通過十一月十四日在美京成立之對美債務合同。

同　十九日

◉姬采林由巴黎至柏林，還莫斯科。

同　二十日

◉摩蘇爾一部分人民慶祝國際聯盟對摩蘇爾問題之決議。

◉俄國外交部接到國際聯盟之請書，邀俄國參加二月內在日內瓦舉行之裁減軍備籌備委員會。

◉漢志王阿禮退位。

同　二十一日

◉法國國會討論敘利亞政策，通過信任政府案。

同　二十二日

◉美國參議員金氏在參院提出議案，主張美國加入裁軍會議。

◉美人台拉洛允就國際聯盟調查波斯鴉片委員會會長職。

同　二十三日

◉土政府公佈土俄條約全文。

◉美國與墨西哥在華盛頓簽訂取締酒類私運條約。

同　二十四日

◉荷蘭第一院批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與匈牙利締結之條約，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與腦威締結之臨時航空條約，及對芬蘭締結許芬蘭派領事駐於荷屬印度等處之條約。

同　二十五日

◉日本議會新屋告成，第五十屆議會開幕。

同　二十六日

◉印度舉行全國國民大會，納都夫人主席，領袖諸人悉著甘地所提倡之手織布衣。

同　二十七日

◉荷蘭全國工黨書記部大會，由荷蘭共產黨史尼夫立主席，英俄亦有代表參加，通過議案，實行一九二三年所通過加入萬國紅工團之決議，並主張由萬國紅工團發出請書，開一世界大會。

同　二十八日

◉土耳其國會通過法案，自一月一日起實行陽曆。

同　二十九日

◉摩洛哥法軍得砲隊與飛行隊之掩護在里夫泰棠境內復取故地。

◉墨西哥總統頒發命令實施煤油法。

◉俄國共產黨大會通過議案，主張對本黨中右翼與極端左翼繼續奮鬬，並決定反對私人資本不稍寬恕。

同　三十日

◉英法當道議定萊因撤兵辦法。

◉里夫領袖阿白台爾克林派代表康衛至巴黎請和，法政府不予招待。

同　三十一日

◉英人向法人接收德境維斯巴登之管轄權。

◉羅馬尼亞太子查理放棄其繼位及王族應有之權利。羅王佈告郎以查理之子為儲君。

◉特務斯人著名領袖迦拉查陣亡。

◉歐洲有大風雨，各處多釀成水災。

插圖更正

本誌第二號封面插圖第五頁係「政局轉變中之要人」目錄中誤作「日本五十一屆議會開幕」，應即更正。

原文献残缺